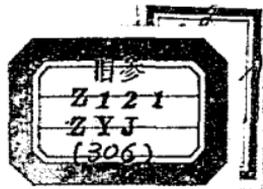


圭齋文集



圭齋集十
五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明成化刊黑口本

歐陽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為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掃告饗字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檄戒諄諄陳情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聲名之實制其事為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闡關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先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感衰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發乎鬼神幽明之曠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則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嚴其精魄形諸篇翰颯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玄字原功禪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偕同出於安福今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達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遂擢廷

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慕備寶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須示萬方制詔多出公手金縢上尊之賜義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隨之碑得公文辭以為禁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為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與雷電恍惚而雨雹飄然文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迄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復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并齋先生汲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

封一峽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嚴舉赫赫然相琦辛符於并齋之言文靖之文已成行公薨二十四年其孫佑持持公集二十四卷未謂謙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于瀏陽里第皆毀于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間作兩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為文叙之以傳遠也不敏自非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叢報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謙所著潛溪集不賜鄙夷輒冠以粹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識迂疎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哉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愛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播一日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持字公輔同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金華宋謙撰

歐陽先生集序

歐陽先生集曰詩流者三卷曰鈔中者十卷曰驅煙者十五卷曰強學者十卷曰述直者三卷曰壯語者三卷其門人王師模所輯也所輯者止此作而未已者不止此先生於書無不讀其為文豐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與有則可誦可誦無南方囁之音無朔土暴悍之氣惜棄在草野不得與與談訓誥之述作以繼繼皇度然文關於世教斯可傳矣不繫其人之隱顯學貴於知道道斯可法矣不繫其書之繁簡先生之可傳可法者固有在矣余獨恨不登先生之堂從諸生之後而請益焉因王君請為集叙姑書以識予嚮慕之意後至元六年冬十有一月朔揭傒斯序

圭齋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天馬賦

義州賦

辟雍賦

墨梅賦

頌

天馬頌

卷之二

五言古詩

舟師諸旛寄詩奉謝亦水分監瑞卿監丞

送權先宗大歸祖庭并刊小序于左

為兩性姪題小景三首

題東坡怪石

七言律詩

大明殿早朝

相臺

祭祖墓于防里用春洲先生韻

送李直忠之教寧州

竹閣

郊天禮成慶劄

謝息日呈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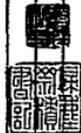
比干墓

試院偈和四首

祭祖墓二首

敗筆

接花木



牽情

侍宴北省

寄許恭政

夜宿寺前農家

劉江

請鑄養香廬青城書

聽秋居士圍池

排律

賜經遊官酒吹蘇伯倫頌

謝德威春堂

卷之三

七言絕句

喜門生中狀元四絕

試院偶成及寄諸弟

試院偶題贈吳齋六首

為兩性姪題小景

兩性姪家藏東坡看竹圖

兩性姪歲所翁全身

對珠籠

折枝海棠

墨竹

繡橋風雪圖四首

一行揮師構經

過洞夜二首

春洲畫慶堂

謝家建通濟橋

贈西明道人

昌山

鑄草詩家

顧子虎 再題臨川別卷

三牛圖 萬竿圖

宋徽宗畫圖 高宗御書

陳搏睡圖 雪夜訪戴圖

吳西村雪簫圖 老蒲筍

蒲筍 子昂雪鶴

墨荔抄 劉山立梅圖

天師月梅圖 寒雀梅

榮碧障全身龍 蔡朝瑞正龍

榮建翁家藏所翁龍 吾友龍頭

壽物龍頭 醉翁亭障為南翁作

山間山水手卷 贈翠壁瓔講主

武三思雙陸 彭雲溪真

贈彭鏤飾 永清觀天閣

過高郵 偶題

相庭和尚 贈歐陽震遠

寄山村兄 京城雜詠八絕

姜雲圖 永清寺白巖清暉方池古松四韻

昭文携琴圖 和寶雲長老漱一清二絕

送江易題芳子賦芳洲

早禾田歐陽琅篋四絕用歐陽公琅琊為韻

春江釣艇圖 贈振先歐陽文

東山春景 歐陽公牡丹詩

蒲筍二首 分宜趙尹所藏子昂竹石圖

卷之四

歌

研學問答 四時百子圖

趙菊山文廟公閣武侯像

山莊所藏東坡畫古木圖 贈趙梓表楷

簡劉相公歌 和柯博士歌

詠春閨怨 和季庠之舞姬脫鞋吟

贈畫公黎仲瑾畫碧山

子美尋芳圖

蔡微老人大字歌 送編子簡之武昌學正

送聶以道之官武昌

示姪 曜海朝天龍

道吳山 大園山

奉勅題明皇馬

雜體

鄰之荆古樂府有序

漁家傲南詞并序

卷之五

記

道州路重情漆溪書院記

貞文書院記

永州路鑾備記

安成李氏重備安賢義教記

趙應簡公祠堂記

保觀祠堂記

安先生祠堂記

秀川羅氏祠堂記

何吏書記

吳氏觀樂齋記

遊蘇記

譚氏蕭山記

卷之六

記

分宜縣官廳名記

分宜縣學復田記

求志堂記

世綵堂記

坦明堂記

樂善堂記

精通堂記

讀書堂記

藤雨堂記

霞外庵記

永思庵記

臨溪亭記

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卷之七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彭氏族譜序

白石周氏族譜序

後林周氏族譜序

廣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國朝名臣事略序

廣德鍾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忠文序

虞翻集序

至正餘格序

奕序

考古臆說序

鈴岡續志序

風雅類編序

潛溪後集序

易問辨序

鈴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梅邊先生吾汶集序

環山詩集序

卷之八

序

玉振詩序

梅南詩序

李宏謨詩序

李希說詩序

鍾執中詩序

蕭同可詩序

羅舜美詩序

月樓上人詩序

鄧以道文集序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扶九南翁文集序

贈李敬永序

送廣德備序

送錫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送鍾仲宣歸隱東山序

送鍾仲賓歸安成詩序

送任成均南歸序 慶劉一山八十序

卷之九

神道碑

許文正公神道碑 趙文敏公神道碑

賈駿齋神道碑 虞雍公神道碑

碑文

曲阜重脩宣聖廟碑

江陵王新廟碑 洞淵閣碑

張齊郡公先世碑 趙忠靖公馬合馬碑

卷之十

墓碑銘

鍾御史墓碑銘

蘇府君墓碑銘

段徵士墓碑銘

鍾桂隱墓碑銘

歐陽南谷墓碑銘

劉梅園墓銘

劉縣尹墓銘

曹秀才墓銘

周判官墓碑銘

劉賈君墓碑銘

劉更齋墓碑銘

歐陽山村先生墓碑銘

龍母吳氏墓銘

楊文安公墓誌銘

羅綠亭墓誌銘

歐陽奇翁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一

行表

安成鍾氏儒行序表

哀詞

蕭同善哀詞

傳

高昌洪氏家傳

卷之十二

題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其仁許之何也

問孟子以陸與不恭稱禹惠而又以聖人百世

之師推之何也

書義

論受數施九德咸事復又在官百僚師百工

推時

業

問今天下之事 毋忘母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

或不違厥食 朕將親覽焉

卷之十三

詔

命相出師詔

再命出師詔

進遊史表

進金史表

進宋史表

進經世大典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銘

友吾銘

敬心齋銘

說

楊鑿庵之字說

劉叔符字說

族子章晦字說

李觀尚賓字說

彭以恭字說

琅溪說

彬彬說

齊吾說

奇峰說

明軒說

鍾恭安說并銘

卷之十四

題

北行錄

安成劉氏家譜

西平李氏族譜

衆芳所存

彭幼速先世手澤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五馬圖

草虫圖

嫁拙集

白麟溪三大学樓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

跋

遠林鍾君墓銘後

跋王大年詩快

跋劉士行墓誌銘

羅籍文族祖澗公墓

歐陽文忠墨蹟跋

眉壽三大学樓

沁園春跋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

卷之十五

贊

御書九管贊

麟鳳三大学贊

潘雲公墨贊

羅漢像贊

充文忠公像贊

自贊

山村先生像贊

垂髮像贊

靜脩先生像贊

燕安先生像贊

蘇先生像贊

蘇郎中像贊

魯文公贊

鍾伯常贊

題陽明軒太玄子龍

疏

寶堂禪寺題疏

書卷附

與所性姪書

荅族兄南翁書

段意山先生書

回所中書

回所立書

回鍾中齋先生書

荅劉桂隱書

荅孫春洲書二

與張憲使書

慰國博喪母書

與鍾文廷書

與鍾文廷啓

回許恭政啓

祝告文

太祖以下祝文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焚黃祝版

焚黃告后土

防里祭祖祝文二

祭后土文二

祭掃侍講文

祭于陸老文

卷之十六

附錄

神道碑

行狀

傳

懷贊

文忠跋

文廷塔圭齋啓

許有壬與圭齋啓并詩

文廷次圭齋偶題

圭齋文集目錄終

藏書圖記

佳齋文庫卷之一

宗孫銘鏞 編集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賦

天馬賦

駢房星之委精鍾天馬之推奇綠神質於溟涓砥勁氣於月底直非神北建本乾為上分扶輿之秀下孕蛟壘之縹風雲管其格力而露澤其光儀靡靡風履翳李毫駢麟之姿駢六飛於廣漠舞九奏於希夷若乃朝刺選崑夕林玄圖駕榘榘之子者道霞麟於玉母風舟舟芳斯征靈籍縉子來今寶歷世之德輝屬萬物之欣觀願陪禁衛自獻西土乃命移中或造父釋雲暮於金輪賦學尹於瓊戶出則錯和鸞駢與組媚日駟之光華摩天衢之步武然其氣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其物孫不可界之早撫之伍峙玉山之殖未足供其糗黍金臺之寶未足謀其估是知天馬固難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見於盛時僅聞於前古時則有御枝請濟樂府而容或難之曰時方駸虎馮之章子乃為天馬之賦得無馳駕傲車者寧不與此而迥殊也哉蓋天寶不自貴以人而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方神駒絢綵於水涯固期驚芳而同滯至其裂若夫而庭實竟乃自齒於天駟信物異而無所遺乎亦奇才之能自致竟拉車而上太行者慨

未過夫伯樂伏卓樞而志千里者又何愁乎老驥長鬣而一嘶兮異識余之所意墟埃風而上征兮類借翠雲以為鞍隨飛龍而上下兮先路其馬避彼豈豈虛而騰踏骨追雲逐電之可異也庶幾求之玄黃之外兮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辟雍賦

皇風清寧人文盛開京師崇天下之本國學萃天下之才粵差稽古爰自蒼姬始號辟雍昉歷代聲名之盛本大射行禮之官其規矧於文武其聲講於周公抑觀者於四面壅流水以環中若乃道闊遠展義軒軒朗聲源止而不泥文瀾溢而不滂內好通乎如錫之象茲乃辟雍之初所以名狀也或在靈臺或在鎬京靈臺者為文王所建鎬京者為武王所營茲乃辟雍之初非一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者觀德成養老兮與孝墮九有之俊髦軌萬方之則效茲乃辟雍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迹其建侯設鵠輝袞圓冠袞衣講事君之敬刺蒞視立已之端斯則辟雍之習射天下之盛觀鎬音鶴鬚尊傳臨師祝嘏以膳授几以咨斯則辟雍之養老天下之盛儀間問歌吹泮奭猶猶上國之光華雖賢關之雋游斯則辟雍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客聞之曰子於成周之制講之詳矣於異代亦有兩微乎析瀾炎劉治成中世臨雍再拜化及四裔要荒萬里統學遠寄鼓篋園橋

以億萬計于斯時也碑雍亦可謂感矣愚曰未然于後
 莫先漢之遺風若未觀今日之文治我國家教之西
 既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探燧之月臺南窮火維之
 陔北際冰天之蕤文軌之治既同茲誦之風四被視蒙
 隆為一碑雍尚同宇為一庠序於是在天則應靈府圖
 畫之祥在地則左孔廟金芝之瑞巖曲阜之特祠實業
 龍之首歲仍擇成均之師申宵監之制三年而科詔頒
 文治增日星乎燁世之條風靈宇多士之氣將見自今
 以始彼漢之億萬尚敢與今日同宇而語哉大抵推聖
 人能盡君師之職惟吾道益天地而存惟養賢為觀
 後尊帝之大務惟建學為化民成俗之大原勝此碑雍
 屹乎本根固願為今日之賦者續古之頌被之和聲叶
 之永言爾以光八百年之成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義門賦并序

宣文閣授經郎鄭君陵常以其家表示余曰浦江鄭氏
 義門文錄歷賢諸作蓋彬彬焉他日謂予一言為作義
 門賦辭之高
 爾伯儔之商孫子紆振振其好情承世熾之輝甥方寧
 隱輝而發幽循義路以允蹈兮擇仁里而相被被芳潔
 以為服兮襲溫良以為裘將孝弟以為車兮方敦讓以
 為舟歷九世而共譽兮壹乃心之休休曰五倫之於日
 用兮實有生之大猷父慈愛之恂恂兮子色養之油油

君君臣朋友之際兮必忠信之與謀於睦鄰其有惠于
 在任其有顯聞儀雍雍以賓退兮家政潔廉其陽秋
 長者施其令則兮少者孝乎順業其赴弟以爽元兮綺
 代親而自因史何感乎經榮兮詩何嘆乎原隰之寢寢
 高風之卓絕兮鎮鄭貞乎何尤爰孜孜於稽古兮恣聖
 訓之是蒐陳時祀之秩秩兮觀首弁之倬倬迷五禮以
 為儀兮樂至和而不流以子觀於往昔兮將公觀之可
 備我歐公之史五季兮書旌表之法周門簞筵以結後
 兮柱雙立而烏頭雪霜留賢於當世兮松栢岑蔚乎故
 丘矧皇元靈範乎有天下兮化丕冒於海原敷養行於
 四國兮播令聞其若鄰聞孫起家而交辟兮列相第之
 前等乎重席於官庠子撤聲華於異域信積善之有報
 兮密通龍光之綢繆也

墨梅賦

伊江梅之受命泊與海其相遭灼天地之大素亂水雲
 兮齊高方三冬之搖落索群木於秋寒復迴漢興轉精
 發孤朕於蓬蒿枝若封以塗寒盡玉珞而華香未竟有
 豈皎潔之骨序抑揮光何佳人兮飄然迴踵露於林泉
 手風飄蕪尺素而太息心隨遠而初物何持兮物空物
 滿樽中之濁醪感外物之變化謹內志之持拂物空物
 以不滌我與我而為勞世不辨兮憂元已或虞兮鳥迹

與昭質之自虧提見笑於繁執於茲花其何有權天下
之酒酒家附意於守墨以傳諸於兒曹

頌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
殿拂郎國進天馬二十一日庚寅自龍光殿勅
司承旨姚燾傳旨令懷斯為之贊臣惟漢武帝
發兵二十萬僅得大宛馬數匹今不煩一兵而
天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雖驽劣敢不
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子仁聖萬國歸天馬來自西方而玄雲被身兩王蹄
高踰五尺備倍之七凌海洋身若飛海若左右雷霆隨
天子曉御慈仁殿西風忽來天馬見龍首鳳臆目飛電
不用漢兵二十萬有德自歸四海羨天馬來時庶昇乎
天子仁壽萬國清巨頌作詩萬國曉

圭齋文集卷之一終

圭齋文集卷之二

宗孫銘鑄編集
宋成後學劉鈺校正

五言古詩

舟次諸勝寄詩奉謝都水分監瑞卿監丞
抱河解承明買舟游官屏神襟正無慘達底可容納袖
纒尾相銜密次若鱗甲憶初離神京餘暑尚揮筆淹留
近秋抄朝奏欲添扶杖傳進元東走介奉一札使君適
分監廣編制有法得善即欣然愛我翰素狎道駟護輕
身快若履三峽鄉心鷹腹轄野性兒出押昔憂阻散泥
今喜泛若雲黃蘆間滿荷綠蓮受兒鳴舒懷對壘景寓
目成盡夾公室為展席饒容禮意洽病子難却酒亦復
飲盈呷吁嗟逆旅途知己元不之相期遠大畧留詩當
盟款感蒙辭別長欲賦檣櫓拔

庭振先宗文歸祖庭并列小序于左

歐公孫子多學派以為四暮年歸諫陸非無首丘志乞
洪不得請由是憐歸計致公生平言亦頗憾先世先世
多才賢生適逢五季輻輳政分裂畫齊於所事竟之垂
世名蓋有限地勢况復公少孫坎壈蜀漢裔身當混一
秋代逢承平際擇里審所安實恐攀轅地子孫托畿內
官轍亦云易入情局免爾公豈爾兼利非知返虞影南
北尋駭異一枝先南邁司造有深意涉溪探德里瀧岡
重筮祭至今青原家十世祀不替振先吾宗吳守正恥

歐陽公晚年乞守洪州累表不得請於是歸江右之志遂不果余詩所謂其居偏方孰於歐文者能知之蓋公之不歸廬陵其志深有所諒者矣南渡以後宋人多議公此事洪深盧揚廷秀之賢亦未免有與意者謂公事孫居綱為金人所賊而遂絕是大大不然近年未詔備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中搢金人遺書得元道山裕之手寫王辰獲編一帙中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漢名鼎字國器嘗鎮南州偶獲伏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弄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測知未嘗憾于金兵也此好事者為之辨明矣元道山金士頌神生乎極重歐公嘗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北人至今佩服其言

振先路以似舞先生挂歷到公一觀
為兩性姪題小景三首
林廬隱隱煙歸帆沙渚披圍得空闊總是輕行處
寒屋苑苑古疎煙樹春遙遠濟川者應是此中人
浦口歸帆落沙頭行客回林間酒旗出快着一篙來
東坡作石

我懷赤鯨仙此心已穿透憶嘗獲虎豹今與鶴俱瘦
七言律詩
大明殿早朝
扶搖萬里上青霄風闌龍池步步臨龍背負垂金絡際
象身備駕玉道遙衣冠俯伏傳呼數千羽低回看舞罷
湖海布衣瞻感事他時田野夢天朝

仁皇下詔急求賢
三入聯事舊同年
但使得材今勝昔
張子能詩擅士林
春與歲多應自吟
何時尊酒論真訣
建講金華集眾賢
餅餠紅菱憶昔年
南宮舞弄特相問
至正羣與郡國賢
挂北香銷又七年
明時禮樂酒奇俊
相慶

試院信和
仁皇下詔急求賢
三入聯事舊同年
但使得材今勝昔
張子能詩擅士林
春與歲多應自吟
何時尊酒論真訣
建講金華集眾賢
餅餠紅菱憶昔年
南宮舞弄特相問
至正羣與郡國賢
挂北香銷又七年
明時禮樂酒奇俊
相慶

南是東南裝相臺
當時公府葉官承
當時公府葉官承
當時公府葉官承

南是東南裝相臺
當時公府葉官承
當時公府葉官承
當時公府葉官承

泉石至今有貴在山靈應辭職三台

至正壬午十一月十三日祭初祖墓草仲更秘

書有佳句見勞勿勿來醉覆押

白髮甘泉桑扈官歸米叟履上吟壇故山虎豹多文采

白水蛟螭有屈膝謁客及門容履憐藝文盈篋借燈看

百年省藝儕初志心憶先親痛苦別

青春萬水一根荻一春工妙剪裁願我乞歸懷鎮水

侯君訪隱到天台題橋肯學相如志掃墓慚無遠少才

但喜陽剛將彙建明朝疑室勸投灰

至正壬午十一月十三日祭初祖墓于防里

村心是日春朔先生有古律四首紀其事宜用

韻奉答

道左遺墟三百載曾孫疊石作階基儒家冬至祭初祖

客子異鄉未遠文白髮始備桑梓敬青筠又履家義詩

無由作吏守墳墓頌訪故山莊散芝

與公俱之痛時具昔日相思不得過南園寄普川路永

西樓剪燭雨聲多池造著鶴有人賦門外驪駒先客歌

但得芥齊相伴履臨風遙想玉為珂

陶令歸來謀作室孟郊老去之應門政線疎懶動恩

無奈過徒來贈言平江曲瀾助益屋積積尋密如階臺

歲晚胡為備空谷萋萋芳草楚王孫

十年玉署絲綸手新把漁竿傍釣磯平生亦愛將蘭蕙

歸日惟知求燕藏于綠那君難絲待披關老子賦緇衣

山中薦士書長簡弱翰猶能為客擇

送白芒李宜德之掌例教授

廣文家住白芒原唐世忠巨閩閩存寧郡喜迎新博士

邦人特重舊三孫揚花錦帳春雲陣苦薛丹書暮雨隳

向使紛紛蹄踈在應酬詩禮在名門

竹林翠嶺俯江郊谷口湍流巨石均身玉萬竿鳴水樂

雲紳雙瀑盪雲旂風鶴靜侵空龍影月漸光搖撼鳳巢

歌罷商巖採芝步兩翁翰墨定神交

敗筆

秋拈秃筆似愚慵曾為雲煙掃墨松脫穎荒涼空憶完

舊腰消瘦久如鋒小臣奏事冠初免敗將降胡甲不重

老夫此心無可用少年豪氣為誰雄

郊天禮成應制

熱壇黃極夜無風牡豸堂初陳月中瑞霧霏微成五色

神光炬赫燦重瞳千官屏息瞻天表萬國關心在聖躬

清曉慶雲高捧日蕭韶前導駕遙還官

謝息日呈同年

把劔風磨日欲睡偶從甲舍得高文煙雲過日猶能記

花初逢春各自欣奇字擬從楊執戟後才信屬鮑恭軍

客來為我傳新作筆硯無忘舊榮勳

比丁墓

獨夫臺上醉紅裙七竅丹心豈忍聞白日已隨流水沒
青山猶讓大師墳忠肝一片埋秋草直氣千年起暮雲
我亦傳騎屬頻灑次行落木正紛紛

接花木

園丁妙手即花神綠葉移枝偶脫真刀剪豈能傷化力
色香無復記前身春深自有鶯鶯綠歲久行看鶴膝神
堪嘆機生亦如此牛為馬後呂為秦

臺清

朝欲會冰輪桂露夕冷秋露引情齡江湖大夢中無物
海嶼方壺外有情祝示神巫携蘭醉遊市掃酒芳馨
何人欲作先生傳長懷寒風月滿庭

過洞庭二首

白沙隱隱見金鸞殿閣憑虛結構宇天水渾融得大板
神人幽顯隔秋毫龍堂深閭靈柝冷象緯低垂客枕高
欲作廟虛迎送曲杜紅蕩碧盡離騷

楊皇博土擲虛空屹立浩山面勢雄一畫截圖天地骨
九江鯨觀鬼神功揭飄帝子蒼茫外樂奏鈞天瀟洞中
頗幸當年柳魯客親瀾未到楚諸侯

侍宴北省

巨本江南一布衣恩榮今日及寒微合鑿列宿先相射
湛露迎陽晝未輪仙醴飲來生羽翼宮花留得奉庭闈

酒闌車馬如流水回望紅雲遠問飛

孫春洲壽堂

孫母歐陽尤衰登外家語諫自履度高年備養人俱美
同姓升堂我未能好客即君婿老懶讀書稚子小恣憐
朝廷靈賜尚方帛更待埋棺綠誌綫

寄有子許參政

京華白髮滌塵埃喜見文場開復開自是重登富貴相
不然王戎肯輕來上躬蕩火熬無補聚口齒極屬有材
素志已酬時欲早相期濁酒坐簽苔

澧州謝家建通濟橋

慶雲龍日護雲根王樹重輝接澧沅大博功留召伯埭
相君心鏡謝公墩已著蜂蟻蟬今古猶羨封胡儔弟昆
那重盧溪瀟瀟上月隨時車馬勞于門

夜宿寺前農家

澧南旅店已星稀倦宿田家帶卷簾蕭寺依山那復爾
郵侯送酒是耶非風餐露宿生飯靈坐憐鷺月在衣
老子漫遊吾漫送登山臨水港忘歸

西明道人

武昌堤上水雲身三十年來識道人只為漫遊相見少
故知臨別贈言頻憶憶車馬紅塵老雁靡江山白髮新
邂逅一回詩一首錦囊子首末為真

謝如

瀕江江水色幽兩岸青山雲木稠一自暴欽載露委
管留孫咸作春秋珠岫風未起波浪龍吟月出吳汀洲
下流兩度翠華過先氣至今浮斗牛

昌山

昌山峽口日西斜蘭渚維舟近酒家水激樹根龍露亦
石排江岬虎交牙路迴佛寺滿深鳴風動漁舟掃落花
再拜靈符獻藥澤月明環珮下汀沙

請鍾靈香度青城書

季子胡為羨巖博大公復欲逐營丘勿勿塵事半萍梗
往往異土建松楸誰能焚澤為表識賴有杜羔勤訪水
但當作吏守墳宅莫待暮年思遠遊

早歐聽秋居士園池

若池流水綠潏潏高下樓臺戴翠閣既藉才華勝雨旌
謝安清致滿東山標名花塲菊爭道集向桃符鹿守閑
籬掃園丁今白髮秋翁化鶴翁時還

鑑草亭詩家

朝廷采詩臣已久公卿薦士亦罕聞坐令劉氏伯倫
生作唐人賈島境况如黃雀齋明月副在青山歲白雲
末家骨朽怪事息又見履陵老隱君

押律

賜經筵官酒次蘇伯備韻
松極天初補城池月已修鮮應生廣厦清旭暝垂旒三

漏聽無聲黃燈視不流凝神思無異塵已妨鴻啟重撤
金爐地進故王筆輝甘泉踏步遠大液便程優勳瑞樓
宮樹鷓鴣避客舟商者多漫帶流鶯騰產者名華應和
語明時豈易離徘徊西院眺鷹影度延秋

謝德威未盡堂

種得忘憂草安憂可忘華滋金水潤花帶石雲香
景盈東閣春輝在比臺雲苗仁壽域晚節治平樂世澤
深培拉先聲績顯揚才華高後商事業富孤孺沃壤
林茂慈闈髮蒼詠詠傳蘭光西臺延恩光

圭齋文集卷之二終

圭齋文集卷之三

宗孫銘鑄編集
安成樓學劉鈺校正

七言絕句

喜門生中狀元

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

右榜第一人阿察亦左榜第一人李輔客肆

蒙國學日新齋余西廡授業生也是日宗尹

備鼓樂旗幟慶其都導三狀元入學謝師

拜余明倫堂持履羅思誠擇花郎徐容因

同年黃香知彭勿元從予遊亦拜其側其餘

進士以門生禮未拜謝雖不記姓名園橋

門而觀者為計都人以為斯文盛事昔未有

也同寅舉酒相屬偶成四絕以紀其事

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榮臨軒小臣報國無他伎

榜下新條兩狀元

林宗院曾會候李開天街續裝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

兩兩龍頭入學東

淡墨題名二十年一官獨自擇萊蕪居然國子先生命

三五恩題拜座前

都人舉子負昇平不羨黃金道子驚進士復今成典故

唱名錦繡拜先生

天啓庚午會試院中馬伯齋尚書楊廷鎮司

業及玄皆已卯榜進士偶成四絕紀其事出

院明日有教習修經世大典又成小詩寄諸

省垣東時至公堂十五年前輩夢湯飽食大官無補報

兩科來此校文章

御史承差鎖院門侍臣傳語出天關試官被命聽錄至

同榜三人出消息

長樂鐘鳴折歲時三合八座列參差自憐字把天駝水

一滴鄉閩不得私

聖主官中遊幸時日臨松閣玩雲備昨朝蘭省終開試

情晚王音惟著書

別駕祠前雪水涇弟先陟上舉離梅三年不既未時得

要看淋漓別酒痕

薊門城頭過階塔一行人道寬簡今朝送客又還入

那恐更投名利網

香山山頭新月彎一似家里看西山去家五十度強登

圓壁何時照我還

仁廟初科射策郎如今莊白玷朝行東風昨夜聞歸鴈

夢繞江南烟水長

夜開金輪詔詞臣對御袖毫草帝給始信朝家重儒術

一時同榜拜三人

試院偶題贈異齋

道場通宵擬御選祝龍風急漏聲送玉堂冷透青樓被
襪但禦京五月時

小雨陰風夏夜闌穿窻撲面雪成團平明笑與長官說
天上正京如此寒

聖德文明鼎運開相君承詔誥檢材誰言慶曆科無補
中有韓歐富范來

百鶴充庭氣若紅千春食葉響春空東風一夜吹塵力
明日紛紛綠又紅

鯤鵬一化徙天池白日青雲在頃時我以世科慚克紹
那能姑席更替兒

陳編宛宛老無聞弄筆其來幾許存方寸畱耕猶有墾
擬尋手澤訓諸孫

兩貴姓梅
老樹空橫出氣條枝還又亞輪腰西湖湖上披蓬看
一夜文香滿六橋

為兩性延題小景
綠樹清江遠冷邊門前長泊往來船休官亦欲來林下
只恐人喚我學仙

兩性姪家戴東坡看竹圖
銀燭高烧照艷粧繁華過眼已相忘敲門自愛看僧竹
未必敲動為除祟

兩性姪家戴東坡看竹圖
銀燭高烧照艷粧繁華過眼已相忘敲門自愛看僧竹
未必敲動為除祟

萬戶千門夜半雷明朝日出五雲誰老親引頓春消息
玩弄明珠未肯來

漫題四絕
鈴索無聲玉漏稀青鼓夜直月侵扉五更一覺梅花夢
催得江南學士歸

屬官分住省郎曹省樹年深過屋高輪長畫閣未暇茗
下簾危坐聽松檜

蓋山六月少蚊蛇四壁松風動畫繡長衣兼履清涼骨
一人人響一吟冰

翰林老屋動藤蘿猶是金家元宋官定鼎初年曾作省
至今門徑屬他通

為兩性延題折枝梅景
點綴春風只一枝此花猶是早開時更令老社如今見
便是無情也賦詩

萬字煙雨圖
春暮萬木種清和奈此羅微煙雨何千古首陽宗二墨
情風又信不須多

墨竹
疎枝淡淡與瀟瀟垂葉應無雜藤客玉立滿身都是雨
何人能識著成龍

墨上繞寒園
水聲山色盡昇中衛子凌兢兩袖風曾向天津橋上否

誰從馳背克三公

滿橋風雪圖

陳樹春雲一色黃
漸詩拍塞小窗
寒窗關尚有朝陽
不識先生有底忙

王林琪對路漫漫
壁上凌兢兩袖寒
一段乾坤清意思

又駢老子出長關

學士烹茶掃雪時
當時已被荷兒
望滿橋難肯何為者

直要衝寒去竟詩

駢上凌兢兩手遍
南來客子為尋詩
而今十倍灑瀟冷

偏許青雲烈士知

宣和梅雀

歲晚孤根獨發時
飛飛陳畫苦相依
鶯花世界春三月

會有名園照夕暉

題明皇書法書一行釋師講經

廣陵王笛夜何如
明日官中看佛書
兩岸山河當指似

盧龍塞上有龍豬

題顏子虎

松風設製佛堂低
於竟顏子行欲遠
絕今慎勿效乳羸

心亦可學季已西

再題臨川別卷

西蜀橋邊薛棹書
風波日自是如平
生不愛梅花勝
只為清才自有餘

三牛圖

兩駝騎牛過遠村
一童橫笛弄黃昏
老僧正解荆舒字
坐受三牛了不辭

蕩竹圖

蕩塵煙稍整復斜
有時風之翠文加
間身幸老清平世
喜見鷓鴣待竹花

宋徽宗蘭圖

地上層雲起玉柯
依稀道墨語宣和
蒲陽相國君知否
好作齋房老草歌

高宗御書

君王不受辟來釵
未卷泥金進慎齋
欲上大清樓下石
啼鴉落日滿宮槐

陳持勝圖

陳橋一夜拓抱黃
天下都無新厓床
孟軻得隱關老子
為君賦謝白雲鄉

雪夜訪戴圖

雪夜操舟童僕勞
偶然啼去便稱豪
若為區梓成佳趣
轉憶當年不出高

吳西村雪霽圖

鄭廣解畫又能詩
獨立經營雪霽晴
富向湘江釣艇
青鮮沽酒異如絲

老漁翁

半飯秋虫老葉披
粗藤孫蔓吸腹勻
何人偏值巖石睡
寧得鬪珠足駭人

清奇

院陰陰一梁秋
新鴻數裏月如鈎
老龍偃蹇無刀
藏吐玄珠不肯收

子昂言詩

水晶宮裏文章伯
當世誰知翰墨名
顏有滿州光寶在
不曾承詔寫瑞精

墨荔枝

向來千里騎塵紅
生色驅補瀟灑
濃顏色似嫌妃子貌
蕭然猶有墨君風

驪山立梅圖

山濤癡憶面目真
見梅往往見尤人
屋梁月色新滿拂
芽含玉室同一春

天師月梅圖

鹿頭誰寄一枝來
多謝天公巧剪裁
猶自青陽粧額後
到今玉蕊忍全開

寒雀梅

斗柄初開第一枝
遊蜂寒雀已先知
相逢不忍輕飛去
直與梅花了歲時

茶碧潭全身龍

巨壑深溪鳥水隈
四時凍氣浸千峰
天衢邂逅全身竅

運信碧潭坐老龍

榮朝瑞正面龍

天老烟絲五雲間
千仞丹梯不可攀
蒼蒼禁衛臣令白首
鏡回正面見龍顏

榮建翁家歲陳所氣龍

畫龍居士舊德能
能駕青雲隱見蹤
阿堵神光留五處
肯教飛去葉公龍

善知龍頭

聖朝龍首六七輩
總是知心識面人
我亦待渠頭角老
不知誰命綸綈麟

吾友龍頭

少年不學蹕天衢
便被良工鐫入圖
老去全身何所隱
會當謁帝乞江湖

山間山水手卷

十年京國看圖畫
半幅雲煙亦惱儂
今日身行奔陸臺
却思移住最高峰

又

動靜之間毫髮微
要於微處動天機
一中消息君知否
王帽度辰夜半飛

時翁琴障者甫翁作

長史琵琶皮作弦
使君眉宇嵌中仙
餘冰潭壑盡
獨有風流意不傳

武三恩雙陸

上陽無子局方闌又到乘龍第一盤餅餽未乘聊樂耳
郎君好好點書看

贈翠雙丸贈主

上人官守謙華嚴聞說心華日日添晚歲結茅依翠壁
龍嵐席氣滿晴蒼

贈彭漢節

君家已有芳菲床惟切琴端書憶香昨蒲山堂中夜起
西窓燈火滿琅琅

贈彭雲溪真

少年書劍出鄉關晚歲雙旌五馬還辛苦一生清白吏
祇留松雨應蒼痕

過高郵

高郵海上水雲空曾說明珠夜吐虹底事年果老托息
阿誰身到廣寒宮

題水清觀天瀾

黃木扶筇日出時泊天波浪渺無涯濁河上接銀灣處
只許乘槎博望知

題拍庭和尚

香篔簹經宿鳳鸞苦心容鑿鑿應難明堂自有擎天柱
且喜山中耐歲寒

偶題

溪水清連封老蒼朽穿溪封踏春陽溪深封密無人到
時有幽花瘦水香

寄山村兄

季子京塵滿黑貂九年九裏能蕭蕭何時約我山村路
傍柳隨花過野橋

贈歐陽震遠

震鷲百里木為迢歲合回春只一朝要見馬門頭角異
乘時一躍上青霄

京城雜用

玉堂集日列金羈學士新燕祭酒時五百書生參講遍
八轅花影景來輝

雅正門當千步街九重深處五雲開鷄人三唱萬官集
應制須迎學士來

白玉堂前夜合花高高綠綺散朱霞朝來如見唐人畫
繫着誰家白鼻駒

龍笙鳳管舞鞋盈步障遊看花滿城行到曉林春更好
新米進士唱名聲

香山宴罷月溶溶大液池邊酒盞不用金蓮送錦院
水晶宮出玉芙蓉

京城走馬曉晨鐘我欲宵征懶與慵却憶江南春縣美
小樓軟柳聽村春

奉詔脩書白玉堂朝朝騎馬倚官牆滿河東畔垂楊柳

時有鶯聲似故鄉

題永清寺白巖精禪方池古松四韻

上人燕坐白巖阿叢上
壁皚白石多曾到補陀南海岸
白花無數擁盤陀

巖前高閣看滄海
碧瓦朱甍翠微老
于懸車環故里
倚闌向日看雲飛

白巖山下俯清池
花有清香水有漪
幾度收經看月上
分明水底見摩尼

古寺長松倚半空
問渠年臘祖師同
應知方外輪囷器
多謝清時雨露功

題昭文携琴圖

孺子携琴未去波
兩翁山水偶相遭
知音已置虧成外
到底昭文不鼓高

和寶雲長老漱一清二絕
擘板繪團百念空
坐聞宿鳥起霜風
巡堂音坐三更過
師在雲山第幾峰

虎溪一笑爛珊了
不似當時刺棹回
高興莫教容易盡
青鞋布履約重來

逢紅易執芳千賦
方洲
楊柳垂垂拂釣磯
平沙雨過綠生衣
王孫開草啼菜晚
撲瀉鶯鶯帶水飛

題早不田歐陽瓊溪四絕用歐陽公瓊瑯為韻

安成山水清如社
百里長溪遠清障
春來不到瓊瑯鳴

山雪消時溪水漲

貼城榴熟百日餘
巖祠背早歐家黃鶯
明鏡上灌木
白鷺飛來立釣槎

溪翁能來訪溪隱
溪上山山淨如洗
並堤菘菜遠淺深
隔屋桂香知近遠

溪魚可羨飯無沙
溪水無水梅着花
美人娟娟隔淮浦
好山處處皆瑯琊

題春江釣艇圖

煙中樓閣響蒲穿
漁艇歸來月已高
記得疎鐘長樂曉
為人揮手擊連蓑

贈張先歐陽丈

春雨瀾瀾滿道泥
山中煮藥早鶯啼
歐公孺子來相過
又見人間一角犀

東山春景

春光淡淡日邊邊
正是名園蝶蝶時
却憶小橋流水過
東山春色在桃枝

歐陽公牡丹詩

咸遊西洛方年少
晚樂漁樵號醉翁
白首歸來玉堂署
君王殿後見紅

題滿菊二首代李公說之作

玉堂曾侍看花遍
滿架茱萸翠作簪
今日歸來見國畫

輝疑身在上林中

宛馬而乘京帝鄉

雙引龍巖百尺長

有客有客白其馬

兩憶恩深詎能寫

雙分宜趙尹所藏子昂竹石圖

驪珠顆顆盛光只今移植江南地

歲寒心事木石知

圭齋文集卷之四

宗孫銘鑄編集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歌

研學問答

世間惟有研與學思量二藝皆無錯研者榮華得富家

學者羽翼生鱗角研問學得德賢累年累月在窓前田

地拋荒園圃廢日間忘食夜忘眠學者答非容易筆頭

雖小驚天地但看王侯將相家蓋是當年勤苦至學問

耕得德苦渾身穢汚生泥土冬月之間被雪霜春天曉

暮還風雨耕者答不辭辛勤頭翻地出黃金但看世間

儲積者盡是當年勤苦人研可憐學可愛思量二藝皆

憶大少年辛苦老來問粉壁未門多自在

題四時百子圖

天無一日具四時人無一母生百兒何人筆端巧造化

人事天時俱盡之三三兩兩如魚隊日長遊戲關千外

采蓮葵柳爭後先繞竹觀梅分向背一真未變萬家春

誰家花園誰家人莫是越王泛蠟舸西湖湖上嬉芳塵

當時富貴傍觀羨至今守古流傳過事如茅屋澆花溪

竹根堆子無人見摩挲此圖真指解多憂正為多男子

但須得似仲謀兒人生一夢已足矣

題趙希山文肅公閣武侯像

凌儀王孫官錦袍紅靴玉帶理犂刀大夫在官威冠佩

圭齋文集卷之三終

州將按察陳廷茂汝陽眉宇照今古五陵志氣橫江濤
世皇大舉獵德網池上不遺丹鳳毛官門承詔鑄銅馬
瀛洲接武乘金鞍駁駁在百年久奕奕燕臺千仞高

題山莊所藏東坡畫古木圖

眉山昔日生三蘇一山草木為之枯後宋筆端披春融
却令生意回枯林樹經公筆無老暎天以春工付公手
誰公筆行龍脈翁笑必法兩洋州守山莊劉氏富清玩
家有蘇公畫揮翰枕驚羅解若枯石憤見倒根生斷岸
倍翁對此表春姿為公補上掛長蛇燈窓細讀假山記
秀氣終歸眉山家

至正五十十一月余以疾謁告南歸求醫至安

成郡北之扶中御判繼先劉君相公不遠一舍
携尊祖見勞發遂得知為西泉趙學士之婿別
次為余徵詩即席走筆作長句併呈似王守筠
侯相公及郭侍明則相公一舉

德州沃野薄依雄地產往往多明公與君初見問齋里
塵邊又復知冰翁冰翁西琴古君子揮毫如君信佳士
故應邂逅氣味同遠未勞我於桑梓南州初筮發新硯
安成名藩駕屏星金鑿學士已頭白王潤郎君終眼青
我當三仕歷郡邑聽訟惟科粉蠅集能令過客情誼洽
可見那侯才力及古屬小飲與分手因君索詩為君壽
郡中政清長貳和為我寄聲謝太守

贈趙詳表帽

按儀公子今議葉裝池裝潢以為善道傍谷疎猶一帽
他底玄灰信多劫鋪張幸及時翰藻派落還同故書籃
觀武子孫曹霸馬唐家宗室麻王驥骨化石本墨樓換
宣和印童紅指墨魚鱗已是善排比駭鳥尾酒祝工勇貼
但持絕藝動紳紳勿向同儕論講席藁之舊監棚燭個
翰墨當時動涉獵心期知子價千金只恨無才寫滿箋

詠春閨怨

東園園林花草香芳園寂寂春香長佳人獨守情黯黯
銀床錦被開鴛鴦終朝倦擗拈針指拍向花前睡驚
喚回舊夢千萬端杏臉蛾眉倏如兩玉郎去年時家時
綠楊紅杏嬌春暉綠楊紅杏色如舊樓望玉郎猶未歸
一春魚雁音書絕雪膚消瘦幾千腸歸斷腸猶立幾黃昏
那更青山苦啼鳩

項見同舍柯博士西贈趙孝子歌真佳作也客

以是卷譽求余言遂用柯韻作一首
利津城城上鳥飛向城南蒼翠呼嗶嗶無人作菜食但
有被髮哀號孤行人厭鳥見被髮憾欲射鳥金僕姑靈
鳥下告孤兒苦遠訪親骨論重湖兒生四歲時父別阿
彌去發老婦已嬌養兒為兒娶兒思性殺父念雙兵燹
關今年伯正陳情他日韓湘竟放骨江南五千里山
東二百州州族寓有南北爾父存三何處求跡行及

河十趾血河風吹沙天悍烈遺達軌交向燕嶺指予血
纏湘海鷗身為衛子懷雄發發忽隨地開觀穴君不聞
鏡娥江頭笑父屍浮龜魚孝子精神貞今古明神降鑒
寗空塵傅士作嚴傳里問

和李渡之舞遊脫鞋吟

官袍縷感金花綺紅綃緊纏雙雲鳳盈盈履履舞腰輕
綵雲飛度香風起鸚鵡絲製斷春雲翠瑞雲雙結並頭紅
天天曲曲玉臂羞鵝飛去天欲歇玉階秀茁蘭芽長
瘦砂迸出蘆芽淺徘徊因倚東風力濕砌香雲陸無跡
無限嬌羞不自持君王喚起扶花立

贈畫工黎仲瑾號碧山

吾聞裴弘之志裂金石精氣千年化高碧人生賴有方
寸妙萬變神奇從此出又聞西方梵僧名法能令兩
眼碧色晶瑩燦有時時後洒墨汁纖纖珠秀皆成形碧
山盡神欲人品表裏神光碧瞳炯浮嵐隱翠山不受畫
付晴窓落影碧若山學士今為誰王堂券舍各有時煩
君添我山下履若看白雲相陸離

題子美舜芳園

吾年三歲登吾伊慈親膝下教杜詩如今蟬露三十載
夢寐欲見終無期誰家山水空翠濕彷彿相逢拾遺揮
金馬門前對翠梧碧雞沙裏尋春色野樵官柳春連連
水流山店依平川眉尖不畫杜鵑恨堂中風月開元天

君乘雲躡步如躡後有驀驅迫不得茅屋西風五百年
塵度入問幾素色

題燕微老人大字歌

燕微老人射生手換強竟眼黃金斗驍騎管中拜親勇
風風池上稱著舊時早晚力無所施勳力猶能擊頑羽
縱橫戎界結構休教活兵機屈伸肘山莊劉氏得衣衣
當日禧榆駐蹕久高樓大扁曰明遠况有愛山水并尚友
我來後公五十年主人酌我樓中酒平田野水魚鴈集
重岡樓嶺號龍走登高欲賦之佳興忽親台理照志騰
家藏有以希世珍取酒當為主人壽想當况現發筆時
明笑生風劇龍吼馮知今人正傳玩名與鐵鱗同不朽
播南廳廳十五秋老詩如今安得有郭公九原如可作
養壽清高為公奏

送劉子簡之武昌學正

劉侯兄弟競秀俊仲氏卓犖殊可人訓徒名門示高典
振臬中實皆檢困未許于氏容駟馬豈義揚佳朱十輪
別才非止箇錄楷蓋臻送見珮珣伯翁陶天序不可去
仲始持檄歸環親滄海南紀威藩翰文武化行初未泯
世皇八駿所歷屢名碑至今疑有神盤中首看不在飽
座上正蘭俱可紉吁嗟劉郎慎勿浪彈劍自古江漢無
窮鱗

送舟以道之官武昌

天曆聖人在海南南省大臣理筮筮焉君老儒暮下即
 日飲清冰鬚髮白是時柑耶具知聞召見鼓動親賜食
 明字翠華堂北遠傑過湖南駐清輝試舉郎君問宣圖
 簡臣上兩盛稱述省郎歲滿調江華回瞻馬首天南北
 生手固自結主知下已惟思躬吏責志心懇淵極厚癡
 宿蠹堆求別鑄悉甘棠遺愛十二碑其中一碑在荊州
 秦氏敘水三百年方能挽法廷涸轍爾來公歸至京師
 廟堂陰更餘八百重腫覽奏記姓名呼之以字願臣列
 署云實論火不見猶喜真卿獨先識秉鈞數對此掄材
 司職無如武昌劉天顏沈思暮色回姑推首肯心未擇
 迷臣客舍揮敗帽誰知京兆牛衣淫膏天畫看風雲吟
 狂虎撐鼓向山澤華蓋接頭噴撼封隘門下分字唾
 合昔却使舉政景往往富途多扶榻紙線早竹耳目司
 豈獲虛蒙股肱力人生榮進自有期簡在湖衷非易得
 小儒作狀爲山甫慶莫助之增太息

玄雲霧霧海波立神龍棍水送天潢畫師題筆現八極
 意與元氣爭蓬芒玉京像皇殿翔翔雜翳麒麟與鳳凰
 龍拖雲氣路洞府海日景泉天中央

道吳山 頭目龍卧疊嶂重崗深紫遠靈漱瀑布千丈長
 古寺神彩十圍大宗祠坎坎風雨未推徑丁丁滅塵逼
 鄙人夜望北斗魁丁有突兀青蓮座

大圓山 大圓山高高樂許絕頂瀑噴戴林鳩石間花開自夏香
 地爐僧榻無寒暑清流白鳳海毛距綠樹黃熊引節蒼
 山腰日午嬰兒啼知有雷公出行雨

奉勅題明皇馬
 明皇八駿爭馳道知是開元是天寶當時一額傾國笑
 萬里君王蜀中老李章閣下文書辭家衣高拱唐虞殿
 此圖一出非偶然要與明時作龜鏡

離體
 鄭之垆古樂府有序
 至正壬午皇帝有勅賜故和寧忠憲王勳德
 碑命翰林學士女爲文碑立於內近郊戴瑞
 履龜龜有異瑞首如繪之如玉措紳賦詩紀
 異玄作鄭之垆一首

葬之垆窆碑銘維何諫和寧維和寧勳德真臣玄詞

時者辨極琢石石勿靈查何居但向形類之文法蓋發絡鼻口達厥顯定之曾色品婆馬都武駭駭明美技蔡象應靈園守器列前廷王之志格高冥珉之瑞天使冷發幽光炳丹青玉有子承德馨洪大變陳大經疇五福詒千齡作恒尚寶龜名

漁家傲南詞并序

余讀歐公守大對序工作十二月漁家傲鼓子詞王荆公望稱賞之心服其感麗生平思彷彿一言不可得近年竊官于朝夕客華下每欲做此作十二闕以道京師而城人物之富四時節令之華他日歸農或可資閒暇也至順壬申二月玄帽大典既畢極營南歸屬春雪連日無事出門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數刻腹蓋真成枕上不寐稍請叶之明日早之於簡雖乏工儼然數歲之中耳目之所聞見情性之所感發者無不隨語顯見於斯至於國家之興衰華輿之興居與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涼之風俗方言以及四方賓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嘗至京師者敬有評考焉此亦可見其大畧矣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見了朝回早開前梳帽歡相抱漢女絳裙金搭腰國入姬侍

金瓶惜粉軟離鞍未仕開關曉驛拜年道過燒燈後二月都城春動野田龍反向銀床盡士女城西早雪紫看馳馬官家迎佛官閣若水腹天鵝紛欲下鷹鷂寒隴雁軍駕知道海香蓬燕泊興過社林飛彩相將雁三月都城遊賞教官插官物青相暎十一門頭車馬並清明近來寒食金盞紅樽香留過芳草遠歸來風送梨花信向晚輕寒添酒病春燈照添添陰落款十迴四月都城冰碗凍金挑初為蟻豎員南寺新開羅漢河伊蒲供揚花滿院鶯弄歲幸上京平萬動近臣半備慶與從建德門前飛王駿爭持送葡萄馬乳歸銀甕五月都城猶水枝端陽蒲酒新開鴈月傍西山青一摺荷花映西湖近歲過落雪血色金羅輕汗搗官中畫扇傳油法雲旆絲紅玉甲添香鴨涼時候放生揚六月都城偏壺水鏡鑿教動牙瓜并海上紅樓飲扇影河朔殷若蓮花肺規半瀟鏗親王初守省乘輿去後嚴巡警大液池心波萬頃開芳景掃官人戶勝源艇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棚茶籠袖民兒女教偏相攬索針月下濃粧俊碧王蓮房和栢均贈時飲酒醒時外淋霖麻栢秋雨能新涼稍夜燈呼買鷓頭紗八月都城新過馮西風偏解驚遊官十載聲家衣練綉清宵半家家舞蟬砧亂響時中秋明月照空只作家中看秋草場頭螢火爛蝶鏤斷中心畫屏流河漢

九月都城日亢馬頭白露迎朝露曾上西山觀滄海
 川原廣子林紅葉同春實一本黃花金十銀富家狗譜
 鏡銀榜龍虎臺前駝鼓響李仙掌千官瓜菓迎鴛仗
 十月初八家百壽霜松雪韭水蓬藤臘炕煤煙香豆飄
 燭輝鹿高昌家賽手頭福回袖豹社銀鼠搽美人未姓
 禮車綠花戶油窗通曉旭回寒煨梅花一夜開金屋
 十一月都人居暖閣吳中雲紙明如登錦帳茶家深夜
 酌金鷄暖東家撒雪西家噉鐵指柔長官線弱陽回九
 比官冰鑿畫道今冬水不薄都人樂官家喜愛斷千秋
 十二月都人供暖蓬官中障面霜風獵甲弟歲鈎環侍
 妾紅袖撥笑歌聲送金蕉蒸倦客玉堂寒正性曉洗金
 井冰生鼠凍合寬影暢一樣吳霜婦換手懶寫宜春帖

圭齋文集卷之四終

圭齋文集 卷五

圭齋文集卷之五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記 通州路重脩濠溪書院記

道州路濠溪書院是為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
 輿郡學為隣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
 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命生徒祀洗聖於郡學次丁
 則合祀于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致謁皆然原
 其初建雖由時君有獨祠濠溪之命二其地勢適然故
 祠事之考無聞言者焉歲久祠宇寔壞至正壬午山長
 張某議撤而新之郡士李某樂助以相其志工夫竟去
 代者政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番禺吳侯
 官來為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
 繕甍蓋山長戴世榮又秉代歐而郡士蔣通復諸出費
 改作應門四楹兩楹稱是祠之後儋為誠宗堂堂之後
 為故守高峰揚公之祠左有參蓮亭及清遠樓後有光
 風樓月之堂至是斤故易新丹雘輝映世榮創已偉作
 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橫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
 騰德亭亭下甃石為街纒直紙乎中外改觀前此未嘗
 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司封郎中壽次直徽猷閣
 壽之後遷居江州壽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
 孫善澤為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為

書院山長以奉專祠憲府是其識鼓有司達之行省焉
 明年丙戌冬吳以禮事至瀾借世祭奉事狀賜于歐陽
 文靖記以文推周子祠事差審陸卷九江豫章鄧陽
 諸郡皆有碑刻作者多世大儒玄於是記敘勞績紀歲
 月斯可已矣然而結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贊一辭者不
 敢以勳說辭也昔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
 於易河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當時門人可
 以與於斯言者鮮其人焉子貢脫牙始獲有聞故以嘆
 美之及孔子沒知此者子思孟子西漢以下諸儒見其
 彷彿焉子周子生子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
 本極圖通書泄造化之蘊發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孔
 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
 授受不及圖書殊不知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
 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斯言不出求本
 本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無言氣質之
 性然後荀揚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灼然
 無疑者也且自本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為儒者皆知
 讀濂溪之書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

生當數今之學者得聞斯言為幸而諸儒有構讓於當
 時者果二書之為異乎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
 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祠建汝南伯為道國公
 蓋乾淳以來漸安未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
 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蓋表章於世宜哉雖
 然國家興學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學自今教者以師道自
 擬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効施於朝廷四方未
 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備豈徒尊祠示觀表而已矣
 切乎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濼聖之側追憶往昔未
 將求敬之地因吳佳之請願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
 于斯焉吳棟首字首堂以教官入流選為憲掾進行有
 擢歷南海武昌兩縣尹皆以善最為政廉明且知大體
 云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某某網羅之其始
 終協恭則經歷李府知事李信也

真文書院記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
 忽都魯都兒達失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未成學行師
 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所賜其
 謚曰真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手書政事帖不
 見達式右承太平賀晉文請于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
 以真文之號賜為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

前抱崑崙後倚崇岡千嶂曲豁環帶林麓蓋揭氏先世
故居之地也其制為大成殿曰極於中殿之北為明倫
堂四極殿之南為門四極上為重屋門之南為靈星門
四極殿為員生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為山長之署四極
其兩廡為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極廡之南又為屋五
楹庠庫庠福成以次置其上始元至正三年之九月訖
于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輝
相之山長湯登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以管歷
學官為之其門之東廡則從孫德懋莘藩同書院之材
所建也其靈星門則僧智輝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
久之贊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委
成文安公與玄以同在史館一日詰玄以記書院為請
玄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滋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
歐陽君已語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
滋申是請玄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為故事設
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
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政事而特以祀事重焉
致其兩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舍
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尊祠先聖
先師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為先賢之
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
攷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圭齋文集 卷五

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之以德為
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為師者其生也以
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侏儒而下
若漢童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
之為先儒而後為可也別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
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晉魏齊
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
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善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
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賤
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
焉玄嘗循流而適璋蓋自入學舍先師一變而為通
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為先賢之祠自春誦夏弦
一變而為叩拜再變而為祠事又且堂庠術序一變而
為精舍再變而為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以
宣能知為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家設之
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政事而禮樂律曆之學或談諸
專門遺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或皇元起軼百王
務以宗雅熟浮為教以去華就實為學後古之撰其在
於是員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諸
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玄故著其所始
類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至於揭氏父子以稽
古之功備身之效被遇而朝無釋百世可謂儒者之至

二九

摩猶有待乎論述也夫貞文先生諱秉成字若夫以子
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諱軍
先諱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諱侯斯
字曼碩率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
史贈諡軍諡文安父子並晉漢軍郡公二公懿行偉節
各有別諸別碑云

袁州路繕備記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曠風氣厚密其神能冥其
民能濟為辰長史固俗易使導以身教利達事功至順
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授由容奉表到名
郡私未熟突軍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挂西橋徂厥門廡
上陽傍穿部使之館宿暮之炊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
樓游息之園鴈詠之亭府史胥徒脫關廢廡善有在置
今穢不治或傾欲墜或危欲壓雖時錦侯乃無察察乃
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微富民進而晉之侯乃言曰治官
猶家室之隆替觀所恒居垣牆虧毀塵陸夷前九百竅
隱推是知之規彼富潤有覺斯投專固不作亦所自致
則今收守規古侯伯維今富民其道樹子其分規臣爾
退而虞服御華好假長上司懷德危從我違却寧啟
獨安吾管規風考察郡屬有司與繕弊有二馬民賦力
產吏官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溫惡苟究未幾則政朽提
粵有文吏拘率故常事在得已解持兩端輸案目前道

患厥後迨夫論晉滋以病叟斯二弊者吾實恥之今及
汝約但差高下推吹惟女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
迫更無微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察者
嚙神汝配於是又若曰便當民曰宣言訖飲酒罷而與
期及期子來垂手角能挂者用壯承者用陰署者無森
慢者無墟穢者砥平磨而登之丹者黜者崇者鑄者無
或導速復先工訖完美如一突突從銜趨數百計悉而
所障映若新作快乃錄日共具宇體合樂落之又進父
老及諸富民晉如初儀為之言曰樂此宜春郡治妻妻
山川發靈神降蛇相賜雨時若有千獲獲民富以教士
秀而文吾幸康以與爾同休去即博舍凡厥渝美汝世
身之守何與茲文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
福瀨錫善社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歲斯報公敏且潔
宜為蓋臣居匪幸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
命工上服勞其親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違公愛以愧
我民恣軍揚揚奉圖走書未求予文子披其事辭以輝
之且吉未者詞而續之有廢不理聚手搗之馮從子遵
為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伯顏帖穆相與伏之用
近于成是皆宜書尉章元輔書其事明年宋必達文宣
力馬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傷工明年癸酉七月歲
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木金石擬瑣斷工費若干既
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安成李氏重脩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撤書院精舍之制禮殿庭門講堂各各有其兩未幾即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剝上腴田若干定為數畝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聖師劉君權其事實請子記之子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為之記曰昔者先王為井田以養民為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途賤日益多貧日益少法日益密禮日益疎後世與者雖汲汲然設為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為義塾既作一鄉之士慮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慮學者之不勤不患侯德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心手歸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聖塾之為言然也吾固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女鼓打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同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輩以著述獻于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辛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稱

於州里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議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貳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嘗振着教京丞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善其門人之禮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惡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建安朱文公意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皆稱純宋已日創皇元堦與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未書北渡江叔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衛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與禮樂文大手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未學不試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導空灑浴以下九儒及衛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秦趙志簡公六世孫黃翁請即解之閱嘉熙學為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宗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曾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為何故是烈也及畧考近世儒學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感妾民物之榮悴其可從者蓋如是嗚呼是祠宜細故

武公師郡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持諸行事詳見宋史實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際見于斯

保親祠堂記

保親祠堂者安成劉君尚節詞其七世祖考保親先生者也先生諱作字賢瑞保親其號居來吉間地曰秀源在宋乾德一時聲光輝然起于郡邑初用世實將仕郎辟賴之安遠尉母老不赴中歲罷德抱才不膺世用文當時指紳靖江兩尚書謝公昌國董公茂獻廬陸揚文齊公廷秀皆之交筆硯骨鯁如胡忠簡公拜衡亦深見結納其他名賢不可悉數百餘年以來世代安達直報日遠詩孫尚節勿負志氣讀其遺書慨然慕其生平懼其親盡既久後人無所瞻仰謀即故居建祠堂以敦享祀而諸賢軀墨存諸碑版者亦撰款逸辱得感簡公保親祀殿及謝公諸書又漁父未嘗某潭有石狀如碑以手切之有字尚節使汝者舞入助漁舉石出果在宣郎劉君延五河為保親祠堂銘也他日營父葬於白石岡掘地三尺得碑卹勿言寧汝詩之又永州通判董德中河為保親先生祠記也於是尚節蓋喜歸祠益勤王元後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親主列碑其前議劉上駛田若干以給常祀擇日率族屬子姪於以告成竣事而飲族屬舉杯洒尚節曰保親往矣非君之賢祠事曷與造物者出二碑以相君志也余至錄南族中族與劉氏

世為婚姻尚節謂子文為記子惟賢宗祠于學繼此生祠于社尊有道尚有德也此禮廢已久保親祠堂雖成於其後人異時郡國因循罕以復告朝古道其庶幾乎乃為迎送神詩遺劉氏子孫使歌以祀先生詞曰

吉之楮兮表之喬介兩郡兮大容孺首賢居此兮物無屬物無屬兮民有歲道之耕兮德之刈刈德兮耕通深首兮親係保親兮何為山有礪兮水有碑碑無沉兮礪無廢曾孫有祠兮傳千世世幅中兮深衣先生未歸兮無我遠違我兮馬強徑諸賢兮諱歸尊有列兮粗有肥芳非子閩兩扉不羈王兮山有輝徽先生兮後人嗜依

安先生祠堂記

丙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為一國之丙義雖當世英雄誰辨其檢擲臺榭包舉宇內之禍一旦遇夫簡祿凌貴而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手先王道德之益真有貴於己之可致之人於是趨向空下之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未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簡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濼洛考亭者知之為甚篤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元明奕梯級峻絕士親炙者莫安氏簡親和辭襟韻散表士集附者眾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民石棠

起齊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歿門人蘇若伯備貽書同舍靈戒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為鄉先生士興議克乃築于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岑起將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率里墾于舍前歲時貝謁時事至是伯備請予記之然予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先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况吾謙洛考乎乎而况吾容城乎夫管宗祠于學鄉先生祠于社古典也管宗久無閭鄉先生有祭自伯備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慮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學而遠勢安氏之澤其有既乎請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峰諱治惡漢諱松敬仲諱淵出處詳見家集云

秀川羅氏祠堂記

先高者公遊鄉校時善技官難子遠廬陵秀川世族為學力行有詩文傳於世後為朝請大夫主權貨務言實丞相專權誤國素官去子家庶其遺思欲見其子孫今其族孫仁達過子為人異敏有為為文雄暢有氣子於是喜先父文獻之有傳焉仁達微子記其秀川祠堂其言曰吾祖大時府君君籍秀川四傳至南塘府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若孫始刻烏石陂田君干畝

為祀四時嘉祐二年也其後乃貢于舍貢子鄉登第于禮部凡百數十人於是蓬山先生漢國先生與其子蒼崖公礪谷公推廣祀田遺意迤邐則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則有族譜有聚拜迄今三百餘年祀田世守如初族雖散居胎移秩然必不可亂遊在萬里相見相問外有骨肉愛不相視如途人是皆吾祖貽謀之德與前聞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無定所議者咸病焉按家禮祠堂在正寢之東貞之居屢事之東有堂曰選練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表稱之堂之前有軒軒之外有亭高明深觀宜祠乃請掌記務本翁以為祠堂祠大時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圖分派之祖止其有行誼有文學有爵位者特祠焉於是高圭與翁之子經祖第一圖孫珠第十圖孫蘭復買田為酒肆備治潔淨之費自是合祭于斯象拜于斯與祠田相為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幸一言以詔來者予既嘉仁達之餘世其學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竊喜載名姓其間自附通家之後有祭耀焉乃諭于眾曰惟大姓其祖必有隱德非德無以蕃無以著無以久久則我後人念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蒸嘗云乎執行其揖讓云子哉思其人必經其武食其德必篤其慶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以詩書禮樂為教以孝弟忠信為行達則譯其民窮則善其身使國人稱頌之曰幸哉有子孫若此祠堂之

作為不虛矣詩云無念爾祖聿厥德秀川子孫其勉之哉時宗方作祠堂于故鄉以香采告城秀川去子故鄉百里而近而祠堂之成適相先後於是善德之孤也乃以斯言為吾氏告亦以告之秀川馮是乃通家之道也

仰更齋記

臨川先生扁安成劉氏讀書之齋曰仰更劉君方升屬余客彭斯文未求子記初方升之大父號更齋先華鍾君耘廩記之故臨川先生之命齋名也竊其大父之號焉夫仰更之義始於子貢之言嘗意其當時必有所謂然日月之明未嘗息者也故人仰之於既更之後初不改於未食之前譬諸君子能存其心於衆人之正其或遠而去之亦暫焉而已耳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息也余初讀孟子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章見其應序列聖所為憂勤惕厲之毒至於孟氏自託孔子之意上下四章脉絡相屬而其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三世而盡初若甚無謂也已而思之蓋以明謂有盡而理無窮耳夫日月之不息其明君子之不失其初斯固天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也更齋之取號於更臨川之蓋以仰其旨不如是與在禮有之先祖有善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責在吾方升矣知乎此更之流風餘韻五世而已乎劉氏自皆山翁友吾宗巽

齋先生一時如西崗董氏魏城王氏及清江之蕭氏皆山晉善之至方升克世其學殖亦為臨川所期特云

吳氏觀樂齋記

石橋介攸與天水間有二郡文獻焉吳君明父之季曰禮遜堂而崇播而嘉禾者也弱冠肄業司直鳳臺子沒游至斯遊子至其家見其翁季唯諾伯仲堪羨信乎其名下無虛矣所居西偏因山以為讀書之齋謂余銘之將以號焉乃命之曰觀樂其季則竊延陵季子之於魯也其義則以明君子之立禮所樂乎成於樂也記曰禮者天理之序樂者天理之和然聖人之於禮必繼之以樂者蓋禮有所不達樂也禮有所不行樂也何謂所不達何謂所不行位也者人不履高而禮辭高不辭卑財也者人不厭多而禮讓多不讓寡湯也而禮挈之時也不敢先長而爵也飢也而禮挈之咽也不敢先長而食也如是則辯讓之不可長也飽強之不可久也過為之樂焉融液其交際而辭讓出於欣然適宣其淫鬱而免強至於安然矣昔者吳之公子其有見於此乎季子之遜有禮焉可以勉強言也而吾知季子之觀樂所謂樂其樂者也遜行於其家而風動乎列國之觀聽遂得於兩性而胎合於先王之聲容其南也甚雅也甚韶也甚夏也其皆以雍容登降為樂而非以爭打拚為樂者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仁義是也吾亦曰季子之

於樂樂其禮也樂其禮也其樂斯二者之謂乎或者曰
觀祭可也禮如季子未易信也余曰噫人能克無敬飯
沉痾之心禮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疾行先長之心禮
不可勝用也而獨季子乎哉禮遜事親也祭先也順
務學也敬過人也溫是始甘愛和白受采尚觀樂也不
巨德於群舞則呼併於曲宴矣小之不有得於美哉風
風之觀乎大之不有得於美哉淡淡之齊乎則余之名
廢也而置徒哉而置徒哉高山仰止相子言始則幸甚

論濟世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聖門高第固皆有如是之
問矣近代有行之者司馬君實之類是也蓋人之一生
苟有得於一言而合於道則其生平精神必行九見諸
行事者莫不於此取則焉故雖一言也而可勝用哉君
實之於實自為冠將至於天下終始惟一言也然則
守約之道無不至當歎三君禮遜桂子弟也學之務
尤孜孜焉嘗請於子曰言於遠一字也深有慕而未
能躬踐以自號何如余曰言哉言乎非所謂一言而可
終身行之者乎夫遠也者遠之士入門第一義出門
第一程也在禮入學致遠即以遠為先誠命亦曰惟學
遠志蓋志之於道標然如有所不知而後人告我以知
退然如有所不能而後人告我以能謙以受道抑以從
人茲非入門之第一義乎夫子曰義以為質而遠以出

之義之在人猶物之有幹也然辭焉而弗純色焉而弗
愉則發者愈激而發有不可直遂者矣統辭足以達意
愉色足以致和茲非出門之第一程乎今吾禮遜學道
則猶井堂而望入室者也涉世則積跬步而至千里者
地舍遙何所備而進何所備而行或難欲進以出之又
不可不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則如君實之守其實而
後可也孟子曰玉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吾
於是亦云

譚氏肯山記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入言師有父道不知父亦有師道
也父有師道則取之近而見之酌信之確而慕之深故
能用心專成效速也然則人之有賢父兄天下之樂孰
加此哉余從攸士聞譚君古山之賢三十年蓋嘗周旋
群公先正間猶能衣被乾濟以味之風裁者也今年至
是邦雖不及識古山幸友其子天球中剛外和之麗行
則故學無少長疏戚咸謂余曰天球今之古山也故自
號肯山以著其志而天球亦出曉遂下拜所書肯山二
大字且言吾有丁字簪之有年君其為我發揮俾不至
湮齋室甚余於是有復於天球曰古之師其親者周公
伯禽者文襄師功業者也茂羅良辟強師才智者也太
史氏談遷歸氏歆向師文章者也然皆君子所務者也
君子之所師惟其道相似而已昔者顏氏子之於夫子

也步亦步趨亦趨亦於其道而已故夫子有視子猶父之言然孔穎非真父子也知其真乎且通一也古山之學學孔子者有山之學亦學孔子者也苟能達肖其道焉豈獨有其親而已哉儒者自孔氏言必稱聖賢不得以為備古山諱用顏氏子字而字曰希聖豈非希顏而學孔子者乎故用是以相肖山之志

芳林記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者號曰芳林屬子族兄宜翁求予為之記予復之曰蘭生深林之中未嘗不自閱其芳也人以為有國香而服膺之蘭欲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儻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而聲流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之所以自況也余雖之一日之雅而樂為君記之良有以也夫殆猶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也雖然蘭交達以事上或佩以修檢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性然與草木無情能一其性入惟有情鮮不泯性君子存之蘭茎同畦不混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殊斯以異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白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為記

圭齋文集卷之五終

圭齋文集卷之六

記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表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及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凌儀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備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劉羅歲月悉登載諸石玄通訪族邑鈐南防里編題其端以告來者玄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為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城石何可泐也便儉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桐原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郵者非才而聞於事者也求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手中者也玄既為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賢者有以自省則吾鈐罔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分宜縣學復田記

昔南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槐訟其鄉有田播梁

孫錫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紅校正

子思所置立戶為萬壽長明在者崇法院僧正冲之
所作偽也宋田今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
私買妄稱梁氏所置故應檢發之僧使建其開會據法
罪冲等而改其田以界分宜縣學義士上刻石為記其
文載縣志甚明越三年宋七分宜內附其田租與入學
廢前後九二十有八載大德已亥庚子縣學直學歸應
丑死其子自昭受崇法寺僧錢益以本學結基薄會之
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德
多矣故學官儲三歲率去力美能說僧致其有餘之資
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
西會憲產德結實按問至邑放廢始末以田歸學僧又
爭之既而奉使官撫及江西行省理直知前田復歸學
僧德吳者性惡宣政院院達之鄰省者備例移行省體
勸其是否行省故下袁州路以其專倚歸事判官法
別決之性烈惟僧言是照僧又誘刑餘之人冒儒名者
曰宋應祥赴官証伏法烈縣以學田歸僧公論咸不直
之學乃有詞長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快思頓研究
尹詣田所集者走佃人詢知園學田也會宋應魏子從
吾出前主學徐棋印信徵租之文以為左驗先是自昭
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割田之條段四至無所於考至
是得從吾之文經界略然乃周諱密訪捕實上於路
議以田歸學歸實於會憲為伯顏道按部力主其議憲

據某湖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
舉范君遜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道言遂以田歸
學如初寺主大有坐是爭亦敬罷歸登始謀赴官入準
狀狀頗遵份宜縣所割田以復分宜縣學義士第第內
有水田四十畝又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租額
仍付耕種歲輸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親善入案而徐
議其所陳乞於是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地諸儒罷石
請文以記予乃大意而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天
有者以時王之法為可符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
不可則非已物也僧違法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夫官
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
凡前代之所千欲亦惟其是之授耳世祖皇帝在位崇
儒之詔累下其以贖學錄隸為養士之業者既久則分
宜之學田寔在其中矣成廟即位又明有諸人毋得侵
占學田之首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圭是田也在宋之
日甚滋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於庚子二十
五年間田園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
劉自昭盜賣結基之後始生窺謀則其枉直較然易知
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為購不為辟
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
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為寺業乎陸天士四民
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

二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在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越候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僑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項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碩二斗一升又有山園地計五項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後也儒之宣力者曰某特附著于斯

永志堂記

安成彭君自堂名其讀書之所曰永志一季幼學喜聞以文求賢而謂子曰先君子曰永志堂而有爾志於斯者以未有記也願為我成之子乃記之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先儒釋之曰永其志者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者行其所求之志唯伊尹太公足以當之其次則顏子庶乎此而未及有所行故夫子為是嘆也以此言之天哉翁季之名斯堂也夫雖然者人名斯堂也非不知人之以表讓我也王子靈問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及問所為志則曰仁義而已矣伊尹太公顏子之三聖賢亦豈能外仁義以為志乎故士志三聖賢識者猶不可謂未聞志仁義而識其為志者也子嘗憫夫世之人亦在外者求不必得而無有憚於求者何其多也今賢翁季能求在我者而已又向泰壹俯廬江揖孤山仰安成郭前有樓高清高有亭扁會文又有楹臨池曰知樂足頌一郡之勝斯則自堂所以遺其後人為嚴情游息之地者也

世錄堂記

涿州廖氏自其先代積善子家施惠于鄉世保醇樸居多青年至宜山南君子孫衆多希祿豐腴晚歲康健身享榮養歲時上壽蘇衣成行才俊繁見其堂扁之固取宋名臣廖剛用中甫家世錄號為其堂扁余察理涿江數舍雖未復升世錄之堂而先內翰於宜山公文辨兩家子弟往來給甚有名士元字泰福者廖氏之令孫也謁余以斯堂之記余惟世錄之得名自老萊子為嬰兒之狀以娛其親始余嘗詳之老萊子愛親之心純一無偽一時感觸發不容遏故忘者老之齒服編爛之衣追童乳之態以異其親萬一之象在其當時已非不知親非不悟二者之天相昇游愛其所為善蓋有不期然而然一時嘻笑之適何能使人牛歲之下想像而彌道如吳真盛耶在禮子事父母之節前賢家親在子雖老不敢去之不敢忘赤子之初也深衣之制具大父母父母衣紵以續然則老萊子之緣家或上古之世有父母者之常服戲之為言時以取歡等事而云耳雖然吾於此有以語廖氏子弟矣孟子曰今聞廣惠於身不顧人之文繡也君家用中甫之為中執法也守正不阿名震遠近當給與時其會大父母年九十為意高堂無白之親見其會孫濟一世之名公顯委蛇怡然羔羊素絲之風志夫南陔白華之養其為世錄也斯亦大

矣古之孝子出而治官入而治家周旋進退於夫婦昆弟朋友宗族鄉黨之間如執玉捧盈臨鏡自持者無往而不為事親之地也親之可悅與否非敢計也求無作於已庶無作於其親矣吾類家氏世世子孫之升斯堂者推其心以為立身顯親之道高雖中執法之事業可能也豈獨躡其美名而已哉國家混一初年宜山公以薦受宜山縣簿尉壯歲勇退不仕近年頗饑募民入粟補官公發數萬貲不受朝省襚表其門又為義塾凡宗族親戚及里之貧者蠲蠲費並輟助其不及殮無殯者為柩以給之割田數百畝為善舍百區以館從學之子弟禮聘名士以教之余嘗為之記乎居奉已清約遇人謙焉獨好施予如此子膺福號王峰泰福號約卷伯仲皆自其父生長華胄而能披服詩書殊無膏粱之習故朋友多名士大夫其施子姓之賢者未能悉數云

坦明堂記

古杭山水之秀莫秀於屬邑之臨安蓋錢武穆王之鄉也其民多豪爽而俊逸章君子明居是鄉錫山之陽胸次磊落所向通敏壯遊四方名士大夫樂與之交余近年因侍講揚廷鎮歲其人於京師余老告歸劇上遠來訪余曰昔也冠而字父兄命之曰子明拜而受之自是眼行乎生九傷德與德之事秋毫不可假借於厥心以冰無負於父兄命我以明之意今作堂於其家因稱之曰

坦明願聞一言以自警余進而告之曰易有之乾以易知說易者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夫天之為道幽且遠也究其所以然亦惟坦明而已爾語曰君子坦蕩蕩君子之異於衆人能存乎天也故其類為陽小人不能存乎天也所以回互糾紛聞辟咎人莫得而測之故其類為陰且稱使人易知其在已而易行也人已無忤焉往而不坦蕩蕩乎小子明志遠於明而心措於坦知先務矣守之以不欺行之以不息他日為君子之歸孰能禦之其別授之以辭辭歸而列之于坦明之堂以為記

繼善堂記

鍾性存者要成人也居鄉以孝弟聞客醴泉十餘年士君子咸尚其信義頃因其友浙人章子性明來求余繼善堂三字既而求于文甚勤予得無言乎夫孟子言性善至矣盡矣易大傳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詳其旨意性未賦于以前善已具於是乎蓋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具於陰行於陽繼言行也陽之所施凡見諸萬物發育之功者無非善也萬物生而是理賦焉受是理以生者斯之謂性成言真也道具於陰行於陽如斯二者之繼則造化之能事畢矣是故善即性性即善繼之者此善成之者亦此善也人能明其善以復其性則抱負二氣以為人可以無愧於兩間矣乎吾聞安成醴泉

皆多明經之士而性存儒家子其以斯言講求之

精道堂記

吾宗性翁居安成郡北之鳳林寔安榻府治之五世孫
達明慶士之裔世次於究文忠公聲流為近十有一世
府君號精道居士父子相孫相繼科目一門凡五六贊
府君即舍傍別作新居以處伯子依縣丞季子平陽縣
丞自於故居作一書院名曰精道堂與仲子无叔子幹
居之世代變遷子孫榮悴不齊幹之後有泰業其先業
者於是堂之基址蕪弄某家駒為榛莽世翁於是又八
世孫奮自樹立慨然復之尋得尚書謝公良齋故題堂
扁乃除故址作廳事一重樓一重堂一室之北稍揭精
道堂故扁既而具始末謁文宗盟以訓後裔余辭不獲
乃記之曰在易有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乘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陰陽屈信以成萬事萬物之變何有
紀極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斯又吾身之所滿
屈信也堂在居士之身信也久矣屈於中蓋性翁信之
繼自今居斯堂者亦惟脩人事之有恒以制氣化之靡
定可也惟餘內外交養則精義崇德之為屈屈可進取
致用利用之為信信可長守矣陞夫精之為言蓋乎理
欲之義順理者無不裕從欲者無不危裕則堂日以興
求夫從欲之危耳為吾精道子孫尚勉之哉堂作於

至元樓成寅之十二月壬子成於己卯之正月辛未遂
遷居焉至於庚辰子舍連擊二碑陽類之信自此乎始
故特記之

讀書堂記

產陵永和蕭尚賓為醫士有一世能根柢儒業非但經
師表標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屬文善胡忠簡公于
田贈金辭薦以官又避閩西欲則曰富貴非所願但得
世世子孫讀書立身以廣俗人之功則足矣忠簡笑
曰君所謂薄於利而學於德者乎書讀書堂三大字以
遺之使以揚其後人馬至其大父震甫號竹軒又經其
說曰醫道由儒書而出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舍儒而言
醫世俗之醫耳尚賓之父德祥乃拓室之東偏作讀書
堂揭忠簡公之扁以志其先訓焉尚賓游京師具頗未
謁余為之記夫儒者讀書以正心術為務醫者讀書尤
以正心術為急心術正則學術亦正心術偏則學術亦
偏正則人受其賜偏則人與已皆為所累矣近世儒家
子孫往往擇科舉人以為有陰德行斯陰德自心術始
故為蕭氏頌之

聽雨堂記

人生俯仰穹窿間耳目之所觸心志之由生士君子仕
而慕君則見日而思長安出仕而思親則見雲飛而思
親舍索居而思朋友則見明月而思故人見弟友愛一

日而遠別則聽夜雨而思同氣近代眉山蘇長公送弟
 子由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蘭蓀之句後世弟昆之在宦
 遊者往往諷詠而致思焉安成大姓周君士能生以遺
 腹其兄士弘亦六周星而孤勿同舉貢今也競舉官以
 儒弁服錄明時士弘今龍南縣大夫士能今南豐副縣
 官士叔量又辟為公府掾一門官業鼎盛而南北相望
 道遠時時追懷少年之況味真有蘇公之所深思者乃
 作堂於家扁曰聽雨以志望焉先是士弘有樓曰歸
 雲余嘗記之至是叔量致書公之辭請記斯堂以文差
 夫君也親也弟兄也朋友也人之於綱常一也日也雲
 也月也雨也人之於見聞一也其感於外而動于中有
 淺深焉此士君子之所存異乎常人者也兩往於爾其
 聲聲拾滴於階其聲漸應馳於竹松其聲屑窸而聽
 之有發生之意兄弟之和氣怡愉以之秋而聽之有叔
 辭之容兄弟之神遊塵遠以之所以然者豈有外至哉
 予同母兄弟五人今皆黃髮之叟子晚追召命力疾而
 至京師因叔量之請蓋驗知聽雨之狀而能述以言者
 馮遂以是記

復外春記

宇宙間雲霞兩霄同一氣也而有別焉雲陰雷陽兩露
 生物為陰中之陽霜雪反是以能肅物也今夫朝霞兩
 微陽亢或足以變陰陰則兩矣暮霞日微陰陰猶不足

以勝陽語朝其出日乎道家有大霞之號即純陽之異
 名也是故其現曰飛霞陽精騰上佩之可步昇矣其食
 日發霞陽氣充實食之可却粒矣道士玉承於霞蓋如
 是與壽昌親周允中錄師作書名曰霞外語余文記之
 因與論陰陽之妙且慨夫田野作勝之人朝夕而供雲
 霞詎知陰陽之理有如是哉若允中之謂外意其別有
 越然之識離於二氣之表者斯則方內之士何足以知
 之

永思卷記

永思卷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
 之先君子是為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弄丁外親自
 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太夫人至孝三
 十年不懈大夫人亡廬墓者三年甚感昭著宜遠天性
 純篤才氣超邁彼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鄰里先生疾
 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絕乃
 蘇既垂結草如菌廬墓者左哀至悲泣苦草為腐風雪
 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鹽醬溫果
 今宰亦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切喪食稍甘必遣人馳
 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門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
 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果京師具言永思卷之
 所始謂余記之予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為其父
 兄求記其樓居齋室者益多若永思卷者則友人懼其

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於舜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於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志思不既弊乎擬遂於先君渤海侯為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益記不得辨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書孫弟遠名敘孫弟遠名州孫學行皆能省其父兄云

臨溪亭記

安成李君鼎翁好賢而篤義里大夫士樂其善而親其賢而鼎翁又能同其物外之樂固自樂之存諸中者沛乎其有餘裕也家居枕溪水上作亭並溪以醉翁濂溪記語名亭書未題圖爲亭記余少年有山水癖壯乃爲視仕今老矣未能去壯之累而時有少之趣聞客談幽居之勝恨不欣然舍已而從之况見吾異翁之園予何時與臨溪分坐澗關清流毛髮可擊清鱗游泳不避人影清風舒徐漪漣回旋悟溪之有文也霜漸激湍石齒玉雪喜溪之能聲也搖琴而歌曰溪之水淙且清兮我濯我纓溪之水清且深兮我濯我心纓有差兮尚可心有一黑兮溪將無以濟哉以深澗中明如我與溪兮各全其天

歐公爲此文時余冠履上郡歸則公已謝疾去明年十月鼎翁之子本禹求子書歐公年未六十欲分臨溪之樂予垂七十而書此可愧矣揭侯斯識

竹西亭記

安成郡南劉君定宇孫任之年將有雅操即所居西偏闢園作亭園有林竹內翰揭公因名其亭曰竹西定宇又因以爲號聞于至其里中遺子仲炯謂子爲斯堂記因思昔人之名官室往往指實而已爾或議其耳目之相接或議其符序之所過或藏其面勢之所居管之覆曰香齋之官曰雲東觀曰東南門曰南此比皆是後世務加美名古意泯矣善哉揭公之名亭亭在竹西據實而已爾且詩六義興多於此記竹西亭類曰主人清脩蓋取諸竹主人疎直亦竹是取竹與主人雖或不辭譽如無相得拜相書言舉賢治國治則治矣如本指何術洪興之詩固美武王其言善竹不過與爾所謂荷荷香青果何預於發備赫宣者乎說詩者不以洪興言竹爲比吾記定宇竹西求詳於竹殆不可也定宇歲年進悵用世之志則有幹蠶之子可任以事焉退爲山林之逸則有嘉遯之地可怕其性情斯則作亭之意不可不記也是爲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宜春士駱秉括名其無愁之亭曰其樂吾尤南翁嘗館穀於其家以秉括之意求求文記之子謂吾之君子於其歲備消息之所有所德則名有所慕則名惟有所得以名斯志喜也其樂云者孔子以稱頌于者也近代周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絕今存者皆渤海衛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文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龍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齊燕丁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劉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清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子劉陶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學四方至者蓋鮮獨幸我族偶不可鄙夷而得叙其世次馬項子在朝防里族兄奇翁先生體廷勞子京師去年謂告南歸又勞于子家且囑叙其譜焉余方為譜序之行當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子環之使至是以不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異齊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之所自迨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自歐姓以來皆有可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譜留子兩半載追將北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圭齋文集卷之七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銜校正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圭齋文集卷之六終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年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
 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齊禮部侍郎景直居蘇州子
 搆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為安定王尸居靈陵
 玳兄弟五人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皆檢校大傅大
 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
 顯官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
 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其傑世不乏人或明
 經而備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子嘗讀彭氏家傳王碑
 據一方士馬精銳數與淮陽爭衡陞南馬楚為之請于
 從唐鈔齋崇貴述其材智吳毅置下五季尚碑哉惟能
 自處冲冲不竊位號故其子孫繁多美譽不墜此殆鬼
 神之福讓者歟傳又言王亨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
 弟授按二戴禮及春秋者十餘人非有絕人之資不至
 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齋為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
 王以武功安定王齊燕文武繼自今為子孫標榜先訓
 箕裘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既哉
 珠溪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
 譜不辭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
 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八卷洪都袁州稱是江

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書盛行五季清亂四方
 右攝馬鞍在湖南獨能輕信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
 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率自士稍稍散去今觀
 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津丁馬氏亂復從金
 陵蓋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
 也但謂云江淮當作江湖鼓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
 失國既又南唐始亡周氏府君莫仕唐至僕射理宜然
 也由僕射迄今冠蓋不絕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
 威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久備錄而刻之猶子
 諒以刻本至京暇余求志其俠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
 奈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詩譜
 善具存而杜不紀錄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通承勅
 循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于感於斯且志吾廬陵
 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後林周氏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謂余序其端于序南此大姓多
 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絕歷歷然可考者鮮蓋由
 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遠於五季
 列國之紛爭往往而是也唯代有聞人出而振起之及
 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能
 譜可至不墜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遠漢之辭微侯者
 有其人又降而為藝博士晉晉至此周為長安之周甚

歐陽南至唐中葉府君瑛顯融于時至曰世咸道世有難避地金陵五世相事南唐為御史院發覆歷山水之秀可居遂依鄧公揚球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文翰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宦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情又嘉安成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內附後子孫亦能繼其前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譽相輝映蓋九世子茲又叙量受知當按被選為公府探會有特旨者臺通用南此士遂應令首為御史臺得選臺庶應進中書檢校官因恩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闕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國及貴從屠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差地里之僻左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流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允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叙量名浩學行偉然時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助於斯乎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者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臣氏明諸薛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僅更兵燹仕者接踵天官會大夫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內附多不煩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滿漢深仁往往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亂象

可觀於此至壬午十月余訪族就醫於宜陽道經南泉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備族譜示余徵余叙其事庶慶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自唐平未始祖紹開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仍簪履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昭然在目西巖宗海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子孫宜湧而家勳居間屢敘訪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遠見劉氏族譜私竊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其姓歸紹嗣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者蓋大姓也其詳見王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愐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錄下士其言詞盡詳論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傳取中朝錄公文集而日錄之凡有元臣世鄉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閣居紀錄朋友誦說於國初以未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于屬以其事中更校錄而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遠父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愐同預史屬後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諶由人手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文之器業宋高姚張之謀猷保元著城東平登昌之方畧二主揚徐之詞章劉李賁趙之政事興元順

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
臺府忠蓋之臣惟樞文武之士內之拒攘外之藩朝班
班可紀也太傅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陔川容城名節
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法莊民之術
所謂九宗可作我朝趙武子乎敬坤如許大人才當輩
出伯捕吳錫未陳文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陸陵鍾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昔司馬文正公變紀傳為編年作資治通鑑宋文公稍
變其法且寓評去取焉是謂綱目讀是書者夫人以為
春秋三傳之遺意也夫文公生平於易詩書禮或自
傳註或寓門人皆有成書獨春秋缺焉至胡氏傳又遺
遺信未之確然則綱目何為而作耶蓋管涔之春秋著
魯史舊文說者謂直書其事美惡自見初未嘗拘拘於
義例者蓋不敢必以其官為非也若同馬公則志存
懲戒已見於著書之名而予奪權衡時有所憾文公患
之故有是作焉初意固有間美善王宗周天下是時有
典周而稱號者乎黜黜帝漢有說也範佳之公在是也
房陵之稱王乎帝乎微知是書於春秋所以異之跡則
知所以問之旨矣推二大節引而申之書法斷不謂
近時儒者疑為文公未脫秦之書或疑為門人之作皆
未嘗所以作綱目之志云爾蓋陸鍾先生研鞫於是三
十餘載比辭而裁研推事以求度綱舉目張如指諸掌

曰通鑑綱目書法豈其嚴乎余從友人郭有宰屬馮君
子明得而讀之三復歎之曰春秋微公數啖趙諸說猶
可綱目微鍾氏書誠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願即究
生一二而揭確之姑志余說于快末

忠史序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
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
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致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
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
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
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致不勉之義上下之間
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
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己推己二者出乎其間
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致忠之時也是道也所
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宜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夫父道
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巨
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巨
子大義毅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
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

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愛其實是非雖然不學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滋養省察之功浩事無鞫躬盡瘁之志五朝無立言極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而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著不明即天地閉塞窮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讎書既表章之猶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癡集序

古人之詩故之故其入人之際猶有待於今人之詩簡賅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不忘以是往往知首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清曠簡遠疑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癡詩手錄者吾知其為魏翁者吾知其為摩今吾與春洲神交真淡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邪抑又聞達人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邪抑又聞達人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達世將治有識者察焉天地間有無相推虛實相感教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

生齋文集 卷七

為書撰集於延祐之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既久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衝突有司無所質正往往復撥留奸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諸擇老成著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制定為宜上乃勅中書省官典治其事速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與故者通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稟議而圖聽之參酌比較增損去存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于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里法不花平章政事鐵穆爾達議舉下班納麟伯顏右丞相搠思監參知政事桑兒職班等人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復議曰制詔國之典帶尊而閣之禮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大事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懸之象魏披日而敘示不覆變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其丙徒來遠矣我元以忠實治天下寬厚得民心簡易定國政臨事制宜晉叔向所謂古人議事以制之意斯謂得之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覽一留中書截國史院條格斷例中命鈔梓示萬方上是其議於是編玄叙其首篇玄乃拜手稽首揚言曰人君制法奉天而行臣知事君即知事天敬君敬天敢不敬法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四七

武湯曰雷雷靈靈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雷虎至靈
君子以折獄致刑二卦之象為雷為雷所以明天威也
繼自今司平之官執法之士當官蒞政有微是書母續
國憲母干天常刑期無刑責自以始亦曰懋敬之哉

奕序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博學射御書數六藝之
事已備習矣他日因射之餘資為技藝且寓禮焉因射
之意為奕且寓智焉其初皆是以養其良心而合乎禮
義之道者也技藝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
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
焉是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又廢而二事以為
伎精之者往往名世焉盧蔭殿德甫善奕初集奕法為
書晏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增益之奉禮書
城揚君以書來為之末叙將敘諸律以廣其傳子性指
且批少賦力學之暇於奕曾悟然每為大夫士所
而揚君之請懼不能言奕之逸妙以答之姑叙其所知
者如是

考古歷鏡序

昔歐書先生解易取史事以證文辭安成李廷傑上書
取史事以言時務皆能推事變而盡物情非特之以垂
來世之戒推而行之有足以激當時之弊然非學博而
義明庶幾接據如是之精廣論前如是之詳切耶舉子

學象蓋於燈窓求龍章主司之問立志已在於進取為
論何准於迂疎廷條此作志在法時奮而起民瘼宜切
勿為功名計耶宜其對直而無諱明白而可行也闕中
閱此如山林中有識時之俊及世之士如廷傑者第未
用爾用則於斯民豈無所裨益乎

鈐陶練志序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
守今保國志以治分地子孫保嗣券以治分業能治其
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家也而考其有汚業者
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
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隱沒乎在私者有暴橫乎因
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懼
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
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
一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
謀作縣志尋復不果淳祐黃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
六十有七載後儀道侯尚之為尹百餘具舉乃作鈐陶
新志以續前編善成適乎叙族至邑南之防里侯以子
於是罪戾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
治官如家之責善夫求芻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
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揚勸戒之大
助也雖本作者之意匪能述者之事豈邑管民其多幸

吳子

風雅類編序

風雅之道先王治天下一要務也風即風以動之之風
 雅即雅鳥之雅以其身能動物也本於邦國播於樂府
 薦於郊廟以考風俗以觀世道尚矣然惟其聲不必惟
 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孔
 子論韶舞不惟其聲武王所遭遇與舜不同世德因其
 不同而優劣之未必聖人意也周衰風雅道熄既而衰
 音之學寔廢無已而求言辭之間則後世詩為近蓋其
 志氣之風衰意趣之高下音節之浮濇於風俗世道猶
 有可考者是以君子有取也袁君懋昭作風雅類編介
 予宗姪貞為之次序見其凡例強人意甚多以世代次
 序此得詩譜遺法起四言至樂府止五言之言絕句論
 建精詳去取簡當他日著成於風雅豈小補哉余嘗與
 司太常又嘗出為觀風使者留意茲事而弗克遂博哉
 袁君是編其為我極成之

潛溪後集序

經道檢討新君繕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擬予序
 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最遠及東都其
 氣衰至李唐復感感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
 于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徒為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
 試間有稍自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

圭齋文集 卷七

又昔聖矣哉元龍與以渾厚子之氣強之而至文生高中
 致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勝至大延祐
 之文麗而貞秦定天曆之文瞻以雄涵有既又日當月
 缺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繁然之
 文意將趨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出其天分至高
 程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嚴隄傳學者也以其
 所造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
 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雲舉不沾塵土
 其辭調爾雅如鯨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體度
 多變如晴濟終南眾嶽前陳應接不暇排才具象長識
 識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童子蓋甚難辨唯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非謬予在翰林也又海內之文無
 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辭也尚置之承明奉常之
 署使掌制作豈不能蕭蕭一伏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
 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切不學如言不能明理不學
 立言不能成文有宋君其治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
 以為序宋君字景濂號其各他嘗著人傳記二卷余為
 序之樂語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易問辭

易之為言上通神明之德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
 以會通為方其物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說宜無窮焉漢
 以來易專門師長於五經而其疑尤多子有餘年未有

四九

紀極族子自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
易旋後改曰問辯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業
漸先生為曾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
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伐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
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
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
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學古為高寔公倡之
故余見真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實臺其不絕手抑是
論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
助我之歎也貞為我勉成之

鈴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絕
少子曰軒轅彌明秦何客曰或以為崆峒道士鄒訢類
也余曰嵇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
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之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
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與老子法地日以所作詩快
逐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纖而有體其間幽閒之
容冲和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及其人者以是知嚮之
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
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淳以能詩深為蜀郡履先生所賞
議亦歐陽氏也今賓實詩解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秀
士高跡方外尤能以所學知名四方與東淳白水族賓

廣防里族云

梅遠先生吾族某序

論人行事故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
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慶隆梅遠先生與先君
幽海侯為大學存心齋同舍咸際甲戌隨路混補入學
又同生傳誥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指風
運政世遷篤志稽古蔚為文章以見志子恨未及一識
他日從其門人錫君省吾得吾族某序之至生祭文亦
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玉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
自裁者推宋雲於其所薰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
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雖哉蓋
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
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
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此
然可位於流翰頌飾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
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際厚
德長之味臨出言表耶文武之際在人其未厭歟鼎翁
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意態故表而出之
池詩文奇氣壯辭類是

環山詩卷序

前年與族弟齊吾同客京華暇日相聚齊吾口誦述作

子傾聽移日旅懷為之豁然今年予謁告還家復相遇
於滄東之沙江出詩示予佳句疊見私竊自喜吾宗
之多文人也齊晉盛年子長之遊方壯涉歷日遠規記
日廢吟詠日富大樞巨帙當自此始老尤退處賦詠
竹簾之風曝茅簷之日思草他之句得新集讀之亦足
以怡著深矣三復玩味題而歸其快

圭齋文集卷之七

圭齋文集卷之八

宗孫銘鑣編集
宋成後學劉鈞校正

序

王振詩序

安成鎬君王振示予以舊詩集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
進備余見而歎曰異乎鎬君之名斯集也夫進備之於
詩豈而為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
於詩備辭立誠詩非備辭之要乎胡五峯見宋文公萬
古青山只麼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兩大窟一洗
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
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為進備之助豈小
補也哉王振諸體詩能為屢則不涉輕優求去陳腐不
至情刺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為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為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為
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辨鑿不及三百篇僅魏六朝不
及辭賦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
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
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為樂故
其為樂府為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
妙然其學問亦足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
中之詩偉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

章虞先生嘗為諸賢倡南文使讓公遊晉人云既見異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未已也

李宏說詩序

宋說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頭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安成李宏議囊所作詩以求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新迥出時文舊章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先尚雅興不知舊習廢靡故他所作亦然與抑亦治世之音疏布樂府自是始與因序以志予喜

李希說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時時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濠既之義不能去手蓋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乏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蓋關卷第一首權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子孫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夫東希說已見其人於詩何時當揮手與共論詩之旨

鍾執中詩序

嗚呼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屬子序其端子見其集中樂府精採諸體詩壯麗間遠

信能以詩鳴者今人性性因人已然之病徒而求之於詩謂達者之詩徒容而有餘窮者之詩賦促而不足殊不知豫之為詩逸樂而有餘窮者之為詩不當則幽謙之卦甲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鳴據其境趣之資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昌也中阜鶴鳴子和我窮爾聲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其時執中以詩鳴而名實相須一鳴而聞于野再為而聞于天何慮九皋之遠乎執中既拔擢吉士之老成者云

蕭同可詩序

詩自侯範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服者亦多金人跋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委靡然際之大雅鈞末為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詩一二搢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益陋舊尚近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黃初歌行樂府七言新至咸唐鐘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向時二家兩守矩矱則有不泥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變世道固可觀矣虞陸潘君同可集所作詩成巨編屬子序之予嘗及同可論詩矣凡而晚宋氣格之近筆曲江製作之傷巧同可禁足而不涉是境也招夫馳騁南北之餘觀燕代之韓傑諸家關之美富亦既棄括神奇而用之宜其詩日造夫高遠而未艾也鍾然人之榮遇往往於是占之同可其自此升矣夫

羅舜英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然不肯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揚宗少於黃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慶陵適科日發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善精而自作多奇涵眾翁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稱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李唐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不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為唐虞羅舜英以詩一快偶于題其端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便則日進於雅不銀薄則日造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真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投筆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綽安知其為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盡善佳作然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有嗟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飢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禪固齋之思憂鏡畏機之慮孤獨其神志凋落其精華求其嗜欲欲而天機際與山閣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長則亦難矣是宜上人之精於詩也夫息而題其快端鄭以道文集序

圭齋文集 卷八

往年鄭君以道為廣右憲史請于部使者以一檄論極人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歡欣鼓舞舞氣須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厲性事知功由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黃作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當貽時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紳紳之氣示以禍福之機礫亦入耳烏得不使使者又說論以道曰今日下情得上達矣乃閣章檄者誰斯人得吾遂人情實如見肺腑請梅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為之賞賚者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賞不及以道不可代陳其勞天官為戒一資應而已余為大司成以道調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自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適宜陽以適司憲府中軆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者等作如師中丈人指鴻集定士卒粟今退就行伍無不整潔又如警膝朕膝肱渣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世間不善造文如不解事人作事在置矣次令人問閣以道諸作一一令人意強宜其能官也夫以道而著稱應幹在宜春淑應分明民有郭郭可謂賢矣三復評美叙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師余為之言曰士生

五三

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入言成敗是非如目擊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不肯觀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有一定之法而度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為文章不能為規矩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也法能為規矩而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指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乎敦厚耿也明辨閎偉繁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錫先生求之蓋有不可得而信傳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者一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為之序

跋兄南翁文集序

恭况南翁過余園上示予以文集讀其文瀟灑而深醇是四辭者皆人皆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兩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兄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偶為古也竊惟近年江右士為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絕士

多負英氣然不免尚入之心足為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為為以尚人為我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空氣入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庶則不誇飾則不浮藻則不膏辭則不靡尚顏羽至歐陽公之學以樸樸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為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資質而學問在往引己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率以為聖人諱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入太廟之問政政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然其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司聞余至安咸族中介字族避用賓以未見愧無以蓋也因即其字為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君子敏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誦言者恒少子敏於內請自納於外始

送盧德備序

天曆二年夏缺省躬使盧君德備護送公賦未京師冬十月竣事復乘傳歸縉紳士夫賦詩以餞授余以首簡

馮翊余以諸生幸獲侍德備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
今以文翰為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寔
有世契誼不得對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為義也故
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難重難兼然易知然
求其合弄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故
天子春過持閑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志於
江湖之上思徒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
懷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備乃能
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巨量此
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子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
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辯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既合
然如司馬君實時其寒燠飢飽於其兄登臺不備也今
翹然以南臺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遙見夫烏帽
出彼於黃塵之郊此境况皆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
君為今日賦者耶信人進行想道有作請以是為序

送鍾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鍾文廷始調清江錄事得稅收守縣大
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
司市掌幣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關
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鄉邑如井田
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
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

馬蓋二部半在邑之腹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模一範一推之類是也內而天
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故
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黃而抑末尚爾今夫
縣學所治則市人屠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之
百禁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文胥徒兵戎之游
徵以速下稅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駭儉負販奴
客倡優清廢而雜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嚴刑一
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焉
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積漬氏
論境而能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
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
政其可賊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
語市人哉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實三人
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祭自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齊是籍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
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諸備史
事又自一初始是官儒者之所難過也故衆人之言曰儒
天之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
者積學養身可獲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

而榮逸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淳厚吾一初者又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頌之賢賢莫不頌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與內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延閣之敬出則盡邦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輝其所善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慶稱榮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送鍾仲宣歸隱東山序

予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特安成鍾仲宣為尚方大醫教被恩寵奏之輒勿獲金縷之賜又嘗奉命乘傳幸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操難經索問勿財辨詳同列以故同列往往病之往是三十年再會仲宣於麓下顏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詩卷謁予贈言且予謂東陽者吾鄉之山名也山有林泉之勝吾鄉居此將及三紀而遠引之志未嘗一日不在此山也先生盡為歲之子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馬門可避豈必深山之中蒞廬之下子愛朔言大似有理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識殆哉肥慶公仲聞無所避焉雖持之車被山林士孰能尚之哉仲宣躍然曰吾養吾東陽蹄有日矣聞先生言其能

以留手請書以為贈

送鍾仲宣歸安成詩序

老病侵尋嗟壯年命車先向里門醫家方護有求文客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懶晚造成清濁實試家傳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華訪載船延祐乙卯予初獲第園囂鍾仲宣訪余旅邸時醫道甚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詳說予效無少實心怒其不見容於同列也素定丙寅余召入朝詢其近况眾醫同仲宣謂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脫職復入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聞歸身為白而不少衰後輩亦嚴禪之未幾從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眾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測上客有薦劉君仲賓為子診候間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為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為人仲賓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歲莫別子還安成且求予詩詩不足以盡子托交之意又傳以叙云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稱車馬衣冠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袍與衣敝貉者立而無不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恆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

表妻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贏服傲視簪絳往往披子路以為依揆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鞋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己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微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義在彼無媚非所謂不校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微纒袍與衣袷者矣安成任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官子春官而以顛遜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已為憂他日而遂得焉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曾點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駑駘於聖賢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錫一山八十序

廬陵鍾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於其初度之日豫致羨者之慶子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紳士為歌詩歸以娛其親馮子為之序余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產蔓豆之珍脆菹醢之豐密咸萃華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為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為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為之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余謝前言戲君耳雖然當廣君之意以告同

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管師日彌雅以相告戒夫衛公固以是為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有以宣其淫靡聲文之美有以適其愉悅衛生延年之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為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益於壽乎願以是為作者之福云

圭齋文集卷之八終

圭齋文集卷之九

神道碑

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憲
憲佐理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魏國公諡文正許先生神道碑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
傳之學上擬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傳之說而為不世
之君學魯濬許先生以純正之學下接周公孔子曾思
孟軻以乘不傳之道而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
陛都會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令繼絕學開太平者蓋
世猶一日也猗歟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三年為皇慶
二年仁宗皇帝詔歷家九儒從祀置聖廟英明斯道之
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賜臣
王文真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等再
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
初當真允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
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且作碑之初意下
可以便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誠心也臣謹按先生
家業及嘗私對父師者序而銘之以金泰和九年己巳
九月丙寅生于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
讀書發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

之謂其識趣非帶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願章而傳
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見之驚曰骨相神究目
光射人如箭者非命世大賢耶當神遊八表人間富貴
不足道也積長考學如渴飢而精強絕人世亂家貧
從得者聞有喜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歸之讀之有疑即
飲酒教人揭揭先生從容曲學卒其暴矣乃信其言
如著龜人顏全浩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相
山遠委安之館鎮尋連大名高其齊曰魯世因魏曰魯
齊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道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古
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
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第得之自洛適
魏聞河內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陳難行不
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字必接於義人與之
居雖有技求則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孤至
乃留館下既雷誘叛忘德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
道尊嚴親友日至在親友實嚴蘇門友誼相與論辨
孫禹折微論者指伏凡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未
子語孟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於所
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
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
之魏使者物色備行無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

此提學卜居馬塘之東與同志講并田之制買園為義
祭會得請運世祖即辟建元中魏召先生為家說既至
謁履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曰上所
無義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兆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
用事而先生及姚樞實無日被極問然在上前屢斥其
學術不正樞以才見嫉蓋嘗言本出於先生文故亦頗
疑之乃妻姚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斷遠嘗
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請二公曰禮師傳見太
子位東面而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遠復與乎否則此
禮自我廢也二公據制閣下解文統聞斯言遂寤其命
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實為翰林侍講學士姚為大司
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于告還內既而上京使押至雁
命至燕病弗欲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召即家
為校以業未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
省議事旋遽求去丞相安童未滿欲留之退謂人曰時
留欲筆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更事無負所學意以
行見上檮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意以
傳之有嘉謀嘉獻語使人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
所得有淺深然當審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
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進頓悟第恐有間
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
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諱

圭齋文集 卷九

故生民者上疎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
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徽蒙難千百言請奏未徹上以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欲辭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請辭就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刪其甚者得聞
有頃疾臨五日一詣省賜西城名藥喜酒稱許其還
繼召與大將錫果忠左丞相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兩
詳之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省角立將用
先生為中書右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無越數日奏
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舊數二茂文德三
所學迂陋於聖機神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安
事多謹先生辭不已上命使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
及闕還奏曰陛下今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
日又辭遣近臣哈剌不令孫先諭止之孫出視事至上京
委論阿合馬同上不道事不果因病謝職務丞相難之
御史中丞李羅為之請上惻然曰召子師可論使舉代
對曰用入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聞市息頭籠之漸有
旨以國入世曾子弟就學遂篤意教學妻門生王梓劉
季輝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煜高楚白棟蘇郁姚
樞孫安錫安中十二人為伴請被旨咸駭致之以先生
為樞密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存振
紀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學後學之少踰乎諸生涵養薰
陶周旋中禮謙實通達上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歲

五九

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史老議其去留執樞謂先生出處有闕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九十四年召講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園子祭酒教領大史院事十七年授詩曆成以疾告上禮親臨至路朝錫杖內殿賜坐疾劇裕宗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政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官請也且使宮巨論曰先生幸醫藥自輸無以道不行滿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黃不學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于門商嗚于塗農吊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計恸哭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未會為位哭蓋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凡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還甯起前恭字寔定不與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拘羣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赴行在進報思擬方世祖意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任不受祿入以為高則謂然嘆曰甚矣塗之不辛而有是名也仕豈不有食君祿者我食無黍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交取之累先生言惟當慎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成兩國之生靈以決萬

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德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親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係之者當時備宗或知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落數公克續斯道然未嘗有得君者世祖龍濟諸儒請尚其統曰備舉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統哉此天以道統而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一喁喁公魯為先生嗚呼嘗者曾子傳道之器應代佐命之臣誰欲為此統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雖曰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享不受官師之命而必使學為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乎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憲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萃出致仕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恭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采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醇頹病文藝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變而治之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尤將有以正教於其間是豈淺之為知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

贈銀青崇祿大夫司廷追封魏國公諡惠和妣李氏
 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導追封魏國夫人
 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夫人賀氏子公於閨門有禮中
 饋省賢事公善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應襄陽路總
 管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博學教思工於辭章有文集貽
 後師遜師學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數中外歷治
 書侍御史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
 事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
 首父夙女三長適于章倫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
 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政事次東孫天次
 從宸積官監察御史山南憲僉終河東副志遂端正惜
 未究用次從宜大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院國
 史經歷次從宣大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
 宗章佩監異跡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司都元
 帥寤居仁次適大禧院管勾單齊次適翰林應奉齋孫
 次適寧陵齊報構次適阜城尉陳愬曾孫六長嘗祖次
 紹祖秘書著作佐郎武進縣尹次書童次童程童武童
 曾孫女孫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諡文正制詞有曰聖學
 方淫惟珠洳之源是沂嘉謀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
 大三子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
 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陰肆命

圭齋文集 卷九

為蒸民之先覺姚文公擬作詞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
 帝建國兩寅而先生生於己已上碑宋慶元庚申朱子
 之卒才十年當與王之會績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
 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
 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先屬
 先生之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而已蓋自謹獨之功
 克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藪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
 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矣是以啓沃之際務
 以克齊其君克齊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文
 學有雖剗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澹焉焉夫
 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感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幸
 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期大空晴雲卷舒
 自如遇物而動則雷兩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
 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觀之而
 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曾中磅礴浩
 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何往而非斯道之著
 形也又嘗切論之先生天資高出固得不傳之妙於聖
 賢之道雖然然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澤似
 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子
 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不
 敬不言而信之域又有濬洛數君子所未發者宜夫抗

六一

行蓋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歲集賢卒丘夫人賢能湯其子學公密寫後進讀書一日五行俱下弱冠中賢監試調真州司戶奉軍皇元混一後治港鄉社問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僱武備文收四方才士用之豈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蓋加講賈每從里中老儒教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寺之以翰林編備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選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軍營以備世祖管錄召入書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廟在東官閣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改集賢待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待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遷集賢待講學士正奉大夫進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崇祿大夫知制誥兼備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召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遣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崇祿大夫江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敬朗容止閒暇上以為有神仙風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旨召近臣詳

以對喜謂公曰卿言階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與諮詢一日侍側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柱共議至則聚議職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滿論死公曰鈔法初行以銀為則歲入原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今雖以法比及虛實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贖二物民生所須謂之二實最為適中况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正行遠方今釐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贖公諷其非欲阻其法乎吾意今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人命至重議法失當人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廢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無虛時有是理哉楊為之報然議罷出謝曰某失在不學知思公之言是也泊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未每歲僅支中統鈔二千餘物價騰踊使客曰增史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關公獨判府事聽斷明悉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掖兒後于監官逃之他郡其父疑同後者殺之得遺骸之半於澤中以為子願同後不勝榜掠誣服公是有冤緩其獄獄兒果歸誣服者釋城東有上肢田二頃兩家兵後五爭而皆亡其券有司不從決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聲使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紙文之士必加

獎異自教以文法郡儒風以成歲旱禱雨龍兩有雲如
 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旌幟自為文責之
 兩海至歲大熟白直數人者盜米其徒自首吏請加詰
 公卻之曰如詰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說
 盜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詔吏曰
 吳中豈無迫於飢寒及誣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
 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
 甸地繁北京尤其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濼京還先遣
 平章阿剌渾撒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
 家旨多令丞相桑哥知之時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弄
 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米徵猶數千萬名曰理弄其賈
 最欲無蘇州縣置獄株連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
 發兵蒐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眾數萬公顧諸老
 無敢談時政者素善阿剌渾撒里密謂之曰今理弄奇
 虐民不堪令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寔在於此宜請於上
 援貞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
 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說從之詔草具會兩
 院諸老都堂桑哥視諸老見公進請詔草至蠲除一
 條怒搯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
 進曰今理弄錢糧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
 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緊失陷錢糧數十萬者丞相
 何以自解桑哥詰曰吾慮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

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問留尚書曹若右丞二人優劣何
 如對曰慶矣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
 臣與慶交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惡惡深
 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
 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慶矣優於李也贊似
 道罔上誤國慶矣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布衣伏闕上喜
 乞斬仙道是賢於慶矣明矣李論事厲聲色威氣凌人
 若好已勝者故剛直大過人多怨之今朕得卿之情卿
 父與慶交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諷慶慶公
 立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感言往事已
 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喜卒章之意出見奉
 御撤里於帷殿側告之曰上論實似道誤國之罪責留
 慶矣不能言今桑哥誤國甚於似道我輩誠默他日何
 以還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
 事也撤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桑哥聚斂所致
 吾所以為日夜切憂病心者公實啟我以錢治天壽之
 徑造榻前展奏桑哥之罪百倍似道不亞諫必亂天下
 上初大怒叱樹士批其頰口鼻流血什地少間復呼而
 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桑哥
 後撤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
 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訟之詔遣虎臣就問右

丞李執奏以為不可上允公曰全在乎臣為政貪
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當犯法金當持之今虎臣罪幸
在赦前故得播蕪全罪若使就訊必扶公濟私則違官
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開尤多釋益因有事南郊他學
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愷負又云
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謬雖理於
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給太祖東向居申
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龍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
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南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
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徒西列之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
福宮名同列擬先被公擬先或曰先天隊後主詩不
拜公曰帝先天下出慶書何謂不拜各書所擬以進
後竟用先天下以遠臣遣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
公入內庭安禁賜坐彙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
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為直
言公聞之益自欲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子太宗
子孫手對曰臣孫子孫上曰趙太祖真真主也其行
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
其畧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服日當以
語卿也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人有過差意
涉欺罔悉為朕言之曰大謝不對自爾數來捕外後聞其
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

人世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
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特有異述輒傳旨編筆與侍臣
論公他臣不能及者韋奉高商一也裴表二也博學三
也掃額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
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殿中書留雜以普度別
貯賜之慮其畏寒勅內府賜銀鼠胡披美廟令公書券
經亦遣使以上尊清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為兵部郎中
官署過東莞城外道臨馬遇滑即墮解河水中桑哥言
於上因移堵近裏者二丈許桑哥下令賜鐘鳴陪郭郭
官後至者答公至過既獨得拜自是管止曹吏公雖志
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佞然言切中特病瘳在上
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
言趙其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奏曰陛下
威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劾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堅
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着公
方堅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已而游
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欲言趙子昂趙子孫豈謂家
世不故若耶始惶退趙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
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為惟懼臣者朕使討論
古義典司著作此曹數取不德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
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便
往徃力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為吏部侍郎高叅議持不

尚書省樞密伯類入辭參知政事公適侍立上目公
 進曰卿坐在中書次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
 問閣復宋劄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寡難是日京師感傳
 公已入省署歸質客候門者填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
 法滋濫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受
 相侵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管公深以為衣冠之
 辱比還一無所失劉桑哥欲加誅責公不為動初受程
 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
 公所為務崇廉潔先禮選精神相傳以為厚德子居者
 好吟謔家世欲結况味時布章責及崇階不見榮色客
 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甚備未嘗損人獨人有
 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許人亦易從病劇時
 終援簡牘亮如常時有兩僮然而遊畢管氏諱道昇字
 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親國夫人先四年
 慶子男三人亮早禾雅風善有父風以蔭遷守昌國海
 寧三州奕奕成才女六人長適強文實次適海陵道輝
 萬戶費輝次適李元並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孫男二
 人曰胤曰麟亮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衝山之
 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詩於禮樂慶慶其明於書律
 幽妙有源原樂原各一篇就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
 若干卷談錄一卷為文清約典受諸體詩造次成不
 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蓋

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鑒鑿小楷行
 草書准其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諸
 神四方青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實
 藏公翰墨為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
 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絕藝自當垂附古
 人入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崇公及管夫人及子雍
 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
 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禱禘宗廟樂沐習樂
 者公如已鮮今上備宋文思士大夫熟家事者亦何可
 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天對公為講奏官擢直學
 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等國路推官揚載詳
 二紀玄格列此門公有賜諡之命諡不致詳請系以鉉
 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駢客世賤白我元忠厚
 執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佩魏公徽自裝方入
 見殿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
 殷替華此魏公進為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
 列王立陸前上有顏問其言便群巨議法命往客度
 搜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感氣見侵理到之告折
 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揮筆衣表未吐已布尺一上遇
 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賊時政是沈委由職忠諫擇通
 慎公進詔單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相臭之阻
 乃下實書為方權呼臨泳重恩公啓近臣力救惡根近

臣感激碎首強辨權奸既推乃息裨政宣室夜問言不
及也吏憲民海五言無阿弱弗勝衣舍佛蓋器臨事
建奮無畏避世祖接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僅懇求外補
仁皇踐昨首召入觀陪首末歸龍冠冠近乃登瀛洲載
項釐岫不煥皇獻黼黻在手環燦燦編藏宗廟屈王
委金分鎮山津遠方裔英德獲簡擢雖未欲以想見
日堯乾之有准一清氣人皇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
一清所為星月明微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韻
始造書鬼神為淫宇宙精典發決在茲清氣所萃乃
理奇允矣魏公王堂秋永巧出天智智鏡神能鳳潮其
羽止于阿閣來鷹天馬播之廟崇彌文日增制作日
國於老臣百不一贖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為賜
首龜致敬若後人毋忘希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觀
御周執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貴
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校藝嶺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
山之間故人內翰費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抗
薄萊携酒果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如契友別無結綰
數日近年諸釋氏書乃知釋子某者是心謂之記生根
高吾因以是為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直奈何試言
已悽然而別明年甲子真公捐館於杭數月計至哭之

置哀自是凡至杭過公墓避道憐別之後未嘗不為
之愴然出涕乎酒相酌也公幾子又五年其子阿恩蘭
海涯展省于燕傾公神道未結願屬筆為其冠歸子公
家世北庭雲石其名酸齋其號也故湖廣行省右丞相
贈宣威服履輔德瑛輝功臣大昕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江陵王諡武定阿里海涯之孫故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
國公諡忠惠貫只哥之子母趙國夫人廉氏故平章政
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為明珠
以檢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
二三膂力絕人善騎射工馬射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
馳公持稍而立而避之馬至騰上越而蹕之運猶風生
觀者辟易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初嬰父爵為兩淮
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麾下說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
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為形教禁格然其趨擢塵外之志
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
薄繼祖父之實不廉不聚今已數年當歸汝即日以
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積積有司辭所給黃金虎符欣然
授之退與文士徜徉佳山水慶偕和終日浩淼忘歸比
從承旨城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
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功聞其以爵位

體魄在茲哉為銘詩詠為公之輕重足以慰公後人之思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趙孟頫大
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為兩途唐昌黎韓公李
廔歐陽公力餘一之而故習未盡殫也源流諸君子
出其所著作表裏不絕言或似之於是文雅之興與
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峻也門人錄其
語以相授受其為書難出一時之紀聞然樂之聖人痛
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
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為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
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病極甚皇元混
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鳴於朝著之問天
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
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
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養之再春子
安民表狀踵門謁玄益其履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
其所深擬而請繼以言馮叔曰公講集字伯生姓虞氏
系出庾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為唐初名臣
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昭昭生江陰令陟陟生
盱眙丞智長城令禮金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太
守敦人從信宗幸蜀子孫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

子次曰瑤瑤生度度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
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國
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祺進士及第
贈太師諡忠肅三子伯曰公康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
議郎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澤州官至
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抗孫大
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為蒼江
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
奉直大夫歷知永連兩州自永移連道臨川其女弟適
豈管安樂陳公元普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
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
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州侯妣張氏雍州
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
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忠州從龍子汲長而噴乃以為
後是為并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軍追封雍州公妣眉山楊
氏追封雍州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
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猶子也所
出三子長即公次傑進士及第辛官嘉興縣尹次審察
獄公初授承直即黃岡縣尉見山守澗州夫人從參政
方需次與情時未有子見山博于南嶽已而有娠及將

暮見山一日晨興出治事時尚蚤公服坐中堂以坐
 久假寐臺一牙兵刺持劍入白南嶽主者未揭起齋之
 而寤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
 未嘗官時屋臺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潭
 州叅政抗懷同行丙子宋公五齡夙慕遊地無書籍
 揚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
 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
 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章慶元生吳公請見其西
 作謂叅政公曰賢即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序循舊
 式月出詞賦每義題讓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
 前列老儒為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深賞是非
 公侍諸公間備聞前備游言考靈前代典故善家世系
 源委言若指掌揚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譽齊叅政公
 道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朝達意
 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
 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
 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
 子博士旋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
 四年運承事郎集賢備譯考大都庶獄五年故旨召集
 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備林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奉憲元年考試
 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
 備國史依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叅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臺閣侍
 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備國
 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薛祭酒
 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
 卷官被旨備皇朝經世大典為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
 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請
 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
 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
 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毋苦其途行奏請將上而止朝使
 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趨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
 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七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
 木數十株治命以縻衣紵安用將瘞明年己丑八月二
 十一日乙酉英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潭源
 聖陵儀趙氏系出宋奉寧郡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鄉
 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陸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
 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陸奉議大夫吉安
 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奴七十一人俱
 早夭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藥藥通譯綾郭氏生
 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奏授武緣縣博合岩巡

檢次蕭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高門甫弱冠孫揚五
人其蓋嘗論公家世勳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傳
衡漢論忠狀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園像烟忠
廟當今陝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
上歸禪位身陵金身其國事九朝鋪張皇位列
功烈不俾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北朝鋪張皇位列
法從典文懿志屬後先七百年照映史冊鳴呼哉又
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卬魏華甫成者范文敏李敏
之講學蜀東門外為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為政參
蜀制聞自請行建邺叛兵數十萬人守簡州寇要路立
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郡敵不敢犯參
政公克報給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為文情醇典教
紅右湖南簡後俊又如南陽字木魯子魯後多顯顯
號稱知人吳氏學未成行首與蓋城重公表章之使大
有名於時時揚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
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嘗盡聞其說蓋甲
子暮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
久矣乎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耶及歸屨氏以
家庭所親得者教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
之父兄師交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激士習上丁
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杖之出明日履其
罪削之責近有為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欺者傳

仁皇東宮諭旨姑薄其罰公以史牒列生罪狀除奪事
院以啓仁皇更公所為由是益知公賢識昨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有監事公與李公議歲首法謂舊法
以制科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諸於來
中擇靜重有識堪試以事者歲爲二人上親擢而用之
以爲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
參臣爲祭酒召四方名儒爲司業銳然有有成之志公
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爲異同者撓之司業拔勃
法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職感不終其
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
猥以資叙強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
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倘
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遺子弟入學初無必爲學
問之意師友之徒游息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
非天降地出有可望之理我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
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
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爲詭異者經義守正
說而不尚奇論者爲眾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
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優者其議
論文藝猶賢於仇似莫知根柢者也朝臣聽其論而憚
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

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者非使學者專門控案如近代
 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
 藝之人惟其高者原之不必先有主意向賢之意故
 而委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羅上言東南海運險阻
 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碣皆推著之地朔夕日至
 為故墟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為田募富民欲得
 官者合其眾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時能以萬夫耕者
 授以萬夫之田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知之三年而視
 成情者易之勤者物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衛而
 征之五年有積蓄真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
 假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
 得民丁數萬衛京師制馬勇又因使富民役任之志遂
 而江海不食民有兩歸凶歲不至為盜今海口萬戶之
 立額宗其說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突
 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有仁術知民
 事者為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為因舊民所在之城郭
 間里治溝洫試以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間
 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有所助久之遠者漸歸封
 域漸正支望相階風俗日成法度日備則三代遺規將
 復見於虛空之野矣天子稱善群臣未有相其詳者太
 史院教授張陽稱茂先和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郭太
 史有徵晚合伴臂為一書謀以進而憲其辭頗簡失當

知公研究是學為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
 異其見用成先病死不見進今歲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為善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
 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
 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體裁於故府者不足則采
 四方之采上者泰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闕閱其存凡
 八百快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
 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為聖治裨益能使一代
 之風軌藉然光王之遺烈為則其事繁且下於先世兩
 公之在唐宋我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儂者盡用惟虞
 伯生未顯擢耳俄是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官議實禮
 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輒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
 器重公亟召公入護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
 授王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為王
 以公言入奏上大說斬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
 時居臺方省晏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
 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卿講遊見公氣貌溫和數對
 剴切賜中饒楮幣五十錠令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
 下碑銘則論旨於家撰述公侍迎英閣求去者屢因言
 陝西田制得俞省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
 左右曰虞伯生託此為蹄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
 允而復寢面請補外則論旨若曰卿才何所不堪願今

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奏問為之請怒曰一廢伯生朕
草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顏問或應制作文皆為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悵悵數日家人察
知之不能問其故也為請奉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做中
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
賢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勳舊封王制詞於內
庭同列二人嘗為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
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趨進草甚遽公以草
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給已亟易其詞以進然無所言又
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蹟有構師於上者謂
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矣前事爾他日入見上必是語之
對曰前代已遠巨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
可為忠孝巨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疎庸遭遇聖代致
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母忘本朝厚恩
亦忠孝之物也故臣謂能為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
之人也上曰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推人品質正
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壘以御史才薦
之然亦以是賈怒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
免推篤孝友少與嘉魚合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為知
己人以從居山三蘇嘉魚攸操其孤遺如己子孟况素
以榮辱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
無聲色豐庶弟渠及其孤妹官盡恩禮常以襁養不及

其親遇珍膳不敢盡嘗感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
供已君子不為也生平知已大臣漢城董宣公保愛選
蔡公龍西隨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抑城
姚公保郡盧公慶年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辭必
方采文柄錫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
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選不可悉數為之為學非託
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
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圖始
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
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几下之資而效窺見
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
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陰書十數
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
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
焉存以俟知者於權則曰學知先務莫初是經惟二載
釋以後人所說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
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彙然可考不可以後近言
也屢發運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官業不
克就海涉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
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性
性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角操有所見則為之太息曰
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

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別而歸之者難矣其
 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濔濔不見涯際刻乎其
 龍簡潔廉潔俱派造乎混成與四明委公伯長隋河元
 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
 備愛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
 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廷祐以榮貽告冊文四方碑
 板多出乎其撰次論建與其陶怡性情蕭灑品之
 作禮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
 書篆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起諸以書名於世者憚之
 少讀邵子書頌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
 邵菴先生然廷廷郡俞朝野稱誦率多必字行其存蓋
 自題曰隨園學古錄門人臺而錄之得應制十二卷在
 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聞
 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
 邑有手種舍田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
 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
 欣然諾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諡既葬而命
 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景先受知參政公博士之召
 公寔為之朝同朝十年煥借非一故於是聲雖重於作
 而不登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
 英川靈合為文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

取比風風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云士氣弗昌雖鳩先
 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驟隸上驥執能實之周
 行也范冠輝輝發聲績績賦法指之範防也載彼善
 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鄰也於梁遺文布獲四方
 瑰瑰之列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播芳知德知
 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芳誰謂九京九京可
 作乎百世弗諼大化無黔兮孰控羽持芝草三秀騰象
 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碑文

曲阜重備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
 夫臣別里怯不華臣脫脫齊史中丞臣達識鐵穆兒臣
 約治書侍御史巨備等奉聖旨察御史言天曆二年十月
 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奏曲阜宣聖廟自漢
 唐宋金凡有毀廢必奉勅繕備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
 以備廟特授師書奉國屬學士院以聞特文宗覽圖
 旨省巨避循之事竣則立碑以誌方來今新廟既落而
 成績未紀懼無以稱靈先詔御史章上巨等會議請勒
 翰林侍講學士巨玄為文奎章閣學士院巨選受為書
 侍御史臣起巖為篆以臺榭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
 立石之費制皆允傳物巨玄俾序其事巨拜手稽首言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
 上帝克綏厥猷吾天子出天獨倂以斯道充天叙天秩
 天命天討之事天子明德樂刑詩書費易通備春秋而
 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備對人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前聖人之任上以
 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發教即前聖人之所為繼
 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天子之道必
 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
 皇帝聖知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
 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世子孫世世
 無所與增給廟戶管復其家是歲眉日錄諸路以其年
 東平以其全給備宣聖廟專詔括全之禮樂官師及前
 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置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
 初在藩邸多士景從比其即位太召名儒開廣庠序命
 御史臺勸勵校官大司農典舉社學建國子監學以訓
 海胄子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立提學教授以主頌
 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河輸大臣居多俊又內
 廷嚴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以稱旨存位三十五年之
 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討論之規裨益遠矣裕宗皇帝
 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
 治詔曰夫子之道垂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
 作新國學廣庠學宮數百區宵監教養之法始備武宗

皇帝瑞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相
 以大甲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
 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於斯為盛真宗皇帝鑄
 銀錢開闢文廟宗皇帝懷情經史愛禮儒士太宗皇
 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考為居聖王皇妣為啓聖王
 夫人改行聖公三品印章是山東鹽運司設謀及江西
 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錢幣三十一萬四千緡俸濟
 寧路以備曲阜廟廩文宗皇帝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
 初今上皇帝入纂丕圖儒學之誼方頒闕里之役鼎
 山東憲司伯濟南總管莊事共格以元統二年四月十
 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軍神
 樓棧閣之崇以反實訓周經綠廡重門層巖丹碧敷亞
 制件王居申命詞巨揚慶玉綬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
 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特敷厥式皇元有國百餘年
 以來縉情宣聖廟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
 際以彰乎平之風東宮扶桑西輪宛符南盡大維北際
 水天聖道王化廣文德久相為無窮洽本實在茲矣有
 詔御史臣思立奉祝幣牲養駝驛任各巨玄既叙願未
 請乘以詩詞曰朕初生民憫爾蒙三五既作大道為
 公風氣日開民俗日簡道統絕續統綱孰維少昊之羞
 東魯之士誕生聖人以淑為古聖人以生代天以言立
 我民極典天並存維皇建極專用其道百王執養于以

順考三光以全冥暑以平後民用章時乃邊銜天子委
拱大臣子弼體信達順風鶴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天命
大宗興文首法孔聖世祖龍飛多士屬心悅弘文治禮
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靡建學立師善人用多裕宗
臨文抵荷詒燕成廟崇儒道君天顯武皇英毅入繼
明載崇徽號王報金聲輝赫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
額俊尊帝委及英宗權崇孔殷穆穆明考善德懿文
宗緒結聖聖克肖乃開奎府起飾孔廟今上嗣位不武
大猷勒石新廟宏費修飾新廟奕奕泰山具瞻橋統統
架宸寰水德維宋維金遺列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
我元教教極被塔與魯舍萬里誦詩讀香維並曲阜斯
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教我道極相我
烈朝驛民唐虞膝言臺巨職是風紀昭宣賦讓寬用歸
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德戴萬年

江陵王新廟碑

大元至正七年某月制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贈位平南紀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樊國公諡武定阿里海陸改贈宣威服遠輔德鄉運
功臣進爵江陵王官職數益如初制下王之諸生以舊
廟在天臨郡治之義和坊者構於闕閣朝視弗肅從於
故第之側作正廟七間中肖王像後堂稱是別作神主
父祖子孫咸列于位歲遇王之忌日祭像前廟時祭嘗

蓋設主後室禱祖遠豆壹遵古遺廟之門廡垣堵墻大
厥制克稱封爵享祀之庖齋宿之舍祭享飲福之所各
有序置經始於六年之秋落成於是年之冬會孫慈利
監郡阿思蘭海涯至劉上謁玄記之惟王建國為國家
表功之極蔡子齊旌德之盛典具載國史玄請舉其澤
華大者揭而書之嚴牲之石庶幾觀者知王之功在社
稷德在人心所為不朽者要在於茲玄博觀天下大勢
古今以江陵平江南者四代焉未有先得荆州而能
得天下者晉以王濬益州舟師下江陵而吳降隋因守
文氏先承蕭警江陵之北用以圖陳而陳止趙藝祖即
位之初即命慕容釗將兵假道以伐湖南起劍至江陵
襲降高繼冲由岳趨湖南周保權平然後東舉閩越西
舉巴蜀南唐稱臣我世祖皇帝征宋既渡江阿里海涯
以偏師搗江陵既而拔之由是進兵邇洞鹿薄長河遂
平湖湘聲震南海丞相伯顏以大兵順流而東徇吳越
傳臨安宋主納款故今之善言兵者謂王先取江陵其
功不在伯顏下向使江陵未附是時東蜀猶安地也萬
一宋人合荆蜀之兵以關江漢雖勝負未定豈萬全
之策哉王下江陵降高遠捷書至上為之大歡三日手
書以勞王誠以荆州之則東南之勢定矣厥後王建省
湖湘分兵嶺端恩威並顯悉有其地宋太師既殲其族
臣諫立兩筭王於閩海文天祥亦舉兵江西湖南廣右

王平制署吏勞集既久人心已安勢難動搖尋自擢敷
故今善論功者謂王於斯時綏定湖廣親先取江陵之
功亦未易以高下論也抑玄嘗聞長沙先聲緒紳大夫
言王初圍潭州守臣李希舉城固守者三月餘希死力
盡諸將乃開門入我師同列兩參政怒其後降欲屠其
城王持不可兩參政不從遣使入奏王亦遣使附奏於
上皇曰臣初但征受命陛下首以曹彬下江南不殺人
為訓今潭州城已降同列疾其拒命之久欲攝其民臣
誠不敢負陛下先詔昧死為民請命參政使偶先至京
半月上詢知不自王所未疑之未即召見有頃王使至
亟召入內得王奏大喜曰阿里海隱言與朕志正合乃
召參政使入切責之若曰國家征南非貪其國欲使吾
德化均及其民人爾今得土地而空其城政復何為汝
不稟命主將輒為異同當正汝罪以汝曹勞令姑寬汝
後復嚴爾必實汝法其徒阿里海海愆慰安吾民毋或異
議使者往復十有四日奏下王布宣德音城中官民士
庶道俗男女貴賤長穉亡慮百萬游魚在釜寄命頃刻
顧王一言易骨而肉由是列城開風歸附望未及其
年南盡八桂骨于南隅悉歸職方王之威惠其感矣哉
夫天之為德莫大於好生聖人一天下之道莫先於不
嗜殺用兵之不祥莫大於殺降殺降之慘尤莫盛於屠
城將家一念之烈流毒數世其後嗣感哀之報百不失

一豈獨曹彬曹翰為有徵也王之子孫多賢文武才器
代有聞人天之報亦昭昭矣雖然國家先定臨安後平
淮東今追賞伯顏准安王表武功之所終先定江陵次
平臨安追封王以江陵之地表武功之所始歟王之
論定天下混一七十餘年矣王家世北庭阿里海隱其
小字也及貴以小字行其世系之詳見故翰林學士承
旨姚文公燾神道碑銘玄既述功德之大者以遺後人
復作理送神詞曰出師四方訓以不殺惟江陵王受命
祖征秦甲西南荆州底平揚旗洞庭和風鳴慘駢軍長
沙以逸制勞湘人觀降王寔活之三軍不刃王寔遺之
土田第宅賜在湘野憧容千億是時是穆奕奕新廟于
湘之壇犧牲黍稷歲取湘沅米予金鐵新廟是歲鐘鼓
鞞鞞牲肥酒香王孫徐徐旗旌獵獵湘靈靈祿祿惟是震
疊王降庭止有著祖祖繩繩曾孫以享以祀曾孫繩繩
自雲祖仍江漢同流汝功匹休皇家百世吾王不留言
從世皇世皇選征曠曠八荒乃聘南顧維此荆州曰汝
之功荆州汝功朕世服膺今我嗣皇王汝江陵王拜禮
首曰德天威神算天檢別人東歸洞庭泱泱湘水拜禮
王有曾孫朝祭來會國利忠家利孝忠有游常孝
有朝朝王來風雨王去日星蒼蒼昭明曾孫以寧廟貌
私敬曾孫衆多挽留莫從優舞以歌有采斯章有隲斯
組工歌颯颯福福米枯載奉唯祖載閱米靠萬有千祀

王無我道

洞淵閣碑

大極判二氣分陰陽各究其變後天設六子六雷風獨
 彰其烈陰陽究其變而數行理氣之中雷風彰其烈而
 神寓造化之表迨夫世別醇醜位殊幽顯孔塵水旱若
 有握其柄者矣生殺子養若有尸其職者矣道也者籠
 圓子兩儀也者檢押乎品彙由是保制既運道稱主
 宰操陰凶妖法入禁用考夫漢儒列五時之名而祠禘
 盛周官書十日之說而符呪與司厲有秩而祭于國社
 妾有典而傳於鄉其由來不既遠乎斯則洞淵之閣
 作於石晉之年端有自矣夫惟五季香塞禱祭惟悴時
 有神人拯世者出是殆昊天覆下之仁維伏魔三昧之
 音昔聖神霄九帝之一以無為制動以不怒示威觀厥圖
 回漠然免朕爰自黃冠道士拳跡天成青木道童接武
 溥化歲歷四百勿泥億兆稽諸郡誌酌以輿誦禦民大
 陵之患已民雲瘴之嗟感應捷於鼓特枉直明於槐棘
 玉若桐降寢之幢于雲間得新鬼之符于地下疹氣以
 之而屏息靈文由是而宣朗雖道童而神效者有大夫
 曰章氏焉翔三層之神居表一郡之傑觀雖傲隣冠具
 存道規里人評事彭梅叟獨創已哉追還舊貫驅五丁
 之力以鑿石輪百尺之材以荷棟洞淵閣於絕頂用經
 凡目頽冢陽於上層繼曰聖境中標諸天冠寶閣之稱

下為朝元者瑛題之會眾陽首像七御儼如天宮伏魔
 專侯諸天列叙帝取朝元聖地而稍遊飛山齊城而上
 越直北面勢懸極高明踞躄躄乎初日滌滌留手打雲
 閣後崇其名塵皇贊府陟陽碑旌表彭知微覽力
 之所作也壇後累樹以奉三賢居士周繼祖李必興
 鍾千石右扶之屋如之鳴鼓百里左廡則薰南鑄崇勳
 作天師閣右廡則潭東劉龍祥作三官閣東為延真觀
 舊主洞淵新脩玄帝北故彭仁史之所溯其神遷自王
 侯福地者也北為鳳林橋上引鈴閣下通青崖茂林橋
 學周之所建其意元擬河漢閣道者也神燈燦而不炊
 其燼曰光明藏神泉引而無害其井曰清淨源每歲上
 元設齋半月金碧炫轉於西東琉璃瑪瑙手表裏振輝
 如漢大乙蹤跡通霄而可行題榜若魏漢雲霧空
 而欲白劫利虎率彼宵鋪張華林鬱華華孰得尊賢故夫
 地位之高有若茲閣神人之好信在子樓手而况靈武
 功過孤川山脈鐘具秀矣道倣與匪虛洞江派蓄其靈
 矣城濠通龍狀之穴郡市布時芳之居要之地固以仙
 而名境亦實入而勝鍊師雲密周孔鼎靜靈宮德西
 聖李應康玄門之梁招羽被之冠弁品登真錄功播珠
 庭者也守約曾從龍省齊歐陽慶祥琴嘯彭大同坦卷
 施瑞履斯立晉廷靜學劉孔彭瑤憲蕭憲惠通無為王

當發泊夫桂林可心之劉曰元亨曰道私懷中微川之
 彭曰克恭曰道明雁外之曾曰貴寬適吾之劉曰孟翰
 皆宗錄之幹彞冲伯之東謠能使丹芝之並有國青精
 之飯有田角難次而液祥金起飛輪而擊冲彼後聲
 繼律呂之和器備天人之供者也貴寬幼從先人未數
 真節及長離俗之志勇挺身之律嚴佩涅元之板章亦
 抱黃之梵無獨詞師百靈集崇禱而請福泰為政山而
 傲辭壽斯道於未商真其人也與楚夫亦明延廣宗更
 應劫勾芒玄矣迷術四時洪惟皇元昭投神策歲宗拜
 挂代謝董事勿意洞淵之於明時正猶希夷之於衆物
 人見主張之功若無事者孰知輔翼之思又報德之手
 雖然商顏延德人之居當與焉之年亦獲免是華封居
 放勳之世舍富壽之祝則何以哉揚洪庶請志善受
 歸曰學若環古大和磅礪柔剛相承統之紛錯情滋滿
 生氣滿於作道惟虛集庶物雲命神歸精乘九國都齊
 閩音非搖杰怒罔託怪履江陀畫火其燭勝野連災帝
 表是倚維時洞淵受命碧碧相爾黃冠神我玄論蒞
 望殿映穢雅惡道心朝埃善氣辟蓋三棹景厲致苗舞
 構慶欺冲遊託蟲宮開陞層柯金枝重草相升幸扶
 羣獲采擣飛無膏膏天接霄躋赫職龍龍鮮於產落帝
 真森旋管術擇探區姓吳回函際海若祝駭隆降壽故
 察獲年降坐康威興長樂士動竹素蒙力鏡歸商通任

華工世無幾任行靡占疾劫勿藥皇風載庶大道嶽華
 罔憚仁至賤處民履神之格思惠善為昨
 雷屢外隸師采木洞淵關碑借予久病不能親書瑣
 致意青瑛榜木禮為余舊樞筆作隸書之歲久當
 與轉擇木相和觀記爭先進而方篤漢魏可也如字
 多碑罕可徵張長史郎官石用小楷書之青瑛皆乏
 辨此故以相為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勅有中原劉建侯伯起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
 齊在東諸侯中備臣職甚謹權府歷職張公受命我元
 為齊臣父子相承屢膺政內治新政外禦疆疆
 綏周旋使濟事我元甚忠茲張公有功齊人其大世祖
 張侯歷城子孫任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
 祐甲寅有臣起慶者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
 一人寔歷城張公曾孫多士傳之父中秘書張公藝碩
 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崇贈典日厚合皇
 上鑄起慶列官中書奉宗國諸尊進二品文範贈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歷載內奉章大
 學士臣沙臘張提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慶張公藝碩
 恩貴先世將為碑銘垂諸久遠其勳翰林宜學士臣玄

聖文堂章閣學士燮燮書丹奎章閣奉制學士師簡義
 其碑首以賜上名其言於是臣玄水詔討論張氏本草
 山人遠祖避兵難齊萬城吳氏家生子曰其季曰
 寅娶高寅二子長曰敬宗季三子長曰道慶季一子
 曰迪字吉甫是為懷遠公莫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
 公之曾大父也安我侔傑膂力絕倫臂搦五柳子起行
 威與里中少年角無敢舉者狂惡無類過縣以力伏而
 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强弩鎗絃着指連發逐逐業齊
 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入南邊寓迹履業齊
 國張忠襄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
 兵馬鈐轄城中更兵燹公私解舍查煥忠襄命權府事
 公善繕郅建府治畫間里招流亡駁復舊觀時有隣寇
 畫疥夕析片惟明濟眾類無恐行省自水岩還治拜懷
 遠大將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黃金虎符仍從
 領歷城縣事忠襄南征存命留後公蒞政廉平驍騎良
 吏兵後民稀城內外多閒田召民占射墾為水墾已獨
 無取事手從民買田城北陝阿生平治產不求豐腴錢
 足即已嘗曰吾福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恬
 穡殖私以為子孫累為吾志玷耶季追封齊郡夫人
 一子福字顯祖是為權府君雄健府君建連有父風允
 孝教好學讀春秋左氏傳員觀政要能背韻年十九嘗
 重午日與諸將馳射柳園武堂下一發命中身手敏捷

忠襄官補列校歲庚寅復朝和林預議伐金復取環
 衛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攻營謀安圍出府君力戰却
 之退擊顯其壘而還詰朝沛臨給白金符為中書差
 從攻宋勦黃有功總官增請踏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
 齊人釋驛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與民疲役無厝歲今又
 增兵物情易騷查竅其命以安危疑數對詳懇上大悅
 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糧不行得旨如還兩過
 官上德權聲如雷權濟南軍民擁撫都罪歷行中書省
 牙魯元亦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輸兩
 俟宣惠公將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塔王
 曰新邑民已定正賦今又增額將不堪命王以聞命遂
 罷健兵馬鈐轄府事從宣惠私覲而陳上前乞休兵息
 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佳辭玄貂玉帶以旌其忠使
 即藩王所孝子宏朝和林宏嗣國是為武靖公府君歸
 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濟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
 從今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年終居家處女
 教子人取以為法娶楊氏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通女
 第有淑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字宣州
 一字仲宣號黃野客是為天官齊侯異過堂英幼負
 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
 自易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勉此宰相可也慶
 官嘗宰應城讓其丞殿而已丞之祿入均惠旗郡稍贏

與賈客擊鮮為高晉母傾已殫人已不悔人負不尤
至元官制行遠官臺置學皆句辭不赴改博州錄事判
官轉陞東昌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滿赴調常帶妻孥
逆放雖至之絕人或周之非議不取能工書得黃曉臺
米襄陽筆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劄南城年四十
九以孫貴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對封齊
郡侯娶安氏少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
夫人二子長苑次為魯卒三女長適程氏夫亡貞節次
適家事次適侯增慶字謙甫號孟齋是為中祕書丞顯
梧長博學強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係自貶損
齋以為養及曆弄如禮管寫平原德平鎮南古提架屋
為重蒙師或喻旬時不出門人號不下提先生性不事
華靡為學信道寡聞行知善善不倦惡惡不避學者擬
諸古人應任雒州學正寧海左朔侍衛教授除四川等
處副提舉子貴封集賢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歷城縣
子加封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驍騎都尉齊郡伯天晉成
辰正月二十七日就養京師卒年七十有七贈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陞津都尉封齊郡侯加贈中大夫河
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公
善吟詠富著述有蓬窓委素齋文集二集能大小篆隸
行楷皆通幼有體娶丘氏先卒再娶薛氏封齊郡夫人
二子長起歲薛氏所出初授集賢校書郎後選國子博士監

圭齋文集 卷九

丞司業魯翰林待制監祭御史中書右司員外郎郎中
繼經進官轉太子左贊善燕王司馬拜禮部尚書參議
中書省事陞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
史尋以本官知經筵事出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
未行奏留侍講進知經筵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
御史娶其氏封齊郡夫人次如古國子伴讀大司農
娶其氏孫男二順孫堅孫女一初玄登第出起巖榜下
同朝十年入翰林為僚友齊公之墓玄為之誌先玄父
渤海侯蒙恩賜碑上勅起巖故玄聞命不廢以國隘辭
惟張姓之始軒轅子青楊之子揮觀乾文制子夫因得
姓濟南忠義聚應城姓同一初始蓄以武終顯以文
君臣相須善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責育
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橋燕如嬰嬰無民乳難如摩訶
陽雅府府君生而忠孝實儒文武盡瘁所事動旌於氏
諸常司勳伏臘里社殆未為過齊侯志業心岸尚友性
拒齊公真膺寶璽為時儒四方功德積久發闕宜欣
後人出際際世衰然倫思為國朝儀隨其至朝懷有風
節每徐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喜憐憫人稟賦
敦龐未究廢盡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
因以得名世之士哉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
其子孫我推其所自宜為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選
張顯允登城齊姓之時代有鼎士奮于齊經緯文武

八二

與世相當國初武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虎世為齊外攝
治其府區宅暇田氏真環堵既轉其民又豐其德夫優
維何氏訖可休有增乘賦是充是捨夕晚我馬朝告朕
賦天子曰寧子嘉汝謀為是恭飲我民何鄉欲我爾往
獻納是奪命爾勿獨侯度是循爾勿多齊魯政功奇農
弛勞子野士畜鏡于家時維菲公惠香孔多齊魯日膏
齊歷日盈張氏獨貪三世筆耕豈喜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遯黃臺有嚴德手蓋德陳陳發敷旬旬宜伊宜公庶
其哀禁累洽重熙時高維文有偉國彥積文策勳素為
大廷上曰不弭繩武乃祖蓋忠我君出教王言入寶聖
謨踐政塗匪臺伊闕德容溫溫良王善琢維仁驥原
惟瑞鸞鸞上勅詞臣考德誦義錫朕寵命諫其先世有
貞斯珉有允斯竈置其揚休式勅有位

元贈汝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馬合馬沙碑

國家稱文百度惟貞納民軌範垂則永世於是群公先
正先朝臣降數陳申命賜諡昭天福泉岡不承休元統
二年九月生子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臣闕里吉思等
官於上曰戶部尚書臣忽都魯沙乃祖也黑迭兒乃父
馬合馬沙事我世祖皇帝建嘉禧仁廟在御並贈太
傅封趙國公今將為碑其勳翰林直學士臣玄製文侍
講學士臣巨巖篆額戶部員外郎巨揚為書以賜制

可臣玄受命退閣故府得致學士播行詞及忽魯魯沙
具事狀未乃叙而銘之思昔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必有多才藝之臣共成厥功爰及後主繼體守文亦必
有世爵祿之臣共享其利有虞共工之官成周官闈之
守後世子孫著以為氏其可徵也考功記曰國有六職
百工居其一國詩定之方中之傳大夫有九能第一曰
建邦命龜六職者王公論道大夫立政在為九能者
使臣造命師旅善眾次焉以是知審曲而勢之為職矣
日作室之為能方是數者厥用大矣我元造邦巨君也
黑迭兒若馬合馬沙功居六職之一才擅九能之先賢
體國之謀濟世官之美是碑為宜按也黑迭兒赤出西
域唐為大食國人世祖居潛已見親任己未南征還幸
其弟也黑迭兒聞乘輿至天地金縷以藉馬蹄尋裂金
縷分慮提官上深納其勳歎庚申即祚命董茶迭兒局

帳之名也是年九月錫金虎符護以置書至元三年定
都于燕八月校嘉禧大夫佩己賜虎符額茶迭兒局諸
色人匠總管府達密院赤蓋額監官殿時方用共江南
金甲承息土木嗣興屬以大業南定國勳方張宮室城
邑非鉅贖宏濶無以稱視八表也黑迭兒受任勞勳夙
夜不遑心譜目算指授朕麾域有成畫太史練日圭臬
斯陳少府命匠冬卿掄材取賞地官駢力車騎教護屬

其任大駕時巡上京出符近郊入門甫植榷榷預存風
 雨波除燥濕具宜齊祭張次燕享故帝制作壘出等威
 以張物絕濫惡工極榷緩亦既應乎小心匪懈教被殊
 眷積階正議大夫遂授工部尚書領茶迭兒旬諸色人
 匠總管府達魯花赤以終四子長曰窩兒沙登世次曰
 不八刺沙以正議大夫領茶迭兒旬仕至元負授工部
 尚書次曰忽都魯沙由餘杭浦江監縣歷江南陝西兩
 寧監察御史轉漢中倉憲雲南行省都司入為戶部負
 外郎內臺御史大都路同知出為南山淮泗兩憲副抗
 州為總管復入為大都路達魯花赤再出為濟南經管

圭齋文集 卷九

三八為大興府尹十五遷為正議大夫戶部尚書次曰
 阿魯渾沙不仕孫烏馬兒寔察里沙子當要差官以知
 乃用阿魯渾沙子茂里沙繼領茶迭兒總管府達魯花
 赤烏馬兒既長授揚州總管局同提舉先世木八刺沙
 請于朝制贈之黑迭兒效忠官力功臣大傳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國公諡忠敏要差都魯也識封
 三司上柱國追封國公諡忠敏要差都魯也識封
 國夫人又贈馬合沙推誠奉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國公諡忠敏要差都魯也識封
 趙國夫人至是忽都魯沙中外踐駁不失令譽有同厚
 往歸終施及租福厥有隸焉人臣盡忠所事信必有後
 玄惟考周官之法誦遊官之詩執太史之簡為小史之
 諱有君命焉不辭卒弄歲月事在瘠石不書二代共為
 一碑用漢薛君劉君故事銘曰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
 產異珍戶號良匠匠斧斡梓作以實內帶人用才器弄周
 假奕維忠致公外總中願機善迹功敬慎事上私第翼
 冀南還駐仗戟我路馬地布委鑿左右世祖羽旌輝劍
 受命繕管席督私教捷擗設梁九軌亮曠維木種胸漢
 夫子往取輟取屬于劉子燦有盈斯覺有閭斯杭皇皇
 裝官民極環仰軒轅級列鈞陟陟象黃龍首柱金番栢
 榜六寢儀蓋百雉伴狀心端開架目詣導文手研舞翰
 心奔保障詭彼忠靖世庶塵懷耗重雷馳抗百兩秦
 蓋封桐唐衣愧挺弓親固制嚴密無讓築榱相粵雲來

八三

提舉熙寧帝梓佩龍天綬擊威局奕光流訪智官碑
道員石詔徵夢徵反皆秋冠實虎賁文臨原設說
雅御時傲冷宅敦助企裝保更炮錄庸相

圭齋文集卷之九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

墓碑錄
元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衙御史劉
公墓碑錄

至元元年冬十月江南行臺衙御史劉公墓未引年拜
獄事越長沙二年夏四月丁酉劉子私第是年冬十二
月以治命委湘西嶽麓山之原湖南憲使汝南梁公道
既志其歲諸孤奉行實美樹以墓未屬於喪家屢院歐
陽玄請文志諸石按公諱宗說字傳之世成都華陽人
大父宗永嘗為恭陽軍使因家隣境之攸與幼恃相父
遠宦嶺外既孤適遭家三克自樹立從鄉先生趙公升
學于宜春年十二三餘屬文有才諸藩弱冠以薦補廣
西憲史再拜湖南廣南臺察院史歲滿調衡州錄事判
官中書刑部辟職官史皆未赴臺除廣西憲司照磨選
充南臺釋改湖東憲司照磨仍留南臺釋澤北憲司
經歷遷河南憲司經歷拜南臺監察御史轉向南京湖
兩行省官外郎江浙未赴改南臺都事入為中書右司
都事拜內臺監察御史將進臺都事力辭出為山南浙
西兩道副政廉訪副使復被選為臺都事係出為淮東
道肅政廉訪使陞廣西道肅政廉訪使移江東道肅政
廉訪使召拜刑部尚書尋歸休于家起為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積階中奉大夫公敷歷
臺省評密四方出處傳節規撫古人初授桂島訪故父
旅殯行堵蒼梧即扶樹辭婦以申情事孝節者聞見器
諸老厥後官業浸盛受知文皇主畫中書上書所親推待
燕內廷屬臺蓋自或謂公老上曰傳之在南臺已然此
正老成可用之日也公被春過知無不言進退有度結
納則之移朱告歸上弗能強廣右之命公去留之疾愈
治行益用見信及以秋官召還文皇賓天禮時多艱大
獄屢起語建宗親公公正不撓刑無濫施事定勇退論
公生平忠孝大畧於此際見所至莊政詳明用法務懇
挺因滕梧冠黃京夫脅愚民為亂有司坐首從皆死公
誅罪魁四人餘四十二人免家屬論徙遼陽肇州公謂
驅夷墟之民居區寒地名為城死實實死地請留嶺南
屯田全者六百餘口獄獄閭閻言海寇初皆王氏身陷
羸地無由自新宜許以贖罪復業後用其言監管為嚴
河決大梁城門不開公按視得高陵撤相國寺朝元宮
木為橋百餘丈道民橋城頗行薪米不絕比屋乃炊河
決小黃村陳穎千里皆沒公督有司盡力甃閭河復故
道然辭日還唯東大饑勸分糶揚一日得猪帶十五萬
八千八百餘緡兩縣以戶會三十一萬三百有奇以口
計一百一十四萬一千八百八十故公政嚴發朝海嶺振子
何唯由平及恤災之功居多至於吏能則在中書右司

兩月尋為心服其竄正史賡違寧如飛造次之間辭理
俱暢在刑曹半年滯事悉決乃定過革刑制七十六款
頒示天下無復質疑公處察家道然一儒未嘗少自衛
猥獨善善惡惡無所避親在河南時屬前憲後韓從益
行省郎中納麟等二十七人為刑臺御史薦所西憲使
許應敬戶部尚書唐里四河南行省負外郎胡與等五
十五人乞召嚴殿諫御史李謙亨成珪於憲所西書左
政唐臣益陵真中丞苗侍御等八人於家劾前中書左
丞黨附權臣暴斂為虐劾河南行省參政任括田江西
橫斂府縣激變為廣石字政能制念憲不敢為奇為南
東樓賓力斤中丞繩下之歸為刑憲黜班吏三百九十
八員汴蒙古都萬戶畜巨豕納豕肝肺筋入腹中習業
嗔人軍士件已探獲殺之公正其罪江陵憂僧謀人获
圍証以殺三僧焚之置三采心爐中為驗公辨其詐按
僧罪釋無辜二十一人朔廣辨章征徭惟怯公奏罷之
古縣成將據按官毀官聖像公定罰錮之海南其劫閩
憲聲跡兩使者望風解甲嘗不就江西行省辟接時相
為之辭色自居下僚比至要途論事英發性往洞議治
體至大中陳革弊防姦戢貪除暴等事又言六品以
下封妻不及父母非人子志揭封贈脩廢又力請復之
延祐中請置東宮私文館選端人為官教博士講六經
以輔儲德又請除處戶糧置巡北沁河倉儲節惠中罰

布之用以助賑濟權古今錢幣之制以便小民至順中
 言盜駝馬牛羊罪當為等差百官名在罪籍不宜晉該
 恩澤或至再叙侍文皇清燕密上封著其目曰明人倫
 序宗族命賢相慎殺戮義取仁守保全功臣既酒闌色
 親忠遠任儒臣進讀宜講帝王之道勿事靡靡罪人妻
 孥分賜巨下宜別宗親以存上下之分管稱上旨凡所
 建明咸以著為今或過布政擬在議中其惠利文遠各
 築堤海康關田萬頃以徠海外耕民陳北民驚奮益又
 輸益丁錢公奏弛其征文皇居潛疎免以是知公疾津
 猶索紙筆作遺表欲有所陳未成而薨年六十有九曾
 祖繼宋宣毅節祖景高宋韶州通判府議議大夫禮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彭城郡侯父重坤贈中奉大夫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娶
 毛氏繼娶王氏皆先公卒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再娶張
 氏三子長孝友承事節岳州路經歷公未復家奉命
 省先葬開封得疾後公六十一日卒次孝敬登任郎水
 州路知事辟湖廣省掾史改孝恭廣西道宣尉司照磨
 女五長適江西南鄉省進士張仁權次適伯顏次適丁德
 生次適孟坤次適歐陽忠密士族孫男四好禮好義
 好信苟兒孫女三觀音奴觀奴永安奴公博學強記淹
 貫經史以禮部公號雪界因號雪峰以志蜀土有秦漢
 詩文若干卷傳于世早從涇郡盧公處道學詩擅名古

體虛公憲湖南寧語人曰鍾探博之天資高邁他日綱
 維風憲必斯人也及公為寧臨眾咸以為知人玄先君
 子內翰公於錫公契友玄厚知元深在官監時嘗遣子
 孝養受業館下誼不得辭乃叙而銘之辭曰溫溫劉公
 如王不瑕臨事決義秉憲法家以儒發身以學流政措
 為治才著為辭令慷慨告君難難許國專有風紀載扶
 我柱自殿筮任舊由承揚迄其懸車終始司憲入也獻
 替出也咨詢官之準人邦之董臣文皇知公字而不名
 雖閱勞動實仗老成上飲公贊公疾弗勝有般有積屬
 以巨登丹頰白鬚拜起給扶尚竭心智載陳謀讓秋官
 子環廷出經衣有執國柄攝請作威公職司平獨五無
 俸止辟不隆展也仁勇丁居長沙謝事建鄴莊舟東海
 賦詠盈篋胡不百年為國著龜明德召徒疑事就諸滿
 輪未臻輪沈斯作漢以公精率履無忤子孫說世被
 德養節惠有典賦此貞銘

元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周君潛心墓
 碑銘
 安成周君潛心卒之五十九年以子黃有輝與於朝時
 錄其副以告墓次其孫緬來其宗人南禧河收行未京
 師謂銘於子維周氏姬姓慙秦涉漢初至三國兩晉多
 名臣載史傳唐季有諱璩亦有聞當時其四世孫咸隱
 難遷金陵咸子拒仕南唐至御史權揚璩為吉州刺史

輝至吉因家馮二子長翰次康羨登宋建隆間第籍官
 光祿大夫卒贈僕射又遷爲邑之西昌其族蕃衍科第
 相望都使者號其里曰齋養羨子廷訓仕至供奉廷訓
 子昭爲江陵令卒贈殿中丞有五子次子大理評事申
 師生慶化少府書之壽之子情遷安成之後林里又四
 世爲潭州通判士貴子貴子人望人望子繼祖是爲周
 君之父君諱晞顏初字景顏後字潛心自童卯器如成
 人年十有六喪父內保家訓外親良師友奮自樹立稱
 長脫去拘擊讎逐軒朗舉措不擾才力恢恢至元丙子
 江南初內附官府易置世務方殷故宋吏胥挾文爲盜
 里無賴又爲豪彙甚良重更而立君以孤遺出應門戶
 機警辨惠果決有謀既退自彊又能爲姻族鄉井捍禦
 外侮衆皆倚之爲安元志伊蚤世君撫其孤不翅已子
 先業粗給君善經理遂至歲餘推其所有輕濟貧之惟
 存靡虛誕之士雖數千請秋毫不可得居鄉善善惡惡
 子效不偏訴訟有未之有司而先質正於君省陳義義
 法而勞折之咸得首登黨俗爲息江西行省郎中杜仲
 寬聞君之賢方薦君進用俄抱病歸未幾卒于家年歲
 三十有三初娶王氏先三年卒再娶劉氏五年而
 君卒初歸氏之祖母亦蚤寡以貞節聞幸勸教子後皆
 擢科湖南轉運司帳管斗則劉氏諸文南康主簿改則
 其父也錫氏在閩門時習聞劉母懿故能守節自誓

又能以教子爲先務次子遺腹所生日抱之往行道聞
 而棄之君恨久在旅不葬人問之曰吾婦人安發葬書
 俟吾兒長自卜其地且未亡人守此柩日夕與俱獨同
 匿窳穴也適子就學歲時程師之禮無間否則贊養再
 以繼二子賦激著養俗至學殖日勤今皆成成長教用
 意司試爲瑞金縣儒學教諭陞吉安路學正借注廣州
 新會縣學注步巡檢母廣東元帥府令文從元帥平擒
 潮二州寇有功遷桂陽路提督府知事有政績湖南憲
 課其最嘗平反死囚二人及去官爲立生祠悉兩考進
 階從仕郎贛州錄事次擢以權推擇爲臨江贛兩路提
 歲德爲上猶縣典史教仕至七品若得贈官其配亦進
 封宜人君卒以至元戊子六月十有四日葬以大德庚
 子十月十有九日墓在州北隋化鄉鄴城里鍾氏卒以
 泰定丁卯四月十有九日年二十有七夫死天六十有
 六而終葬以至正辛巳十二月十有七日墓在新樂鄉
 之山塘附姑李氏附女一人王氏出適進仕彭澤龍子
 務德孫男四人絳絢浩澄孫女三人曾孫七人君初失
 父遭時孔艱及其自立強世又隣而鄉曲之譽流芳無
 窮及世之後家有鄉鄰門有孝子克元順宗子官學日
 盛國家飾慎終追遠之慮方東未涯豈宜有銘銘曰行
 以集義僅施子鄉爲善竭力得年不長豈有乘除分有
 豐儉已播弗獲後人是食趙祚既訖君方稱冠家緒不

盡君之給若負奇氣不為依宥故難則勇壯私則慈
視前斯叛顧後斯歲年不滿掩君子是悼有婦警勤志
不負君有子力學成銷子文生也曠迹一命若訥贈恩
便善子仕方進有源斯奉執其沛博史作銘以訓宋
文

元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饒時爵進封浦江
縣子鄭府君墓碑銘有序

大江之南浙河之東有別業有縣浦江有推表家鄭氏
元世同慶朝廷嘉而旌之至是有贈與告于其家是
為極判府君由其子際起家為右丞相大傅府長史階
正六品初贈國子監丞及錄選宦文閣鑿書博王階正
五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
其先榮陽人十一世祖曰從道遷歙從道子自庸遷睦
之海安自庸之孫准遷浦江准樂善好施家積厚年幾
雲田千餘畝以驅其里人號河居曰仁義里惟之孫曰
綺疏冲素廉王事二朝盡孝文照性時貴得罪文以重
辟時上書郡守銀端禮乞代父生法守為之直其父重
母張病卒手足皆廢三十餘年九就便夜為必抱持其
主家政歲入絲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財自給始綺
之玄孫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尤篤友誼恣家以死
中韓法當建勳楊珪請于有司以身代璋行竟死處所
珪子文嗣璋子文泰皆元紹一門新餐食指數百如出

一身今刺史舉察以聞旌表其門曰義泰二子長貌即
府君初穎悟日記數千言長明春秋事母賢孝竭力以
供子職膏肓晝夜衣冠以待湯劑者數十日無懈容其
與兄弟處喪始終無間言怡悅見於顏色嘗與義對
每自語曰吾家累世義居至吾之身或墜先訓萬死不
足以贖罪乃創為式用財鐵悉必附日乘月音以似家
長著而通考之由是鈞檢有法一如官寺規可以久性
勤儉任事不憚勞有餘即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
賑之暇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
經貢於鄉一試不偶即命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
元己丑之二月二十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月二
月一日壽三十有二聞其訃者咸悼其盛世明年辛酉
三月三月初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鄉
晏接氏子二人長添次俱孫字凌常失所俗特二十餘
年負笈入京以文行受知前大傅右丞相被選為長史
推恩及君贈承直郎國子監丞據氏封恭人及深達宣
文閣受經郎再遷書博士權吏部員外郎今除餘江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君進樞密院判官勳號驍尉
當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據氏亦累封浦江縣大夫君深
於子有斯文之契以福建無使貢公所奉所為行狀未
謁銘辭不獲存而銘之銘曰昔在唐虞風俗淳美史稱
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斤陌既開史稱素封寶璋於

財鄰門七世齊義不竭使居唐虞在可封列家經素封
惟義發身致有誥命受封惟貞司造孔明無善不報惟
振判君宵賊凶蹈孝親友兄博族旌隣摶用致豐殖躬
取貧義規我守義差我寧有句有措有籍有帳有明辨
經一試場屋出抱道編以授子諱子蔚有文遠過東閣
謀御鼎書主惟懷再選官師授業內庭秘閣舉書議
進譯經乃登要津判益天臺雖君恤典恩寵鼎未進班
宥府錫爵備盛義門日崇車馬命絕靈東新軒蓬自烏
鶴大史勒銘奕奕有光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使侍郎生成刻時君墓碑銘

園子幼承編君文廷既陞于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為之
擇鄉閭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
林文字使侍郎應奉即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姓名改今
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定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
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黃子所狀其先德謁銘于余
余至順慶千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為園子祭酒
又同在宵闈故為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崇正字聖勿
安成漢為縣屬長沙國劉氏為長沙之王後故字焉公
十四世祖曰五慶士初徙城西陽村晉安復縣也七慶士
生唐末五季有善行于其鄉涉宋三百年歸氏科第相
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詩八歲能舉子業號

圭齋文集 卷十

曰奇童父嘗博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五成思致
不凡坐客歎服一日父子後公慈母周夫人側通諸父
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場政未幾周夫人曰諸兒方苦
吟呢則感劇何為公俄默有所悟嗚呼曰先賦就矣
索紙筆寫之周夫人命以贊諸父諸父為之失色以示
諸郎曰君輩徒長大曾不悅是兒明日賦得諸眾口鄉
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政科舉公辛方富才
器卓犖自以用不通時使不肖為童旬習會丁外艱
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悒悒不樂喟然
曰夫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棄
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誦貫六籍馳騁百家旁及盤
孟隱奧虞初稗官靡不搜扶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出
其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江僮長短大小
咸中矩矧它匠棄捐差就斲削以公能誘人知方使厥
飲日趨不容扼也性豪舉曠達先虛故占勝地猶荆榛
公出誘大驅脂澤規焉已有諸從僕使不能制公還考
必復之駟亦難公奉歸侵疆公拚除孽輩招復從者隣
以是譙公會嚴侵鄉田不毛隣地於征布以計弛其肩
於公人謂勢必返之不則病公曰人德故求更德而返
之不仁里有貧不能輸者毀家以代之由是生計滿前
然終不吝贖獨自責曰居不擇隣非智去之龍雲塗上
居焉溪上多故人土族樂公之遷遣子弟受業居後四

八九

方勞問鐵獨公內給大夫人甘肅之需外備諸士友網
 罟之好說况珠通環堵蕭然戶穰常滿興至騰球賓主
 盡歡高談善語傾倒四座酒酣歌古人詩文擊節而歌
 聲阻金石疎晷古歌雁如列仙睥睨世故無足於其胸
 次者一日飲傍舍莫歸沾醉就寢丙夜家人聞呻吟起
 問安公曰吾嘗疾痛巨心嘗歲常治今二十年復作其
 不瘳乎詰朝吏數醫皆卻其藥不飲七日忽甯興正冠
 而坐召諸子語不及他唯以不得終養大夫人為恨言
 訖而喉至癢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
 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辛七日間夫人亡明年正月
 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于故廬之陰會大父
 繼周大父先登文雲鳳皆為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
 宜人子四人長開即文廷登第後調臨江歸事有善政
 居成均事稱其潔以善教名次開次開次開皆以經教
 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十三人公篤於
 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子時饑餓師稼相切
 公避難崎嶇往來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城家驛會
 所職空乏即解衣推食無靳居鄉由有譽慶安治有道
 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見者自失其負技平生喜讀書
 過目成誦朋友凡疑難事疏谷云出其善見其誼如破
 有蜀然為文輝厚條達不事奇詭下筆輒長十言雄談
 疊出多稱蓋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劉伯倫之村

尤善知人誠偽策事成敗攷逆無故至前了不為動人
 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嘗不致親附而明白坦
 夷難家人細故不以欺客進而消去郵本終身不忘雅
 不喜誇辱幻妄之說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
 生香靜德王公聖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崔公君舉養
 吾劉公將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詒既下公讀而喜曰吾
 老復見楊屋寧非天手尋至物故齊齋彭公長庚祭以
 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將用而河紛三其見重
 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吳瞻集若干卷學者傳之
 既沒時人見論事不痛快賦文不強人意輒太息曰安
 得復見劉山泉先生辭曰公之學明以多可推難科公
 之詞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學不科其擢大僚其孺子
 獻其豈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肯其馳死躋其情真有不
 居其蓄不祛其達就使其價為諸莊莊九原公莫起矣
 替字有詳詳史有編

元故徵士段公禮廷墓誌銘
 有元徵士段公禮廷既葬之十年其孫德輔德文介余
 故人之子孫孟宣以公之行實謁余請銘其墓道之石
 予始辭之孟宣請益謹乃述其行而為之銘維段氏靈
 陵之龍溪入唐以來代為顯官有積蔭至銀青光祿
 者公諱士龍字雲字禮廷其貌也曾祖仲仁祖文郁父
 子開字叔茂神真逸康士始遷長沙城中三世皆有德

之士公本真逸族子宗季既氏有登遜士第卒官咸鄴
華陽主簿諱文煥者公所生曾祖也以詞賦兩請諸真
進士諱謙孫者孫生父也內附初世故多艱實士世安
成依妻家劉氏以居前至元辛巳公生劉氏家年九歲
外祖錫極先生奇其穎悟真逸無後詢之族屬保可
為後者見公指之曰吾行四方閱人多矣是泥餘報者
宗者請以馮子貢士持不可貢士段母劉氏辛動自以
教公從師受學甚謹又九年真逸申前請誦初乃許以
為後時真逸以策雄于長沙得公幹盡甚副所願公事
真逸及母李氏重孝過弟士虎能友士虎字文亨本從
姑之子與公同繼真逸為性剛果公每瘡之以寬內罵
是愛外極稱縫家務大小咸當其可公之助居多由是
家日益裕又加潤色焉真逸晚歲優游之趣甚適公所
生由文煥而下六喪未舉公竭力營厝悉如禮同氣四
人兄可為弟可立揭家徭徒長沙公期之有方既而夫
婦俱亡公殯其二妾撫其諸孤使之咸有所憑藉女兄
適印岡羅氏相距六百里饋問無虛月其他駟貧師難
旋請外人無少難色每歲娶痘藥乎其值庚午大侵則
捐直傾積以濟有活無算平生讀書一見隨下大義有
所得聲加體驗而行當道薦以文學掾力辭不就家居
命僅獲胎生一經指畫即不以嬰懷惟與士大夫游樂
而忘倦當古書盡暇日把酒清談纏繞不絕城東作三

圭 孫 文 集 卷 十

友學常領客錫詠歌登首俯南嶽登祝融夜半望海日
越然有從方外之志乙亥歸廬陵備備先登之祭退而
會諸族湖烟友驥甚是年真逸年九歲歸為真逸書擊
鮮高會遠勝未糖瑣髮斑白座客散歲未幾真逸病侍
病勞勤及卒哀甚過情喪事甫畢公亦感疾逾三月未
瘳一日忽手二字語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彼曹勉
之越數日疾復作瀕殆有僧怪牛蒸所往來問之曰究
竟差何舉手畫一團曰平生受用不離乎此子問家事
不吞落手足示之備然而遂後至元二年丙子五月十
有二日也三年丁丑十一月庚申妻善化縣龍坑之留
恩翁公性忠厚喜愠不見顏色訓子弟能以身教有賢
問必中理得年五十有六未弱冠求繼真逸姑終幾四
十載父子恩孝如一日中外無幾微聞言難美哉初慶
胡女一人適廣東官尉劉使肅公以適次子孟宣劉氏
子一人德輔李氏子一人德文皆克肖孫男女各一絲
曰人生至難為俊於人其難推何尊奇親親既既區別
尊有隆殺君子康之先謙其大所繼所生置身其間不
爽其宜得譽匪難于愛禮廷動適厥中於分則嚴於情
則通嚴踰三紀恩義周浚至誠感孚靡間聲譽增其我
者諸圍我情兩宗訴合二郡綢繆廬陵長沙地瘠犬牙
嗣氏輝聯克昌厥家里稱善人士曰善土生有慶舉汝
蕃胤芷湘江之櫛卜兆允城視曜所之咫尺故鄉慶源

九 一

川增後入其承傳史作銘誥爾堂仍

元故隱士更齋先生銘公墓碑銘有序

公諱過字益翁更齋其自號也幼穎悟日記數千言稍長受學里中王珏王家故相江公萬里家其弟信甫率達父推朱公從而王先生咸稱爲長友又嘗侍先君子登巽齋殿陽守道之門由是須臾劉辰翁中齋劉光憲皆以忘年友之先君子博雅能文須溪號之曰山中小集古尤偉公論議馳騁頃素賦出秀行致落躡躑躅初稱官劉氏雖好辨者終不倣公當世務捨擻求冠家子弟類異懷不更事公器局散朗適對開眼父兄類之以安至元元貞間境有山盜公承檄扞禦能申脩教稱一民義里閭帖然間歲侵輒救直以發飢者爲饘粟者爲衣襪者爲棺葬不終惠家居致叙倫紀姻戚因之者委曲料理卒使之有禁性好客善辨歲時燕集酒酣歡洽擊節雅歌四座爲懷尤不喜異端然時有佳者亦爲之銘遠無忌初號一山時吳處大夫之賔著號更齋先華結廬隱登記之諸名士有詩生平裕有才諳博於宦情分憲觀復馬公貽舉行卿欲酒禮公侍先君子座側馬公愛其異爽徵碑以採屬力辭御史方崖蕭泰登於公爲中表屢勸公仕輒不吝晚歲順適丘園容與翰墨珠古圓畫市或千金爲知己持去亦輒委置家藏古書甚多皆手自校讎至所著作才既敏贖率易天成旋

復散逸他日門客子弟始輩成編嘗即先廬之傍改築新宅將以逸老爲其樓曰望雲不敢忘先人也泰之丙寅哭其長子勳然時命客自遣自是嬰疾疾革呼孫授質語無他及惟誦少陵微爾人盡非之句儵然而逝生以宋開慶己未前十一月十五日沒以元泰定丁卯閏九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歲曾祖程龍祖有開宋迪功郎安吉州烏程縣令父惟憲南軒書院山長皆山翁也娶戴安族以賢婉稱子男二士元士榮士元先公一歲卒士榮早夭女四人俱適士族男孫三探質探辰探中皆以儒學應徵辟孤孫探質以至順壬申十月二十二日奉公孤孀于里之煙竹原事竣屬其姻戚易君景升狀公行謁余請表其感易余校藝江右時所得進士而余亦素知劉公學行節舉潔有古風若探質之世家學亦士大夫之所願友者故爲銘曰民生於三父師其二倫序有五其一友誼傳矣劉公名父之子隆兩親友抑又名士三者之懿益知其賢列公學行允也可傳學抑以事君行施于政慈不少試斯馬有命命固有之公亦高蹈用不於時而適於道適道者氣騰躍者辭騰傑來世知公于斯新居奕奕花竹斯香日月幾何松柏栢栢有濼其澤由孫及曾太史撰銘悠久之徵

元故隱士慶陵劉桂隱先生墓誌銘

廬陵劉桂隱先生卒於癸之三年子應輝道孫程來京師

請其墓銘於玄值世多故未暇請也又三年博東陳以
 幣乃致前請謹撫其行狀叙而銘之先生諱說字桂翁
 號桂隱其先清江之程斜族也程斜之族自宋公是公
 非弟兄叔姪以文學聞天下辨江右三編先生之先世
 有諱簡字禹績者由程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
 升彥明兩弟昆升留廣南嶺明分處北坑北坑以此居
 上游號上族因號南嶺下族升自鵬舉五子競泰第四
 子曰綱字端臣生子少齊字思賢是為先生之高祖考
 少齊生子毅字德卿宋大學內舍從誠齋楊文節公游
 子鈴字衡甫受知文丞相魏處隱生子仁榮字雲輝號
 習靜與弟化龍長子元方同領景定甲子鄉薦明年俱
 及進士第重拜授平陽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生二歲
 失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奮以穎悟之資自料羈孤之
 中能不墜先業又斥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
 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
 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錫氏自翟斜而下蓋有
 先焉先生之為德不為世俗之所搖激不為風聲氣習
 之所險條卓然以重厚醇雅進與鄧魯士埒而無作容
 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愛之道先世恒產悉推讓
 之子姪及門必厚賜以禮伯氏蚤世其子古臣方幼撫
 育教誨有成立古臣卒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沒
 所生角驕未亂教育而婚嫁之如禮晚即南嶺始始祖

圭齋文集 卷十

洞準族子歲時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居家處鄉有古君
 子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為文根柢六經屬鑿
 子史躡繚百家經濟滄海迤資深取宏無建香匠達于宗
 工液古融今自款其精應慮不獲靡落弗宜雖未嘗
 其備無懈悍蹕屬風發之狀灑玉在積氣如白虹不可
 掩抑四方求文綴屬于門有古文若千卷語體詩若千
 卷駢聲律制若千卷摠題曰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華
 揭先生及玄皆嘗叙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評譽之風
 然以先生之文徵吾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陵吉
 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稱先生年十二時長於宋李
 程文若律賦論策藤文沛然將有老氣宋之道老鉅公
 晏季公鶴田肯堂源齋三公於先生為母黨尊行一見
 即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頌溪錫公於先生為鄉
 先正見其文尤加器異鄧公嘗延之家使範其子君
 與吾晏山心於先生為畏友往往推服延祐初科舉極
 興先生年纔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悌明經太守張勳
 之駕先生好古與主司葵筆理之必然不足際論先生
 退自場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必屢幣求師
 事之古有善射者射牛鏃掠牛腹食為禮請以不中為
 勝賢父兄願欲得其中之奇他日與物拘然求中者
 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厓蒲公為御史以教官薦學士文
 公為集賢以館職薦尚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坤朝

九三

以遺逸薦公仰推嚴當特賢士推轂者可得美矣最貴主
 何為馮先生以宋咸濟成履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
 元至正十年沈月十三日年八十八又三歲以是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莫在州之仁壽鄉東棧擇要甲同羅氏有
 婦德能致內助先二十年卒子男三長立敬先五年卒
 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情蚤世季應麟業進士
 女四人適同郡李以孫夏和彭鍾諭秦瑞官宦族孫男
 七觀先夫次理瑜諱謙理今除隆慶書院山長孫
 女八曾孫男二玄於先生未幾一識而書問不絕相知
 為深慶公晚歸回過從甚樂每有相見惻莫之歎慶獨
 二公皆先卒玄以垂髫之齒獨得銘公銘曰宇宙氣化
 消長有時斯文感意不繫于茲當貴倘采非悠久功名
 時至亦易就惟茲二事豈可易天界斯文曰子獨近代
 四家慶陵眉山臨川南豐穎穎其間展也挂懸書宗歐
 陽學會約蘇蓮嚴端臣天慈其施不斲所重我其承之
 責吾先竊在衆不隨子獨不貳不馳厥藩俾昌於詒

禮也詢前詔旌表稽末徧舉方謀為之請玄適在朝登
 以文白當道徽有司奉行之於是旌表將至偶述公生
 朝子孫請即是日拜命為壽有同從之比至疾遽作駿
 事未幾卒後八年玄謂告南峰訪族防里至公之門旌
 表燁然而幸木拱矣子惟德以里名上孫復孫所狀公
 行請銘其墓玄忍銘乎忍不銘乎公諱陸字源清蘇山
 村先世自安福令而上詳見吾宗葵圖文忠公譜令以
 下數世有自安福遷分宜防里者至公傳十有六代代
 多文儒曾祖安世祖必恭父起宗曾教授鄉里世父龍
 瑞登宋咸淳七年第公嗜錢特少以力學傳廉潔有
 授以食療法久乃冠岸性孝文親親喪至燕齊每起必
 杖為親擇葬地術家言其兆吉公曰何自致之曰以公
 孝感當自致已而果致季弟自香溫良饒體謹候伺之
 如是數千寒暑無氣微倦色沒而哭之盡哀垂之盡禮
 倫誼之重里人至今以為式家屠鈔子孫常舉乎心待
 物四字為訓能以身教故子孫率從由是忠厚自積致
 家日肥奉養日腆而公如素之習不改乎生被眼前代
 衣冠未嘗少易華靡子孫亦不能強之暮年身健神清
 稠人廣坐與一二同輩談承平舊事移日不倦歲時會
 族少長咸至多至數百指語子孫曰天倫之樂無以喻
 此饗饋隆殺非所計也爾後人毋廢斯禮早年習舉子
 業精敏有聲場屋與季父同登俱待補國學業亦相守

至順元年冬十有二月南郡禮成詔天下民年八十以
 上無失德者有司以高年者德德表之表之分宜山村
 先生歐陽公是年九十以齒以德當應詔元統既元又
 詔賜高年帛公年九十三縣大夫來致帛見其人物議
 論之偉驚且喜曰此豈徒有年者哉二帛未足以示優

表遜士慎許可見公之文獨稱賞求成公而屢加薦遂
 至宋亡科舉廢乃更沉潛性命之學手編諸經傳註疏
 釋先儒格言其精義與旨融貫渾渾多巧論者細書大
 快究初中廟詩文理致自足不事雕剝舉動一出誠格
 不勝致持嘗有老儒一日同集人見其踞踏於坐詢之
 嘗從出學公教學者無他言唯勉其用功相極異時少
 自樹立即有依援後進性佩服其言生以宋降結平
 丑六月二十六日戌以大元復至元乙亥十一月十一
 日年九十有五沒之明年丙子八月某日葬于里之小
 碧原娶某氏先公卒子男一惟德字素其終無有書述
 大厥家公致之歲子已稱年今將八十康勁勝常人每
 以公壽期之孫男二務教務實皆業進士曾孫男一王
 成孫女一適彭管孫女二長適朱小適許皆名族玄於
 公為族弟先世徒劉踪跡雖遠知過獨除銘墓之請誼
 不敢辭銘曰惟公之身寔備五福壽終期頤富有弗楹
 弗楹雖富公恬不知昌其康寧豐約不務惟其不務可
 父康樂純音味道生不飲樂好德已稱况德之積遠夫
 考終數不滿百太樸未斲全福有人豈獨全福有行有
 文有文匪他惟性惟理以辨其徒以遺孫子有覺其闕
 國挂壽駭天光所臨百世流潤爾孫爾曾赫奕其承同
 宗匪吝傳文足徵

居士歐陽南谷墓碑銘

主 齋 文 集 卷 十

居士諱同寅字同甫號南谷表之鈴岡防里人也世為
 望族家鏡賢允多儲書居士自幼為學在書院及賦性
 剛塞居家庭有孝行處鄉黨有量聲輕財而矜利者義
 而重德姻族有孤遺少任其教育長養其深憂里中貧
 乏者飢有其粟死有其棺殮有其賦歲其先其鄉人稱
 不大雨不止鄰有災集救貧寡婦夫必携飯乃退人有
 訟求正善理折以理閭閻細民有戒心其婦無暴而保
 之五六十年之間未嘗希知過於當世故已之德人者
 甚鮮人之德已者甚多嘗訓諸子曰履善循理人生至
 樂任官何為當道以數官為辭不受又嘗自著其書傳
 有曰務本之學施於孫子士稱其言先行而後從晚歲
 家居優裕肆力於學適意於文廣坐辯論經旨專門士
 或病之天曆己巳夏五月疾作醫至却藥不飲疾甚諸
 子請所以命輒厲聲曰君輩皆四五十之年猶待剴刺
 語耶有問曰張公教九世同居惟一忍字汝當識之端
 坐正衣冠而歿是月二十日也得年七十有六至元丁
 丑十二月壬辰癸臨江新喻鐘山鄉龍伏之原曾大父
 峻大父殉父夢顯積德起家初娶鍾氏繼室許氏皆先
 卒子男四履亨晉亨翼亨克世家學學學學任八春有格
 磨功宣撫司辟為以官闈母喪歸不就與子仕湖南辟
 清湘縣儒學教諭以親老辭女四適李適彭適胡適劉
 皆里名家孫男四長天祐次天福養平次天興天啓孫

九 五

女七曾孫男三曾孫女四吾歐陽氏以有知支裔封越後并於楚受封於烏程之歐陽齊侯子孫以齊侯為氏

歷兩漢防魏晉六朝唐宋迄今南北歐陽惟一族非如他姓各有兩從始者然自涿州太守而下顯者曰冀州

於防里其度者也玄之於歐陽遷者也由始遷至先泰政冀國公纁三世故世次可考居士於冀國公族弟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有二日翰林黃子登書

永新龍母吳氏墓銘

畫而出必掩面由其明銘何炫宵而行必秉燭明其幽銘何濟生存正汝順寧之二氣可也銘婦之家嫂之五

元虞士劉公梅國先生墓銘有序
公姓錫氏諱隆瑞字玉賢世為安成望族幼穎悟力學

客乘勢恣睢公奮以俠鋤拉強梗至元甲午韓寇陸梁青山朝廷遠發糧督捕殺禽狝其鄉聞者竄匿公遠

孫公被府檢勞來遠賦觀顰療疾流三囚集有司蔡堡

豐以戒不虞公曰軍名捕禦實則病民卒言大闢遂撤
 其成低迄今使之公機警個儻疎財樂施為人婚難
 鮮德色不見幾微晚歲定名師淑諸孫暇日飭誦暢通
 泊然無求於時所居多梅因號梅園先生至治壬戌四
 月十五日卒明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之南山壽五十
 有八按劉氏在南唐時有為袁州刺史者始遷宋成
 家湖傳至克郡府君再遷南溪五世為評事府君良輔
 二子長迪幼即能南射次情職郎沅陵令崧沅陵子
 醴陵令孔彭善識齊楊文節公萬里醴陵子須頊子鑑
 以文學顯終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生天福備職
 郎廣西帥司幕官是為公之考號愨齋澗谷羅公倚婿
 之室及接見後附劉公克武為人慷慨多智畧與文丞
 相有甥好雅見善異須侯鑄公履翁青山趙公文靜德
 王公夢應復心崔公君舉異吾彭其官嘗與之遊君子
 於公行義之卓尚論先世盛賞之深先交過從之盛而
 知其有扶有自矣矣伯兄履清真進士仲兄薦補國學
 生咸有士譽公娶王氏女有婦德能持家後公一年卒
 子壽字持敬孫曰漢善鵬嵩岳正泰鈞賈凡九人述行
 狀者湖南官尉副仗周君志仁介輝請銘者太常博士
 劉君開也主識碑文銘何可壽銘曰安成在漢綠邑長
 沙十世有美寧湖是家虛士侃侃濟辰義固秩若紀綱
 不類以素乾族以正剝物以剛抑淳悻推植祈禱臨

圭 齋 文 集 卷 十

子兼王師善遠德幾于儲公曰昂歸兼事軍門其勇
 為夫地其有餘莫敵一賜執弱爾兼我堅兩星執秀勇
 曰我序爾兼民將德公尸祝百世公曰噫嘻我求無愧
 衆芳西都鈞郡粹陳餘亮仁優游以終既獲三品奉
 常斯謚法雷立傳大史乃議奉常言之銘者大史備是
 寵沈展也君子如拓善善君子之誠宜爾子孫維德之
 誼

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
 同知經筵事海軍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墓頌以地
 宿史館得疾歸寓舍戊戌歲時京師大雨彌月朝露
 大夫聞者不避泥濘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
 公用鈔二千五百緡率先為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
 部以下咸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遣使賜諸誌銘
 及史官燕勞以公故或按禮辭中書為改燕之日使者
 歸上京白宰相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舊錄給喪事有
 司議以驛舟送其柩歸江南路詔奉史官劉國所收行
 諸玄謁公墓銘玄與公三為同寅相知為深公死為之
 家痛踰月不能忘故不銘有兩不忍銘有兩不忍九月
 泣將扶護登舟隨鮑叔而銘勇碩隲侯斯姓揭氏生而
 顯括年十二讀書屬文即知古人璞徑家貧不能具
 束脩從學惟量粟刻苦父子兄弟自為師友稍長豁然

九七

貴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
 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備舉游江漢間司徒程
 楚公為湖北憲使奇其才妻以從姪皇慶初程公入朝
 公館其門時國初諸老尚存聞程公有佳客咸預識之
 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為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國子助教
 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請告歸奉定元年復授應奉
 翰林文字丁內艱去職天曆二年秋文宗開奎章閣置
 授經師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官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
 預情經世大典三年書成起授藝文監丞兼檢校書籍
 事元統遷翰林待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
 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南鎮設事引疾便道由浙左
 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
 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
 侍講學士且命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
 上聞至遣使追及滌南拜表力辭身遣使奉上尊諭旨
 還闕至遣使追及滌南拜表力辭身遣使奉上尊諭旨
 連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為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錢謙
 爾達以下凡六人為總裁官公預其選遂不得辭明年
 連史既進金史垂成公竟壽七十有一擢廷相傳出楚
 司馬氏世遠姪特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
 安道侯僕以後揭衣居高平居汝洛郡庶幾章中有諱

鎮者以左僕射持節袁州刺史揭氏任東南諸叻見於
 此今江右諸揭居豫章居野廣昌皆大族豫章族相祖
 陳疇廣昌始祖填推其訓名蓋填填伯仲景碩居豫章
 豐城今為富州曾祖光朝妣黃氏祖性聰察舉義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妣黃氏準河
 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父宋成以遠學篤行見推前輩
 先賜諡貞文先生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妣黃氏追封豫章郡夫人
 皆以公貴推恩切要李氏繼程氏荆湖北道宣尉同知
 崇城之女先公卒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國
 寧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勿廢陽生始四歲女一
 人適秀才楊湘孫男一敬祖孫女一公職子弟未嘗有
 驕劣貽其親憂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少自虛為
 立身洎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慨然思其親曰吾親
 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
 至五品出入始乘馬為投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
 每發作官門辨色報先諸侍臣至謀為之貴馬公聞之
 自置一騎尋復罷之示非所欲初遊湖南見前輩尉文
 德公趙淇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之名流庶使
 兩郡盧公學見報稱許其歸朝竟以翰屬德之薦稱今
 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拒密王文定公
 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頫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

士乘華下如四明公捕巴西公文原雅那公集有賦名
公卿間既而貢集聚奎章周待制應授薦之官馳驛清
途公與清江范村德機城楊載仲私繼至翰墨佳復
更爲倡酌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
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感唐風措法精絕
間雜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碑碣過其富筆
往往傳誦於四方穆老氏碑板贈其文若字表及殊
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
所贈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謄史牘耳若此方謂之
傳在奎章時上覽其撰秋官靈輿驚曰並非唐律乎又
覽所進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臺巨曰
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
側爲註進官今上聽其講嘉嘉其忠懇故其際賜累
朝皆并蹤遂備巨所殺望者延祐末朝廷條羅拜巨贈
典公之父獨得賜號貞文又賜之碑天曆至順中大臣
有薦文士入主必問之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
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今上初即位一日使衛士召公至
則以內府所賜諸王段裘囊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
以授諸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正改選格諸趨蹌不越
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順大夫獨不爲例授授四等
轉一階進神御殿碑特賜楷帶中統萬緡白金五十兩
中官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爲之賜員文書院額仍許置

生齋文集 卷十

學青若此異數公受之雖踏不見異數自銜之色而許
國之志蓋自奢厲故廢地論政處士以古人自期王
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臣言其弊
不及他第言其慮安傷未賑郵某政樂未除某人賢在
下位未擢用自鄧南召選丞相與候見便殿因問方今
治政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養望未應
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
置史局又問備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
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備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
他雖長不可用公求法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
面諭留公公曰使揭其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
天下遂獲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
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弊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故之
政府不樂論議辨駁示以顏色公辨不少變丞相心添
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非本公出必不
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謀益倍爲害
應乎公上言罷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謀益倍爲害
博士史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屬官竟
得委允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放榜
以充教諭學錄廟堂以恰公公力贊成之此世所知者
考鄉試會試一廷試爲講卷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得
名士後居要路所教勸舊子孫後多爲重臣公待之泊

九九

然不矜相以為聲援於程公禮者有客入弗知其為師
 臆懼性耿介易直好善惡惡表裏如一聞郡縣有一無
 吏化日臨文必勞引曲論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
 實公則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況設德不信乎至聞吏
 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
 奉金為公壽東文記其德政公頗知其人所之曰汝郡
 侯所行如何吾敢有以飾辭為說乎其人未幾以路敗
 朝中名臣意趣或不與之合終身不造其門雖嘗以
 是為軋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為世路
 細難時或下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傍翹謂其太甚公
 曰言當如是而不必慮也其過善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拘
 拘汲引莫年求文者多寢食為廢子弟數以為言公殊
 無厭苦意有客為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文他客發
 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終無所言聞者稱其長厚藏獲有
 過徐以理責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下息後生便
 習最矣當以身教票性堅壯動作簡便舞下易事公集
 必章官事尤勤進遷吏後有旨授論史官早成金宋二
 史公奉命區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減否者筆書之身
 任勞責不以為委人屢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
 史意古人善言雖微必詳惡事雖隱必書其意主於勸
 戒耳嘗暑濕成作移居館中頗自待其精力疎於攝生
 遂致疾不起昔玄與公共備憲與公素習律儀又勤於

玄其書大半成於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減昔時乃
 遽失接公未病前數日謂玄曰某平生愛公文恨無因
 獲一言早晚史事成必公作自文書院記記成而判吾
 志畢矣玄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銘公
 之墓乎玄下矣某鄉某原期以某年月日撰為之銘銘
 曰古稱良史造物鬼子豈是非擅為世差公直筆處不
 謝獎善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至寒暑畫畫動形
 恩公起南那抱腹詩布衣徒步品第二尚方召見時以
 字楷君悒悒勃敵替講經作文出一意陳規遠成為己
 事措我負扶勤少試徒孺精老滿言諷感慨論列時出
 降唐之甫也漢之誼以文發身卒以筆書成故墟于特
 歷夜古斗牛有文氣將微遺為錄後為

銘
 元故承務郎建德縣傳安縣戶曹陽劉公墓誌

至元二年冬十月十五日眉陽編公卒於衡山之私舍
 三年春正月同年夜廣慶殿陽玄聞計天誅寢門之外
 三月其門人衡州路推官向克明以書及所撰公行狀
 致其孫主之請求讀其藏銘何君之宗曰衡山乃公邑自
 武夷胡氏廣漢張氏寓居是邦學者言之懷然一起於
 正後是百餘年眉陽劉公父子是來使告邑人子弟私
 版胡張二先生之訓文而彌章則其黃尚答絕之助居
 多今不幸即世母若孫幼至以身後發其一二門人門

人願以不朽託公之同年惟先生戴而銘之庶幾公猶
 未死也余讀之敬歎夫同年以科目為弟昆師友以道
 義視父子師友履道義不明同年亦科目不振人情死
 生之際天理存亡之機其所係也大矣吾於劉公思不
 銘之子公諱彭壽字壽翁家籍數其先本漢中山靖王
 裔情時有謀建者仕為大將軍漢王諒使魯地益趙將
 不直其所為棄官入蜀家於隋及十一世祖員仕蜀
 署眉州司馬蜀云家召入獲官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五世祖員字純老為廣漢軍司法至曾大父廣字謙
 叔號中山由丹被遷眉之金流鎮是為金漢中開禧丁
 卯潼川轉運司解有文集號鞏躬傳於蜀大父善卿字
 子才號燕齋登淳祐丁未第尉紹熙之靈應政教授印
 州攝州倅壬子蜀被兵出蜀之荆南卒焉秀淵字墨海
 三領解解童以春秋冠金蜀內附初避地嶺南之桂尋
 之家遷寓衡陽著號象環車行篤學為士楷樸事母至
 孝者年修子職尤謹用為為永州路學正既沒門人私
 諡曰永政先生公知穎培侍父瘠溲不廢家學弱冠負
 才偶辟衡山縣教諭重闡康強公以律俸迎養教水怡
 然父子授從從學雲委久之樂衡山士習之美遂留居
 焉再調武岡路儒學正秩滿待教授選會科舉行延祐
 甲寅初科以春秋貢湖廣乙卯登第賜同進士出身授
 將仕郎桂陽路平陽縣丞轉岳州路行用庫使陞承務

圭齋文集 卷十

邵建德路詳安縣尹授代選踰年卒年六十有四先此
 彭氏公名存外氏以志孝也迎養繼母于湖西年八十
 餘公年深哭之公娶白氏用公嘗嘗富而封贈猶實諸
 子朝命未下公致子一人倡女一人適若若侶樂陶廣
 鄉貢進士過恩調衡州路儒學正應選教授先公一年
 卒公以繼世之重為之妻姪及期竟以憂厥學疾疾津
 門入江雲端劉廷儒輩咸在將屬續語廷儒曰生順元
 安無遺恨也第老母不得終養孫圭初未之學子教之
 而才悟授子賜言說乃聲圭以某年月日奉檄奏于某
 山之原公為蜀名家世明春秋之學自曾祖演至于伯
 五世一經相傳科第捷武家多著述象環先生有讀易
 記易學須知春秋例義春秋傳記左傳記事本末周
 正釋經古今要略等書公所校讎皆附不少其自為書
 有四書提要春秋序春秋正經句釋易詩說未脫彙
 生平所著文集門人方彛編之初科舉未行公教學者
 必以五經四書為本為文必先理趣而後詞章及科詔
 頌墓如公所為教故高第冢嗣以取科名校文鄉閭門
 生多推高甲在衡山時師使者源郡盧公敷廣字適公
 厲管時名公一見稱適以老成在岳陽行中書省手筆
 親高公躬授自覺海館之策下屢以行省提舉薦不取
 迨其為政勤於治民而疎於奉上故當時惟賢者知公
 玄與中丞浚儀馬公組常侍衡南張公起燦恭知政

事相委許公有壬同朝暇日論及同年士五十有六人二十餘年聚散不常并既不齊其間存亡懸信幾不忍請至於錫公則住道相親有荀慈明愧陳太丘之色適翰林編脩和達未自博安能言公幅中深衣每月初言陞座講書厚安士庶聽講無倦致邑中風俗丕變玄明日白諸公曰方今守內州路縣大夫皆有師帥之責於其民其能服先王之服誦先王之言卓然以承流宣化為己任者當厚賞其人乎諸公方據論處公遽不廷噫命也夫公葵象環先生衡山先望之原名其件曰岷衡因發我山銘曰誰謂遠百川其文誰謂衡高景行斯濟誰謂公死遺書在茲遺書在茲使我悲之銘者是用不費子辭

元故將仕郎臨安路錄事羅君夢銘

廷祐二年仁廟初以科目取天下士左右持符五十六人時朝廷驟點舊制一以經學行義取人所得士非故輩舉子以應時需者十五年間司風紀掌綸綍內綜機務外使絕域才不乏使其閒居位勇進能以風義先天下則推羅君求師一人求師許曾家庶慶新安里登第授將仕郎寧都州判官再調臨江錄事以初授官終焉其進非有折節不偶亦非以材具不違時而所慕有大於此者嗚呼若不能以斯須留故同年之士聞君之風反自備省失所負披怡然欲爭君之高而莫之能也

君壬寧都縣魏南平湖縣未復嘗以身任操摩安其強梁雖去宿蠹久乃按堵臨江素號繁劇吏初從儒者劣於判裁君夙夜勤恪事無留難其年網紀備舉一日聞親有疾遂棄官去自是不復仕出以死指我羅氏吉望族曾祖士友宋承務即致仕士友母年滿百故相文山文公與其子弟有斯文昆弟之好奉幣載酒升堂拜母題詩匾壁鄉里榮之曾祖妣蕭氏恩封孺人祖產父寅君孝出至性親病自臨江歸拜醫嘗藥衣不解帶終毀瘠異常惟除餘年哀不忘嘗慮母歸氏慕風食藜藿不廢事繼母習氏尤孝其其習物之物至其平居終日忻忻喜愠不色滌政廉約過物謙冲自束長與人交不見彘微輪心登第偕同年諸君立夫舟還蕭僕死給以已程蕭病臨清一月君一月留甘苦孀婦共之未幾蕭即世敬其移遠長妻以女其所為不愧古人類如是奉定四年丁卯十有二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五以次年某月某日葬于廬陵之清湖娶文氏子

男一人會之克世其學造物之報德業在茲女四人長適蕭嘗餘幼嘗即立夫子今江西鄉貢進士狀其行求家銘嗚呼余於君為同年又同生昭陽協洽之歲齊來始聞君之訃乃哭諸塚門之外為之銘曰雅之鳥鳥不止于菽而集于枯車之戰戰不馳于坦而墜于阪嗚呼羅君士之以為難兮君固即所安兮而事老於一官兮

曹秀才墓誌銘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狀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第一僕嘗會歐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况不能續以長賴得先德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謝然乃叙而銘之曾氏水豐顧親里夫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似命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胎生天曆二年庚午五月癸丑胎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章十五六頗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過宗族之長老悉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凜凜越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子業精熟尋教贊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癘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未拔並舍大木似翁著得未濟之災心疑之不驗月一漢乃不起妻鍾氏子男一人萬奴載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可畜不始殲臨之

不翰輟不知假奪其所有無子之為痛其妻成無生之為宰坎而深樹而揆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歐陽奇翁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文善號奇翁姓歐陽氏玄之族兄也其先由廬陵徙安福之義歷復由義歷徙分宜之防里曾祖子致祖西園皆篤厚好遊與鄉稱長者考登仕郎化龍據概以幼名自許姓李氏有附德公生以 年月 日卒以 年六月十八日享年 十有 賢配彭氏出里名族子兩性才幹克家孫吾實篤問學善吟詠項予在朝公遠避勞子京師及謁告南歸又勞子于家獨叙其謙詎意譜序成而公沒玄聞前失諸履門之外不能地未幾所性懼公淫使無傳屢以墓文為請將以圖於不朽子雖欲違之恐歲月逾邁無以盡情則於墓文又焉可已耶公自幼穎悟甫數歲讀書過目解成編年十餘扶書出脫外傳動謹不懈鄰人有嚴其定讀者公益責讜譽諷誦不輟自若也公沒不勝哀慟屢墓三年而後歸仁宗族為鄉宦內外稱之無間言常恐子弟其世業庭名師備訓切之日復親習其課夜分乃止如是者以為常中年文學大進不求利達師表鄉閭晚歸隱居罕與人接見唯幅巾藜杖逍遙林壑間從一二賓客自娛其高尚無可見矣以 年丁憂安福縣六十七者地名黃竹坑坤中山寅良向之原去於公為族弟故不辭

而為之銘銘曰裕已範世學行允敏內離弗施兮既
滅且歸子克其家兮孫遵其仁勳此貞石兮其永有聞

圭齋文集卷之十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一

宗孫銘鋪錄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行表 哀辭 傳

安成劉氏儒行行表

至正甲申安成劉君粹表以翰林應奉為從宋高簡史
官未病前一月述其先世梗概凡幾十里之儒行鄉者
幾所題名之曰儒行行誥余表之余諾其請矣然表未
幾病作又未幾疾甚遣其子都來趣余為行表余有所
不忍也已而果卒哭之盡哀而告之曰古人有挂劍之
義儒行行之表余諾君請矣余忍有愧於古人乎越一
年丙戌春余將南歸乃表之曰安成在漢屬長沙國之
王發子孫眾多今安成鍾氏獨多於他所蓋其後然安
成之鍾亦有兩支焉其一曰南陽太守暹之裔暹魏元
陽齊也考遊之先亦漢宗室粹懷性質直叔其先世之
自五世直卿府君迄於父龍泉府君行實有可考者書
之其不可考者則亦闕之而已矣直卿府君諱諱長彭
氏陵合葬小唐之原子雄村字子學生粹熙王寅發景
定壬戌附於先塋之東南娶李氏奕雙牌鎮鎮王氏附
子厚墓右生三子長炳字季文發子至元己酉附祖塋
之左次煥輝皆無後季文生三子長應龍娶趙氏發同
附李孺人墓側次祐孫娶鍾氏合葬由慈德次承翁字
德甫王氏出也累贈吉水秦和吳城南康等縣生於宋

傳祐壬子六月致於大德壬寅四月附祐孫之榮娶樓氏生景定庚申之十一月致大曆之九月附王孫人墓事即樓字明知生至元辛巳致至治壬戌以子貴贈家莊郎樓泉縣子望里之稼木塘娶陽氏封宜人子性即粹衷孫一人曰都此其自叙若此五世皆華僑其鄉又以儒行者名其曰儒行諱曰不宜大夫士信之者曰劉氏數世力學至粹衷始有報爵于朝以粹衷之才使得中書其四就豈可量哉余則曰天下之事惟不足故有餘日行一日不及天者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者十三度有者是不足也積其不足乃有餘分及有量則氣朔分齊而成功矣夫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人謂之不足則歸氏之有餘慶者庶乎在此粹衷有學識能詞章會試御試皆第二在南士中寔第一名為旌德縣人庶明有成政化大行遷應奉翰林文字德林即同知制誥蕭備國史院編備官其典備宋史大樞士論余庚午科考試南宮寔余所得士有斯文之契故為之表云

蕭同善哀辭

人貴有德子子貴為男男固可尚子子職曷堪生而選孤子西東北南終老都下子志斯衡建親程祿子執為首甘棠與養俱子此樂孔脆床備造物子無二三一或歎堂子終身之嘆隱君有子子詩禮是擢史習律今子讀例與凡卯以儒薦子辰抱憤慘所贈隱君芳律

水既斷幸哉有母子華髮鬢髮兒服楚老子陳母擔擔燕礎子霜子吳桑樂壽臨成望更方匪進之貪生可為養子道恩其軍歲月不貸子持世之術可嗟隱君子聲流風風若則愚史方壽非彭祖也世行傑方隱君子彭負母過述方賦鮮以成流血漸勝方惟勝之成創巨碑達方永輝之函採語反是方煩憂如彼泰山有雲子起手嵩當隨子或合方八翼可堪維此下渺子氣升仁輝將族而兩方風翻其醜思源根本方澤弟及臨感感何易子順如駢頭此進猶難方右號復慶所慶是異方命嗚吊說掩志不喻方明神兒監稅為哀詞子視此幽靈

高昌傑氏家傳

傑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徽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嫁酋妻默赫速可汗為可駁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赫速卒國亂突厥可駁率突厥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默赫速故地盡為回紇所有厥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舊捷如鶴歸於唐更以回鶴為號偉兀者回鶴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即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爾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而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俄魯傑河回紇有晉鞞可汗者實塔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
 刺和緯也和緯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緯
 遂為和緯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
 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國
 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
 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賤欲谷子孫既世為偉
 兀貴巨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傲鞏阿上子孫宗
 賤欲谷為始祖因以傲為氏焉以阿名也相傳賤欲谷
 初為國相遠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
 兵賤欲谷與太子關特勤帥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
 傳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
 爾襲為本國相答刺罕錫號阿大都督噶王授以木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歲事故國人稱之曰歲赤立屬威里
 棘脫脫伯吉叛合刺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
 曰脫脫脫勇柔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忘臣可以計
 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威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返以告相取馬載
 葡萄酒見次王滿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
 歎善普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
 易各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
 遲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
 請奔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

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劍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
 首白王王悅賜王深郡地暨牙里子斯博和恩子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忽爾河河水素沸急俄而水止
 國俗以為水麻占音曰禱之必有應公以靈威水祝曰
 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績如繩以忠以孝
 永保冷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滿碗如初又嘗威暑袒
 跣卧大樹下鵝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禱鵝下爪
 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類鵝免於噬戒世子
 孫勿殺鵝及死之日有神人號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
 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幸襄王深郡西五里曰關尔祿
 名之曰辛子岳獨龍國相為答棘罕阿大都督太師大
 丞相仍無通管內外歲事七子長曰達材次曰亞恩獨
 曰騰仙曰博哥曰博攬曰合刺脫因曰多和恩亞恩獨
 二子長曰他他如他他移尔次曰岳騰他移尔他他如生
 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料高
 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陰用權者臨自奉王患
 之謀於他他如曰計將安出他他如對曰能殺少監擊
 吾眾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眾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他他傑忽底進
 授明別吉妻號赫恩迷林子弟以賤欲谷之後世為其
 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威曉也未幾左右
 有疾其功者譜於王曰少監明珠先王寶也他他如臣

之盡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但加度無以自明
 乃三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御鈕銀印金鑰
 符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治提王者仍食
 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孫精偉元書慷慨以功
 名自許嗾某悉以界兄子身無尺馮年十五以質子從
 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翰真奏求師傳上命公公訓導
 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
 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鄴縣民萬餘戶入
 奉安以便拒州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
 虎符并賜官女四人所得賞資悉歸故郡以敬親舊且
 威陳漢官儀衛以徵碼之國人舉觀昨昨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捺弄或時泛水公為繫并置埃居民使客相慶
 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衛事官從
 翰真出戰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通表章州郡
 清整彝復監山東南宣慰使誼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
 曰撤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事寬猛備宣初為諸
 王翰真必閣承領王傳事王覺長子贊十早世嫡孫塔
 察物庶况脫武狂恣欲廢嫡自立撤吉思與火管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孫氏乃投塔察以皇大弟寶贊為王
 撤吉思以功與火管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撤吉思理之

以此次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開阿里博哥睥睨神靈諸王多
 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撤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决則失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撤吉思北京宣撫官人薨
 吉刺真氏及金帛童服酒至鎮錫銀表奉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巨供察
 急械送京師道遠東撤吉思訪知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疏為直前讓上命釋供伴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璫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失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璫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上元惡開治脅從於是釋囚繫送
 流通歸剝掠吹枯蘇僅簡節疎目傳撤四封輿情大悅
 設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燕益
 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黃戚賄
 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璫馬群
 園林冰瑣海青銀鼠裘等尊甚古人舉親舉尊之節惟
 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為文學官武
 才拔帥舊卒為郡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圖計公論多之
 兵後民有曰之牛具為之上問驗民丁力官給以牛八
 得肆耕李璫故將毛璫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縮據其愚以疎謀上廢乃屢獲斬之統軍抄不先攻
 逆無度害極病民元帥野達答爾等奉權民回以為軍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賊死杖之勒野達等還放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遼等
 州丁壯之所官以運運海宋邊帥丁某懼以兩稅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謹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願望輝才餘五十載思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列石紀
 勳德焉今贈安遠經遠宣惠功臣安德大夫阿南此此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諡曰襄惠
 岳璘十子長曰益弥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謙
 未善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尙
 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
 從撒吉思討李璉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侍與所州
 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
 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撤吉思嘉其忠調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麻復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
 進兵陽邏堡順陳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
 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交戰時孫
 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陸游安撫監戰復攻常州得魯
 理斷事官江南既平揮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庶
 能署廣州路達魯花赤特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舉騎

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乎章阿合馬
 竊柄張甚耻為詭隨居間養陰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罕山等異謀辭行已而
 阿塔海等果敗運使慮憐以言利權中書右丞欲引為
 叅知政事知憐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憐累以罪誅
 遂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
 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助國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
 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遠太平路達魯
 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索古臺高與國公史爾阿
 南王卜陸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
 與阿里齊名行省九有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
 是非得失披折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
 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上廣
 西憲使卒哈刺普華個黨有智察好義如嗜欲世窮若
 姻戚臨危臨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勸事官怡保定西
 之侍母與教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物而不學有
 不墮吾宗字即趙文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律元書及授
 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璉之亂與教氏
 挈季子脫烈潘華避地登萊間省問隔絕號泣徹晝衣
 尋徙掖吉恩平亂山東卒歸獲奉以歸人為老感兩
 致撤吉思添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官以王事至蓋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與商山二治以

勞發今符山嶺都提舉未及代以職據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與被選為行都漕運使時諸夏兵萬五千
以從事飛鳥勢要交整遠處軍法以濟南北限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體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設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
百官之法通泉幣卸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浙
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
民不然恐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增米二
十萬石由邦修運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舊
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奏攻責債舟人合刺
魯華伏闕抗官量之畸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
力有弗或彼雖養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巨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詔
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
監使兼領著市舶時監授監法陳良臣等肩東莞香山
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措相和紅而行省命與控討使
蒼失鑿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誠告躬抵賊巢招誘
餘黨復業仍條言蓋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說
數大為盜劫劾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偕王號偽署丞相
招討聚號十萬因圍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摘川弗亟其勢長養生蔓匪未已遂與都元
帥課究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益

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參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
習勇馮謨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亂賊歐鍾等
橫絕石澤其鋒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無重事也
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弟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
失竭馬傷徒亦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聚寡不敵
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巨背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罔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
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持勅氏曰廢寇
之亂吾死矣言已垂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
事竊問張德亦慘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差
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暑二人為功曾翌日凶計至賊
而問德相繼死時群寇未息官軍追捕那人往往見其
乘驢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傳
綢之生乎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九所施置後
為法程駭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宰樞也贈
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
諡曰忠隱希台特勅封高郡大夫人咸年寡居貞操標
履義方有嚴三子長曰魯曰德質次曰邁倫質文質甫十
歲到肢以愈母疾魯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
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廷訪初
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景會朝廷經理江湖田畝行
有以番禺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猶史為民客者閩郡稱後改長通議大夫漳州路總督
 譚為大都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疑其已者
 排逐以罪事既白遷潯州路總督真佩金虎符同知廣
 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州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
 數千進以崇誘賊黨論其罪魁侯十九龍半天等十一
 三人以罪賊眾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
 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
 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遠正議大夫吉安路總督
 花赤中書樞密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然而引年
 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傑五五登廷祐成
 午第令翰林侍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備官曰傑直
 堅登泰定甲子第令承務郎宿松縣達管花赤曰傑推
 篤登廷祐乙卯第令中順大夫兼廣東通瀟政廉訪同
 事曰傑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令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
 傑列流登至治庚午第令任郎河南府經歷遊倫質
 雲歲嘗教養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致贈任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同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令
 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文曰吾宗第
 甚僕輩今因以傑為氏蓋本本水源之意也且高僧以
 梁勳摩王家頌興大業而化仰陳述非托之文家大權
 運故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預懸以清玄惟太史公論
 實勇齊顏跖及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哉馬每讀之

稱發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傑氏世磊珂珮
 望勳赫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河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報科如射命中異時必經演進碩大顯赫無落於其
 世識者已有以規之則是源根而食實舊物而取積天
 之於傑氏獨昭昭不惑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
 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別生分類古
 之道也傑氏遠稽前聞邇厥本始以垂方乘錦延百世
 誦焉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學之至也凡此皆余所慕
 稱而樂道者故探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鈔金匱石
 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文集卷之十一 終

疑

問夫子以小事謂管仲而又以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賦於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焉能踐形下聖人義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焉得不少為之疑狀故論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安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誣者也君夫有以德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德非徒貴乎足已以其有及物之功也而王伯之會世變之未有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即是論之安得不深許之哉試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述其德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下亦安得而限之哉昔夫子之論管仲或曰小器我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子之一字夫子未嘗輕以許人是以顏冉之流工夫造詣之精下夫子之言仁之際若兩分付較於其間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既許而又不一許之豈有他哉蓋自繼軌既東楚氣浸滅生民之擾擾紛紛者未有紀極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焉其仁之及物為何如耶求之當時未見仲比也至於其

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惜公無多鑒之失齊政矣踵而棄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權而克之以至於一初之全體則可以拓聖階之業載宇宙之重情乎非重所能及也蓋必至是然後為大器之體段焉仲之為小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往而非公乎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類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絕世之行可以為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人之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於是乎不廣之意橫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為聖人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察彼哉孟子之稱夷惠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統與夫不羞汚若不卑小官聞其風者頑瘠而據立薄敬而鄙寬則百世一夷惠而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陸炭之偏袒獲我側之汚不義疾隱之已甚同流之無別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於恭持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不自知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為聖人以也其不得為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則不然絕痛悲拒陽貨見小君於衛國應佛辟於中牟

時乎清時乎和無過而不可也表庶能之乎故不觀孔子無以見其患雖然亦豈可以是以選少夷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子之後歟

書義

俞受歐范九德威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或為不可及也夫成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自見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妥以為觀人之法焉凡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穀之入告庶績之咸熙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之或無過於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所謂九德者非卑陶所謂人之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為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自帝世以知人為難而卑陶陳九德之目或兼直而溫和或簡易而無陽或果毅以為擾或審實以為強其他或三不一舉也有六德而舉祇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焉生斯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赴事者以聖人能為合而受之敷布而施之也人見其俊又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特措也故夫九官相遜茲非

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十有二牧惟時亮天工並非百工惟時之則彼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德之君子孰符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威事之一語其重廟觀人之法得人之本數後世惟殷周之宅俊灼俊書為近之故其人才之盛亦髣髴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庭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為難者蓋虛靜言庸違之在朝讓尚珍行之震奮服師者未盡杜絕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吾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法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仁

策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九官之未定銓選之未精察最之未明法律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士君子所當講者其為古今以對母後母略對洪惟威時設歲科策多士而開其直達之門執事典文衡詢承學而試以特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囑囑者他自士大夫間以道故常為錄事以言要切為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循故常不肯從畧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威時開直達之門而得為不諱之問然而所謂直達者非以其

文朴野而以其言之切直也既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
昔夫子以林放為大哉問昨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
知本多言何擇惡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三二是四
者方今所欲問也愚謂非特方今之所欲問乃方今之
已行者也其問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
如冗官之汰大德之初書舉行之中書以打減實局而
董之以平章某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
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辛亥更化後發德音職
選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曰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
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等監罷者非一是則冗官汰矣
然而與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捷出者未悉汰
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來立省選郡選之法為二別
子承襲承繼承隆之例為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
出身之科為四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別
歲月賢否之同遷或未暇精也殿臺之明則自大德皇
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巡觀或命御史揭
展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履庶幾五人之薦未見即用
也三者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
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
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廢乎何相之撰擬而未
進者竟能為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
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焉其一曰汰冗官之本在於裁

開散之俸以學正官塞僥倖之路以清正選今正官之
俸甚薄而散秩之掾尚多昔劉景升有大牛齒且數倍
而負任不及常畜當益以之享士減冗食也況方以門
俸為出身職祿俸之無名則出身有階矣若俸之門
斯又正選之大慮也古者列行使之置掾外同之設未
必非有兩備而為是名以庸之而讓之爛曹晉之續事
實證屬於茲誠能如漢文欲用魯夫而張釋之終以為
不可家人鹽車郎官而明帝然不以為私恩則冗者可
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為之分以尊者國
人羣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女真阿而明有著今
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僑隸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駟
良並列道顯蓋我國人性性淳厚不自標榜愚惡數百
年之徒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效遠淳古之風
去僥類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推盧民族命臣巨猛之
使其必系分明不得揉雜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能否同
滯此可當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名實以甄孰能
使錄錄庸吏不得含物漢德尚資歷承序建則當如推
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當皆逐棄公知例用新進而號
得士則登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臺之本在於擇才明
之監司絕殿序之汚吏夫貨棄之德既隆而殘民者也
豈可復為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遠之任未是懷也
孟子曰不祥之實殺賢者當之身為方岳而見善不舉

豈得優為人之耳目手絕汚吏則頌如唐太宗之於完
 仁弘弔犯賊賄雖至親幸難以威公貴監司則頌如齊
 宣王之封即墨而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當而戮其不
 用傳有鶴則監司必舉汚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托死者
 不可僥倖矣其四曰空法律之本在於酌古今以成法
 書優釋秩以選法吏今法律無一定法吏無優選重
 濫於常流條令哀於書歸官不備親法無定科輕重高
 下達其喜趨出入比附係其愛憎無成書則近於閭民
 無優秩則昧於勤善昔者于基鑄刑書雖曰叔向哭之
 而鄭以治以禁止碑也于定國為廷尉以民無冤而至
 三公近代錄若水以同代推官清直而罷擢副前以示
 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指
 矣四者之本愚既已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
 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
 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
 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信為先令而不信則冗官
 何由汰益選何由裁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字憑故
 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母
 泛母累嗟夫執事以急務為問愚故以泛畧為對予然
 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為篇篇獻就
 事其思之

或才不遠假食或寬仁容徐或力於為善其所以
 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時措而
 解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象象大和而麟
 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東諸福之物莫不畢
 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
 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
 折彼既廢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曰雲
 戶口眾甚善盛而銜鑄或備於水旱蠲民或致
 於四叙未嘗家給人足精猶仰濟縣官實行仁
 義有未盡致邪于天夫明古以謹今知常而過
 變矣近矚於事情毋乘矣於典則明以對朕朕
 精觀覽焉

臣對曰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
 善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實操可
 致之勢所圖無不應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
 以求乎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
 致理之狀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
 專達之以謹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毀觀陛下之
 草萊曠土何敢上探端衷然以臣切觀陛下之所為真
 近古以來大有為之君也陛下是在會古仁孝之實其
 疑之畧聞於天下也久矣既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
 龍之秘大旨宿儒詢問要道臨御之後不聽聲色不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

遊或九耳目之娛管絃之事秋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傳日鏡子前於是大典儒科黼黻至治祖宗以乘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巨之險陔亦獲勿奉大對於時時雖無巨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為有大志而天下之策巨者亦適有以殺巨之愚巨伏讀聖策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悉已無焉或不進飯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醇美刑辟措而鮮用頒著作於田里制禮作樂倉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嗟夫薄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悉已無焉或不進飯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巨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立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已無為異乎不違厥言則隆古之恭已無為者莫辨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感舜何不自逸致乎若以恭儉寬仁異乎力於為善則近代之恭儉寬仁者莫辨文若也然而州郡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為是玄覽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之同也陛下既薄漢唐巨不復庸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道布在典章陛下

既慕舜文亦法其所為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風淳而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意也傳典教教之何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閱雖麟鳳何從而學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鮮用頒著作於田里則當求如皋陶者命之刑刑如有度焉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臻也夫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倉然大和則當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六典之制或尚可議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巨愚以謂和氣則知意矣聖人志氣清明若神一動則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吾之氣順則天地萬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數自舞於舜之庭鳳凰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羨哉巨伏讀聖策曰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善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和民或致於阻飢未極家給人足時猶仰瞻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致耶巨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古人有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舜之所謂降水懲于者猶有甚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黎民或致於阻飢則文王所謂小人怨汝置敗者猶有

危於今日之阻飢者也顧二聖人之所以弭文強志者
 潤澤周禮皇自敬德之外無聞焉陛下既法舜文詎知
 天之所以啓舜文者不以啓今日耶陛下以敬天為志
 則水旱可虞豐穰陛下以恤民為志則阻飢可憂為
 足食在方寸一轉移之間耳若漢之曰豈行仁義而未
 盡效耶曰愚竊以為未察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
 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
 陛下始以德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無以為可以
 四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
 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充之斯無難蓋仁義之積積樂必
 興彼漢唐之治如身衣衣綿一毫惜費以致海內殷富
 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
 賈生勸漢文以積樂而辭曰未遠祖考辭杜淹勸太宗
 以積樂而曰陪之隆替不繫於此日是以知二君於仁
 義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欲情儒科日議禮樂而
 季季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尤
 宜其儼莫於五三誠時也大縣國家之治當先論其根
 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
 始逸樂於其終安異於其先祥福於其後今日之不遑
 暇食力於為善他日之恭已無為甚險寬仁也今日之
 水旱傷稼穡民阻飢他日之麟鳳龜龍嘉禾罕也若
 夫備禦之不可無術故荒之不可無政承務之不可不

擇一賢相事耳矣以多言為巨又讀史漢曰子大夫明
 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故迂闊於事情者手安於典則
 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且愚以謂事有古今志無古今
 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相通志
 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率合於
 夏候生革洪範五事之說則備於迂闊矣論民飢用之
 而附會於權焉紀等建利之謀則誅於率矣夫臣非不
 知實所不敢臣之季養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
 意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圭齋文集卷之十二終

主簿文集卷之十三

宗孫 銘 續 編集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詔表冊文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澤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親就圖治
罔敢逸豫不謂適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而圖弄
兵旂委靡已嘗命將討捕屢獲獲寇以徇衆歸蒙
狂神尚道察殊亦嘗肆宵聞以自新怡然不後致煩師
旌大傳中書右丞相朕朕愛自賊發迄今屢請並所致
討朕以心膺之親應舉其請而期於自効誠恐堅
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斯重之任
今朕朕以丞相中書右丞相丞相分省于外總督
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拒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履行
軍容衛制無或有違務要廉清政洽永底隆平於歲太
傳寔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撥之重屬以
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識武于
豈有年矣不謂近者河南反賊弄兵構難荼毒甚熾用
是前歲大丞相朕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
臣宜朝夕在朕左右受命多選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遲
玩依經二年胡廣判表雖嘗克復餘賊遺諸員因恣難

致使軍士暴露日久吾民供給困乏愁歎嗟嗟朕于朕
聽朕不遠寧遠乃命朕朕以丞相中書右丞相
分省于外總督諸該軍馬提其威武刻日進兵殲賊安
民以釋朕慮凡將士用命者賞不誤天下者也天下多
故朕朕其憂相任其勞理所以致朕朕欽朕慎承事
乃有濟國厥功功乃有成往哉汝諸布朕朕德指安吾
民朕朕汝賴汝汝欽哉

進遞史表代右丞相朕朕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備
國史領經筵事臣朕朕言竊惟天文莫驗於機衡人文
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機衡之精
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宜俱
有大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
者吉凶之兆恍惚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懿施
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述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
於干戈致治能資於繡徽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
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
省飲吏課每嚴於勞收歲飢登賜手田租至若親市救
罪則胎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尊三歲之制君莫
漢高之為帝托耶律於劉宗相捷鄰侯之為臣更述律
以蕭姓享國二百一十有七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

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街上下離心驕盛成而兼隸
 生殘賊興而根本感變強為弱易及乎掌吁可畏哉天
 作自絕大祐焉延國既立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
 忌陳大任辭之精詳五代史條之終篇宋舊史均諸載
 記子奪各循其主傳聞況夫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
 仁深加憫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職誠懇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如克稽古而簡寬容免者舜好問而濔哲冠
 倫謙經燕補乎祖謨訪治旁求于往牒茲循史事斷自
 宸衷廉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質而遠逸起於是命臣以
 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陸爾達識臣質雅
 一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
 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臣
 呂思誠為總裁官中書選選儒臣崇文大監今兵部尚
 書臣庶憲山欽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所秘書差作佐郎
 臣徐馬翰林監脩臣陳輝魯為備史官分選遼史起至
 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發政府之精歲輯遼方之歷
 獻搜羅剔抉潤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
 是非不迷千載之實巨朕脫等叨承隆奇幸睹成功載
 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
 之五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尊者喜而惡者懼所
 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若干卷列傳四十五卷

各著論贊具存體式隨表以閱上塵天覽無任激切屏
 管之至謹言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胡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沿革弗披往牒曷善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
 以鴻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燎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郡而傳命及增輿於
 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返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美不足以開元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兼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冒濟中興迨夫浚郊多聖之秋故
 冰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啓運聖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美世之
 愆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勳兵擣屠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塞荆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僞國蹂躪莫
 覓於廟算德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還太宗英文皇
 帝膺卷河朔而徇地并營臺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統秦華通宋人以逼河淮香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大陽

出而增火熾正音作而取樂登及我世知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勞績遺烈地之都徽武靈之舊武遼陽建省撫商慎之故墟于時張赤婦金史於其先王鷄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脩之事見諸敘遺之謀廷祐申舉而未達天厝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躡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開服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統聖質於乙亥纔一歲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者文段而新說諂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感事力行申命巨等集眾校以責成書竹奏篇以覽近鑒巨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誠至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據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號廣成一百三十七快簡表以聞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詹事府同知阿魯圖言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大軍龍折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乾擢風沐雨詔

圭齋文集 卷十三

辭致履之勞略地攻城威遠寬授之算揚鈴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帛伐之師昭受龍綬之寄及夫收圖書於勝國輯甫嗥於神京授宋巨而列政隆載文史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巨民惟大養以惟均視一統之無外柅庭偃武既編數定之勳翰苑摘文尋奉纂脩之旨事義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逮於制作巨阿魯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玉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宗功德思揚屬於耿光惟我朝大落基圖彼吳會後歸板籍視金源其未遑細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編文之典命巨阿魯圖左丞相巨別兒怯不華領事右丞相巨脫脫為都總裁手章政事巨帖穆亦達識拜史大夫巨惟一翰林學士承旨巨起蝦巨玄治書官手章政事巨納麟巨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巨達實帖木爾左丞巨守簡恭讓巨岳柱巨拜巨陳思謙郎中巨幹藥巨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巨部侍郎巨幹王倫陸秘書卿巨秦不華大常詹院巨杜秉彝翰林直學士巨宋駿國子司業巨王思誠巨汪澤民集賢待制巨千文博翰林待制巨張禮巨貢師道宣文閣鑰書博士巨麥文貴監察御史巨余闌大常博士巨李齊翰林備撰巨鐸文大醫院都事巨寶魯國子助教巨馮福可大朝

一 九

署令戶陳祖江西臺御史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
 余貞秘書著作左郎中譚惟翰林編備臣張蕭園子助
 教臣吳當經建檢討臣危素編削分局彙釋為書起自
 東都迄于南禮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續一再期考夫建
 隆淳化之經營景之咸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
 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泰憲章制致紛皇紛紜崇寧荒
 亂殆忽繼陳於方冊標存寔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
 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又正自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
 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慶之世且感封疆
 碩乃拘信使以渝盟納畔臣而侵境由權奸之擅命啓
 事澤考以召兵厥後瀛園屠劔苦王航海齊亡而誘王錫
 乃存景節之臣楚城而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為當泰運之應明蒙言誦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實聖代表事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講學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於式委倫類
 是以區扶雖微重孤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事較容或而實德
 乘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不
 特舊史之傳述既多標記之蒐羅又廣於是愈是非而
 去取權量約以損增事嚴統計於疾徐日積亦廣於死
 獨臣阿嘗圖等奉司當按實擬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

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亮曰若帝舜惟聖心
 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
 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快閱表慶獻
 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至順三年三月進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
 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
 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予以著當代之設
 死予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繼休鴻基發
 政旋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闡雅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
 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機思祖宗
 創著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日月
 必有衍作以廣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編勅宮
 寺發掌故之舊章做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巨其
 切承者翁俾綜纂備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為本而文為
 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繼作謹謹駕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
 錄十二卷公憤一卷纂脩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
 聞伏取裁旨
 明宗皇帝尊統冊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威德必兼事亡事存孝子之至誠如一爰徵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考聖帝陛下稟純乾之剛居洛案之長當世祖之丕構接武皇之正傳歷試諸難倖距靈舜恭勞于外優跡商高當龍躍以在淵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茲豈非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馳滿天下寶壘初交而皇極之建繫人心茲豈非立道乎至於親儒生於汗馬之場輯宗盟於橐弓之頃蓋豈非敬文之教知武之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玄造固難乎擬議鴻名宜聲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勳躬之怵惕欲在永蒸庶享多儀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號曰明宗順天立道敬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文說

吾仁我以友我是須輔雖賓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不吾見乃忘勢分乃友貧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微固不可假豈可習有人於此如澤相履吾友友吾交畫友誼曾子之學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類其人惟類與曾高友千載讀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賢聖之為其

要曰敬清明在躬齊莊中正敬不于貌敬于其心思而儀若上帝改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亦敬亦聖聰明為美法養者奔湯曰日躋輝文耀然孔嚴三畏類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則是勗爾教心以銘錫為此銘者太史氏玄威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教謂予劇上予嘉其好古將報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肅清事斯語余日望之

字說 魏所

楊鏗堂之字說 魏文是者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其陰質古者物善故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寡故售物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類則為文以蓋之若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鏗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鏗主於鏗故也蓋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鏗之鏗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鏗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鍊而金精金精而鏗鏗一日之功其質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揚其姓鏗其名鏗之其字者誠者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生圭齋歐陽玄書是說以贈之

劉叔軒字說

安成鍾生名士嘯字叔軒從余謂字說夫嘯者易伯之田之名也行者既主之苗又鍾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水旱者也子名嘯字叔軒尊公為子計者周美農在四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足以病之先王有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明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世筋力不僵才智有餘退情可治之田進拔可用之學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曉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齒芬之學以俸一時之過退為威裂之咻以俸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乏也然豈願吾友効之哉嘗耕學於一貫堅智刀於一勤嘯有其地軒有其本國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憐為國子助教生以胃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嚴環琅而論瓔瓔也今別又數年矣性勉乎哉

族子章晦字說

宗兄謙翁子釋既冠當字謂余字之今字之以章勝又申其說以湯之今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二者不同焉水內明外暗火內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什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闇內明者晦養其明假物而明始見外明內闇者明出乎物過物而明自生君子則之內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墮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授教於屏山鍾氏有木晦

於春華輝敏之言由是號解春今字以水火言明晦桐居余曰沐受氣水而傳氣火者也晦明晦豈二本哉余生乎喜吾歐陽氏之譽為儒者甚多章晦聰明好學尤多敏年則弱冠已見辭於大家余字以應虛望其顯顯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鈴邑大姓曰西漢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賓者吾家用網之甥也聞余訪談至其外舅家遠來即余求尚賓說夫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少觀釋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支去九五最近故其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其以陰柔而近陽剛有壯而觀于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賓可謂知所尚也已然亦何道而緣茲乎故愚嘗謂觀之義猶未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二爻皆有觀省其已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蓋亦退而觀諸已乎利用賓于王實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鄰大夫帥其群吏與其聚以禮賓之獄其書于玉則再拜而受之夫德行道藝之三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勉于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歌德子哉余聞尚賓家多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兩山間子既扁之美用功於幽閒深觀之鄉策勲於昭明正大之地六

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內外之辨斯不潰也安成劉何更致其表學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子為字說以贈夫謙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何為有物謙之象曰地中有山卑者趨高者於其中中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而謙他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唯乎不可授之意能出乎無偽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謙也恭也曾謂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為字也能求諸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輕恭之失曰足依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學不倦故舉以內外之說告之

飛溪說

吾家自鈴南之防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安成北境上是為早禾田號曰早畝有名俊字用綱者早畝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編上謁余為之說夫王荳然而澤者飛軒也溪之色幽逸其似之手琅然而清者所璞也溪之聲淙陰蓋又近之然君子之比於水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色為尚哉王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綱中有外著數與實流

琅溪云手說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揭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易者彘或過手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特物相雜而易見青黃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操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失於信毋論老蒼為學近裏以孝弟實試于鄉故余樂有以進之

齊晉說

族弟吳翁號齊晉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初甫為之說曰從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際齊焉然東南之為佳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常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

大抵然也士為學窮冠以至壯歲就取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非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整頓而不惰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齊之功置易業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進唯十有五志于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求濟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齊之道當何先乎曰齊與濟同義又訓一齊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輪敬者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推讓莫大乎敬敬則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吾今而後知齊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巽子得陰而聽敬吾宗之奧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岳有泰華峻嶒而峭拔四瀆有清濟潏洑而踴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莊靜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過邁卓絕之行他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巒靜亦奇孤賈之姿騰蹕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靜獨隱居而有奇節者往往則之安成鍾君世良著奇峰以為號吾既以靜而奇者况之然劉氏數世皆名儒龜斯文之

福澤符鐘於世良之身所顯固動以見其著未必冥合於當世奇之體用於是乎備歎

明軒說

族兄晉翁號曰明軒夫晉之明有雜象也說卦離為日為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為日為火君子之自明必乎性乎愚嘗謂日者火之精是日以火為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都是心之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就日以爨入養其明火以爨政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養性之養其明也以靜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在斯乎晉翁究博學之士也其涉歷世故又久所以養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故以是為明軒說以應其命

劉恭安說并錄

安成鍾君世良才氣敏達學問充餘因其有泰恭之子朋友號之曰恭安彦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勵于昔安請給于強而厲一言以自勵而厲辭差過在下而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感自厲由不安而安而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推溫而厲者無之豈非互

有所發明乎哉生既不獲濟正於前修齊恭之請姑志臆說于此願與議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備資質或偏動鮮無規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詭譎皆天希聖力行持以持敬澄其氣管養我德性恭非勉強安之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稟稟陳允德變化使宜君子斯則十五年後播遷猶疑劉氏之子其殆庶幾

圭齋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銜校正

題跋

北行錄

士生林明之代區宇混一意之所之跡跡皆可達即其耳目之所親記寒英攜華託諸翰墨論議之間異時奇聞偉績固是以有徵於來世也廬陵奔元凱扶其吟詠之學卓犖之才其至涼師與當代名紳劇談雄辯周諮國家之巨擘而升平諸福之物舉集一時於是黃鸞朱鳳之什人爭誦之至於登高眺遠追懷往昔風晨月夕排遣竊思佳句尤富使之得展所蘊於承明著作之地以任揚厲輔張之風豈不大強人意乎三樓降嘆題而歸之

安成劉氏家譜

姓辛宗入南記自吉州刺史琮遼歐陽亭侯上及神禹下逮安福府君萬不以地之避僻族之蕃廣必旁蒐遠羅不少遺譜成且欲合祠吉州刺史安福府君為不祧之祖集宗人之迹者即春秋展敬祠下其規措不九用志亦仁矣嘗因堯賓况序之惜哉南記已矣安成鏞君思清披先世告身六七通求子識其後且賦余家譜上推其祖之所自出下列各派之所同出後兩漢南宋以上至陶唐氏得姓以來之祖其意亦由南記也余嘉其

其敦睦之誼圖分必別得別生分類遺意故為之書且告之曰子歸為我訪黃石宗人之賢者謝曰其母發譜學母發祠事庶幾全猶有望焉思清字清隱於子先世通家又同生塗未今為湖鄉故官家譜則其從弟思復之所圖也

西平李氏族譜

桓桓西平為唐中興功著鼎彝德被黎蒸當時賢良風雲依乘如潭侍中如馬北平曾幾何世系冷如冰惟西平裔趾美相仍更唐歷宋我元是乎故科曰雋武吏曰能守令之選臺閣之登表表愈偉為時名補子孫千禧秘秘繩繩天道之報信哉可感于書其類寫勳以德後之來者於焉斯徵

聚芳所存安成劉伯千聚芳所撰必為其病

嗟眾芳之所在宜君子之盤桓巖班璫弓有菊晚紛披弓有蘭朝菲菲弓幻佩文采采弓為餐通神明於象觀納上清於泥丸却氣穢而益壽志無感而氣完襲馨德乎先指託高風手歲寒

彭功遠先世手澤

先參政冀公曼善宦履彭君子楚先公上庠高選離治春秋能通諸經忍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故拾士楚至則細載充物先公暇日亂紉而泛閱之擇其尤者別彙為帙士楚亦能朗誦先世詩義質至述論玄兄弟

謗不及省先公易之曰黃冊子會行世特兒曹母慈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與玄首擢第追憶先訓奉定甲子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冲兩子功遠來京師抽其曾祖坦軒坦碧野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益冲所題識手澤請余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楚之所樂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仰四十餘年科目察而增興而效察今明詔復傷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捕告海內矣會將見程文獲感當世喜而志於斯

南谷居士自贊後

士大夫自贊其真例勿自抑之辭而生乎自知之明往往見於言表如善寫真者引鏡自照以圖其形宜無遺乃玄嘗銘南谷翁墓今觀其寫真自贊表裏純誠殆非丹青之所能狀尤非發潛者之所可擬焉也至正二年三月余客劉東厚田湯氏家得携此見過因贊數語于後

五馬圖

卷中五馬龍者其誰如隔腸脂如行相外如辨九疑而况南山四十萬匹中欲求流雲飛電之姿嗚呼世無伯樂龍者其誰

草虫圖

舜德其房号不可以游殊待以網子為有所求曾不知
缺燦與草虫号飛躍之自由

娛拙集

娛拙集者吾宗歐陽存中甫之作也其中古樂府諸篇
精潔俱至議富時近體詩清新俊逸佳句層見是何
吾宗人之多才也題曰娛拙雖謙辭實出見解六朝劣
於漢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脫唐規於歐唐亦得其巧
未得其拙也繼自今拙日進則詩日進矣何當見存中
甫重揚確之

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為浦江鄭大和
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二十六
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寔白麟十九世孫由遂
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
世大和和子鑣至其文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為孝
義門於手陰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勗其
門相為德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觀者孰不改容
不待贊也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兩畫以遺其誼客控狂郎鄭
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澈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
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帶柯幹節脈皆與可法

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蘭丘諸人所作迥然不同凌常
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
雅愛重之政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摺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置宣文閣中既
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
經即浦陽郭深凌常嘗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
之榮也夫金壁珠寶天下貴感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
旌有德嘗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
於法書名書通論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
重於金壁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
者而賜之所以示具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農朝
廷嘗旌之今凌常以斯文又應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
孫世世寶之上以無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
忘乃祖父漕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遠林鑄君墓銘後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情非此則奉勅或
喪交殊瀟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常博鑄君文廷制中
作遠林鑄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求而出之

跋王大年詩帳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快讀之翩翩
然渾注奇駁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細極也他日乾

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知鑿大略之下則才氣吳吳三復題而歸其帙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廬陵處士劉士行父以經學名家曩予在京師國學進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廬公所為纂錄宋序致失廬陵九老以志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即菴之銘至矣子及庸贊

族祖澗谷先生留臺跋

至正壬午十一月子訪族至餘岡之防里縣大夫後儼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騁而又專其館宿羅君孺文與其子璉來幹國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成羅文踪跡余所至暇日故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移長沙時先尚書澗軒先生居鄉泮前際隨同志令友誼彌篤既老官書問不絕咸時甲戌先與公以渴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院安路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內附後贈數有書於是子與孺文叙先世通家之好衆首數日羅其得別出先生長沙薰一板視子帙中或手自抄或筆更錄朱墨如新舊兩兩校數難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辨詠碧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士大夫寓形天地可託者二一

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女生平所見充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大者宋同年許安陽家見吳陵胡文恭公纂錄甚言文輝上入兩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草草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社邦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端結體頗若蘇氏父子豈非蘇氏戚公之至初年做公之書後无拓自為一家體邪並未叙族至早未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書中既字兩用雖脫脫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士者得非田元均乎茲臨之文字考訂茲識以說以缺傳古之君子

看書二大字跋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陳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憲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即學在內府竊疑書坊常獲侍皇太子視席今日遠役詎當一辭乃因宮臣以見既詢其南蹄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恩便侍養是以遠防歸彼不敢憚勞也儲君惻然顧左右取近日所書看書二大字賜之蓋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敬惟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事

親之資澤為仁之本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愛敬之道若三官真以尊君親之心說君親之志以顯君之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盛心成己說物之功仁與孝不可勝用美善始見於幽風之七月老人眉有毫髮之微也後遂見於魯頌之閔官今鄭氏在爾東九世同慶茲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之官深知斯行奉元良心盡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耀耀山川新民樹瞻於是稱幽雅之兒戲勸為人壽言之敬而竭其忠賦魯頌之駘背俾魯侯書母之樂而達其孝繼今鄭氏忠孝之粹日熾而日昌其在此也際屬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

沁園春注曰先君真解公

玄子未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開閱我翁時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泛紅老子汝母慈仁有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膽為誰丈夫七十何為莫三十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朔風弄月省可塵詞我亦平生危言徒費猶酌稽花向九疑園樂好待老吾泉石留汝鍾羹

大德丁未玄殿生之日先公祝之以沁園春玄受而歲之第年少家貧性亦躁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繩約之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玩明年戊申不幸先公素指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

親皇慶主子玄克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室謝氏歲久不克成婚繼長沙郡君諱某字單婦姻而玄方游湘中繼姓老疾玄克故衣流濯補而以俟新婦老且目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為所持去此詞亦在焉玄歸而求之克失其所適索十數日無得深自刻責以為不能實厥先人之訓遂為此生抱恨之大端每至幼勞之日則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登寶鑑之先公與陰相之庶幾復見此詞以無負付焉之意延祐乙卯以來玄僥倖科第歷官中外至元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先公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尋奉奎章近臣奏請有旨申勅詞臣觀碑以賜玄感激之餘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彌告祭之日諸昆弟子姪咸集堂廷進老遠前曰昨日偶拾故書得先祖手澤一紙輝食殆半乃書八翁沁園春也兄弟相視大驚曰此故叔平時備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象取視之果然即付書報玄京師二年兩子夏謁告南歸立碑甫抵舍姪即以詞見遺玄奉詞涕泣如階珠和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異哉詞所謂宅相伊何泛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寶府判理喬李公也倚門人去和膽為誰者是歲克先夫人夜也潮風弄月省可虛詞者玄少作願患多故

先公以資學易之也猶酌樽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
春陵時將之官也雖絃玄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
驟得則先公若有陰相之也他日或可道伯魯授簡
之責也其至懼者則以先公期待之意知彼而玄之
疎文窮學既成就若此其何以道伯符不克負荷之
議手蒙濟既完跡跡所至必携以自隨三年丁丑以
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
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
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六月甲申祭禮畢
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并致所感云男玄泣血書于賢
辰坊寓舍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書

先冀公與南谷居士未及一識族中宜翁為之求書於
安福同知王君習齋未幾習齋去官故未及投函之蓋
筭考其歲月蓋大德丙午丁未間書則玄為子弟時代
先公作者也至正壬午十一月玄叔族至防里俯仰特
四十年南谷先公即世皆久兩家子弟情交愴然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五

宗孫銘鑄編集
安成侯學劉鈺正

讀

御書九香贊

聖人居者如日未旦待其將出光景於鑿若未端挑實
生海濱天光首被洗萬物春融耀正中垣赫八表物物
容光莫獲私照上在桂林臣有震匍躬荷龍頤深賜
之作其踐昨億兆悉臣欲隨天章幾千萬人向所蒙恩
曠遇希世隋珠和璧曷足言異今雖近臣執政奏請仰
瞻雲漢惟有引領日遠之氣其名曰香陽數用九乾德
孔胎龍飛之徵有聞必兌彤請輸墨天豈偶然天啓淵
衷神助筆力靈畫乾初洞見天則將聖震宣世世寶藏
億載萬年為龍為光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大書瑞本堂上命度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
賜近侍宮臣則錄所賜入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青坊密
近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成樂之遊因
得侍硯席被寵預故有是賜焉所賜為麟鳳二大字若
曰同居為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筆法方嚴意度閑
暇天筆不允深得之名為慶幸為玄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贊辭曰春官臨池神助腕力結體指嚴運筆端

直上令官臣以時貯備過有賜予藩而記諸深仕廷閣
授徒宮序獲陪無翼齊靈龍光維麟與廟等錫孔嘉有
之似之瑞我國家

潘雲谷墨芬

祖棟松雲野之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現琅空山萬卉
道人眸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王等襟實氣香漢
首之奎清月在精龍光淋兩九守福

十八羅漢畫像贊

我觀應真玲瓏八愷具妙用啟示諸惡善世言神通自
墮幼晚匪梵匪漢匪奇匪尾見師即呵駟前持控千花
冥冥百泉淙淙捧吟鶴飛白雲空縱龍伯山君巴澳蜀
驪介剛力犴冠說服死或象喻乘或於克降信擗平等
匪分珉江如未特慧日萬邦既入涅槃俄然膏血固
釋揆建論性相樹靈疑懂放不見月指月在江灣為
泗激為流龍我無成耐宣寂一腔

此歐陽先生開眼時着意為鑄仲實題此廿韻仲實

避亂客固以黃氏子魯時因以遺之識者當因文以
重其畫不可因畫而沉觀其文也媽翼弱子羽觀跋

為防里淡姪題充文忠公像跋甫永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特與文必先知八代季蕭韓
歐繼作請者感之實啓康浴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

奉孝慶曆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漸濟黃河泰華我公其人

自贊

不古不惟不濟不奇置之竹籬茅舍似無不可貢之王
堂金馬亦無不宜慮百年三萬六千日與吾相對吾公
不知其為誰

族兄山村先生像贊

實踐真脩洙泗之學闢視雜糅箕頤之風節用謹身允
而達乎會閑之行存心養性悟而控乎松喬之宗子孫
極高年之養而志存舊日之儉素鄉鄰推丈人之行而
身教後生以謙沖郡侯賜帛重於鄉飲朝廷表門修於
素封是宜濟南諸生追懷九十之伏膳衰陽過客想見
百代之龐公

族子秉彝像贊山村子也

以治官之能治家以應世之智應族不遺履寫任用威
雷不勞斃算實具自足心平而直何事城府行簡而易
豈嘗遠隔有子孫之賢可悅情性有山林之趣可娛心
目入見其康健而期為山村向上之壽我觀其忠厚而
知為歐門鼎祚之福與

替備先生畫像贊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雲之樂管由之勇而無北鄙鼓

琴之聲於松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過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耶

點 先生畫像贊 東平安氏

瞻寐乎明尊識身之書而通乎格物致知之學聞西三籟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莫以過於伯仲之一室豈非白茅作而忠信著玄酒淳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胡於點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英英歎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點識近思子雲指孫李晦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即中蘇公畫像贊

維子寧父為名卿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誰諳於時端是正直弗究取施居家居鳴在國諒詩此如長松時如一鶴豈以謙言疊所權相晚著惠愛之食邊饑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道像儼然不亡者存九京可作款款吏雲

魯文凶像贊

先生之學音律與稽音有源委瀾瀾東西先生之書吾

讀未達吾有徵信季通然陽大道無形公獨有像神仙不死公獨有夢夢留仙訣像數仙風止手觀丘池水漲融現月魄水息慮良止鶴為長空騰化覆起遺符記傳履靈證言感發人心何日已焉

防里族姪友人劉伯常名泰養貞

鍾氏奕世以受著號何事於更一變至道不變者存于其得之字子以常名子以養

陽明軒太玄子龍

聞闔開院疑回寶劍出天馬來

寶雲禪寺題跋

唐會仰小釋迦上形釋師作雙峯禪寺於石鎮峰下迄今稱名剎座席多實於望士至則咸有所樹建齋殿僧堂作者為別傳弘法堂為禪各輝鐘樓為夢作漏雨燕丈室為近年誦山福今堂頭一清徹公克或前備仲善佛殿屋老思撤之拙力弗贖以余備家宜陽寺近吾族求作撰語發端鉅家與獲寶助園輝厥新詞曰

唐剎占山水之奇籠多勝迹靈臺備天人之福必有廣居雄壯寶雲雄我鈴邑當飛傍時已得環瞻象取中臨未崇殿制茲欲更多益集金備圖新即蕪國以撤辭錫華殿而求助於是諸道規於安殿證妙境於率陀長者布金松園坐望集事老人懸車故里讚錄成功故疏

書序附

與兩性姪書

自夏謁告祠垣道假江左取便欲經祖郡省墓諸亭之行途中暑劇心與迹遠抵家以來且人事委靡文債日生遠辱慰問但卑叔在朝豈自從臣未盡禮敬之報且及二代善家賜碑榮幸不勝今遣僕老李特當勅賜碑一本相奉別致薄贈諸族屬煩吾姪分俸勿惠其寡而思其有未至也延者殘疾百病交攻使者復促上道起居未可自必老僕即使之歸似難稽召命舟中欲便任其扶持之勞家兄而次雷此致問不宣

香意山先生

意山聘君老兄文侍玄去冬防里彌月之留涵濡道德之味於骨肉之情得承兄所教良多迄今銘感未已今即承辱惠問動懇第恨遙美離多令人讀之潏然賸跡自正月中旬以來右膝酸腫其痛如劍始者護痛不敢屈信久之兩足筋掣即自行立俱廢稽延召命恐違官議遂按年雖未及身委有病自願致仕者聽之例移文有司行達朝省真山麻得藥費專心然亦沉痾如舊書來所謂假裝上道那得許多事耶今即初至適值病體眼宜利之藥遂致泄瀉不已困憊不能見客數日稍復當圖報深愧莫能效毫髮之助開張教甫尚書除江右憲使其人相知力疾作一書千之或能扣汲引一試也側

聞叔歲垂帳仍在舊館郡泮必時至彼諸生常得親炙老成亦幸事也餘惟萬萬自愛占香崖暮不敢先施等干尊照不宣

又與意山先生書

玄壬午請亭之別于今六年却下蒙惠書但送書人乘便即行往往不別而去不及報書為歉方馳仰問今即至若辱佳翰承寓居春臺香積庵殊慰殊慰文集舊序如戒更寓今即所著易問辨甚佳已為作序弟媿病餘意緒不佳之好語也今即氣字明爽因推其八字非常發達行當擢科吾兄收義方之效享榮養之祿計日可待也勞弟端踴如昨右臂臂苦風氣流注大為所窘最是文債日生無少休息令人悶悶未卜會期惟以道珍尚草草伏希尊照不備

回兩中書

猶是癸卯年叙譜以來今三十有五年矣是時不肖與所中俱在子弟之列每思幼從兄弟之樂今復欲爾高可得耶去夏謁告祠垣假道江溯初意徑趨復袁一訪故耳中途劇暑遂與朝遠老僕還閣茶中諸公相俟甚久令人慙慙無已茲遠席余死自忝從巨恩及二代兼蒙賜碑尤出望外受寵驚懼蒙書乃以賀言推重林揚相差題表之喻僕何敢當第義感倚賴春陵見元公家數世之墓皆大守方岳若為題之他日披此故事或得

一名筆吏職亦未晚也疏遠近而召貧病交若居行未知依措吾姪何以告之儻翁還專此占復海吳等致

四所立書

相距五百里相別十五年逆旅倚伏靡不更常起居動靜遊馬無往忽翁兄携兩惠書得之驚喜相半追憶曩侍先君子琴瑟通歡事自緣侍來以拜見退相往齋閣是時僕與執事俱為入子弟一門自為師友之樂有不容喻今日此况以味惟傷之所立仰為名門雅興之執節季道德之感異時秋輝賦劍耳獨頓首吾知叔桐父矣兩科士論殊以養生不來為恨六月之息三年之嗚瑞有所待他日榜中龍虎第一相承舍君其誰政當堅坐冲密守庚申耳區區遺賸承乏何足置牙頰美書詳博然及之令人卷舒宛濤可拾甚者以六一為提何以美交程加我耶此公事業未論其他只慮我輩地我輩受此苦曾下此工夫否此則斷斷然不夢見脚板者也慮憂長沙之議不謂在事亦微曉開僕在二鄰不趨滄海一掃或者之語僕亦不辨惟應之曰僕為崇禎不敢發說尤不敢不鼓布素一語亦告者過者絕不為自是節儉家風且身輩三足森嚴在前何敢稍假一步寄示畫袖皆未家紅月惜燕穢不足發揮激委百冗塚委宜翁行又遵專翁朝奉令封意山學士今弟芳茂

暨族黨諸先達皆不及頌狀敢告申敬何時詳享叙拜以聲副懷家况而次附致謝禮等義勉照不宣

四錫中齋先生書

玄頃首再拜復書提舉聘君中齋先生文席玄即衣請和承體候佳勝濟南耆年有相之道不勝願見之精言宗振先求辱善且知姪孫宗任客牘恭謁座下第賦詩維文迄今未至不審何故亟稱嘗幸臨便復命禮行雖接之禁事出當然詎言之感實無是也區區抱病三載始獲一歸心志凋殘倍學如失其不能為先正大失役也審矣適候卜氏女病振先就之相見借紙占贈凡百潦畧惟鼎尚加款以壽斯文謹奉狀不宣

答劉桂隱書

玄頃首再拜復書桂隱先生執事玄親廬陵江鄉乃未獲一寓桑梓之敬諸鄉先生亦未嘗一望履綸廬名誤人僕僕南北抱茲二次須須委文先生道德之重謙德之明今先之以書且有文雖叙之喻僕何足以叙高文之後此亦虛名誤聽聞耳雖龍詔夢知是不已豈不甚可畏哉僕自去春彈疾感作一歲之中謂告十九今者又有哭子之戚傷傷南歸子孫之使要諸路上夏初誤恩落情講升學士俯僕循瑤迄今未敢拜命心常怔忡舊學廢忘仲賓還始爾塞骨瘳穢高明知罪知愧感著力疾治答不敵先施切希照亮

卷發春洲書

玄頌昔再拜上記春洲聘君先生玄蹟天台賦金枝媚
媚吾耳將二十年識公於此益久昔一識心在識面之
前斯謂知己若弟志行家人至辱佳書勞問動懇殊慰
勝駭第三署再遷之言以傳說者之謬幸勿過聽區區
抱病三年朝廷密察而深憐之譬之病駒不任銜勒置
之茂林豐草之地使之姑逐其本性豈有復可驅策者
哉今即才俊自當不乏如遇萬一邂逅在他人尚能推
轂豈敢愛一握手之力於秦晉之戚哉於旋力疾占春
秋杪冬初必到防里胥籍有日餘儲面賦草略切希照
察不宣

又

玄頌首再拜春洲先生契友玄鼎在史館與曼頌揭公
談江石人物獨稱譽足下才美在臨川孫復常何太虛
間會見咄咄逼人他日相知翰墨中益見故人蘆鑑之
高日者舉族諸子弟見過又知結習斯文固有成焉第
恨才薄實深仰慕前備薦為士不得彷彿其萬一耳兩求
春洲詩及大字草草塞責報重遠勝作者子昂墨蘭自
是佳品感佩無數區區劇暑抱病越便裁答不敵先施
尚冀照察不宣

與張憲使書

都門別後踐跡尋亦謁告選湘湘距地遠之便致書惟

深馳仰近傳全除日共論移轉在浙拜賀西江西江之
民蘇息之期實在此矣僕先世西江人也里中長老時
相往來語及公未相與喜并少白僅近訪族族中少俊
甚多有姪原春者其才足以應舉欲望失未可必春州
路學薦為直學例必經憲司試驗欲望相公賜一握手
之力他日寸進寔出陶鑄何敢忘也賦體入春以來瘳
疾愈甚兩足筋孿行立俱廢雖被召命自度病勢如此
未見即愈自顧林藪之章已達有司每日從事藥裏而
已為况無足為知已道者舍徑行願此起居未中冀順
序珍齋行齊榻用不具備

慰國博安母書

玄頌昔奉慰文拜博士至孝玄不意慶門倚杖之會先
大夫人奄棄養養細惟東痛奈何玄聞變不勝慘怛已
微小車詣行府申唁昨暮適苦寒寒舊服之說又聞車
行甚亟勢未獲面會中統若干聊為雀車之賻道遠真
飾哀願愛以襄大事手疏海略不具

與劉文廷書

玄手書再拜上文廷博士提學相公仁友玄往去國
同列中以不獲一言以別為恨密冬還鄉父之又以不
蒙一紙之寄為欠今夏忽晤陰日家有儒喜之雅既喜
且駭其喜則以國初甚重此職軍懷許公由是拜左
亦恐葉公由是拜右輅大德中具與趙公由是入為侍

講者文廷居之允樞士論其駭則以賦跡雜論死時當
 授力勉其留其言以為斯文漸覺人少僕抗言薦穀士
 為代如文廷皆其列也當揆蓋嘗諾之今忽外補非文
 廷求出必不爾也己而果傳有子夏之戚聞之胸次作
 惡者數日昔有三人聞客言虎患一人感頓特甚僕其
 人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性年嘗以此致心疾後表刻
 恩之理豈自然皆有乘除情短存乎其間莫年盡傷亦
 復何濟不如姑聽造物所以處我者何如耳劉仲賓行
 孟此代面外有一磨極知刺出或可助發一莞所以寬
 君之憂也僕德厭舊近又苦疾暈之疾但風緣無涯竟
 日為人造結語等殊可厭也毫楮草草希應亮

啓

茲論輟班學省進秩文臺入都堂陳衷懷而求去畫
 歸大節別同舍以治行論詩及門藉軒在路既許即家
 而為府又客需次以申情仕宦以稱職為稱心宜無內
 外重輕之辨賢達唯知義故知命自明禍福倚伏之機
 故於送賀之賦輒為響解之語孔文舉揚德祖古人所
 謂即深羨乎薛丘公今世未聞有後首尾不嫌於衡
 決肺腑兩托於深知望聖聖馳說忽忽關便
 同有王許恭政啓
 辱示譚鳴喜謝賈治包胥感無衣之賦竟償復楚之言
 相如獲金璧之歸始者却秦之勇蓋人之秉忠者必遂

而物之拂性者終遠追惟性事之堪驚益懷高位之難
 履文場有議豈容居西掖而弗知丹詔驟頒乃獨使東
 轡而恭聽此挾轡回之秘策欲推後又之前乎尋移疾
 以去官始待時而俟命生意已存於碩果大材寧繫於
 龍爪皇天實鑒乎臣衷重主自定乎國是子環聽諸公
 曰盍歸乎來哉投樹鳳池泉謂兆之以行矣屬開端於
 更化嘗効力於代言然非鳥獲莫勝曷免終僕見阻急
 近輟軒而傾蓋真同韋布以裨冠治余黃髮之謀親預
 綠章之寫於是退前日掩奎之宿即當時押角之人嘉
 與賢無滯行周家選舉之隆至詒朋友共播虞廷賓歌
 之音第媿疎庸莫陪揚厲王適受同極之賜惟乞關身
 孟明收再効之功當書逸史並酬先施倍切懼崇

祝告文

天畀寶命列聖相承貽萬世之丕基輯九圖之至治碩
 茲菲德嗣守基圖念皇考之上賓結孝思之罔極爰舉
 徽稱之典躬陳時祀之儀尚冀垂歆數錫芬瓊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於穆皇考聖德配天何臨御之弗遠儼威靈之如在顧
 茲冲眇嗣守皇圖惕惟丕訓之承祗泰鴻名之舉是用
 躬執圭瓊薦其苾芬仰惟頌像來格求覯
 焚黃祝版
 維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二月朔壬申越十三日甲申孝

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玄敬告于祖考贈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溶軒先生歐陽公玄奉元統三年甲戌三月制書以玄裔列禮文大監備位三品推恩二代贈封祖考官職勳爵如右是年九月以書到家告廟改題且遵儀式為玄尋遷大常翰先等官限以職守今者謂暇未歸告墓之典始克成禮惟我祖考懿行粹文師表湘楚惟誠淵人惠利後學儒者之德莫盛於茲餘慶所被施于諸蕃獲承國恩茲有獲贈恩眷咸降甲戌鼓篋上存其當時六館諸生為淑艾毋咸得推恩世運遷移先考肅志六十年間歲運一周積善之報久而祭彰有若此者侍郎法從之官貴列八座渤海大郡之塚崇視徽侯載燻登章昭穆上賜伏惟膺此寵光清厥福澤亮賴我後茲以昌謹以牲齊報饌式伸慶告

焚黃告后土

維至元三年歲次丁丑二月壬申朔二十有三日甲申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歐陽玄敬告于官崇極白雲卷后土之神玄欽奉制書贈封祖考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爰擇穀旦燔黃于壙惟神苞流崇潔穎耀明秀相我先祖妥靈于茲此厥後入本國技茂賢惟神麻惠徵方增報故敢後自今以給恩休敘至維爾明神靈有

崇耀尚圓利之靈以酒敬庶羞式伸慶告

防里祭祖祝文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卯十有三日辛巳會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玄謹以狂酒之奠致祭于防里第十一代祖士承事府君歐陽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童遠也先世運劇動踰十紀并邑既殊歲月既久疎迹松檟事勢使然餘慶兩草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徇列法從推原本原敢昧所自謁告未瑋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林楊浮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朋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府君墓前人本乎祖百世匪違精神旁通體魄如在遠孫席庇展省還鄉萬木一春萬水一清豐本濬源用泉有異惟我先祖寔克相之

祭后土文

防里第十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先世遷劉道達墳墓曾孫長禮宅親以固祖考來故神亦惠顧齊靈鍾奇錫我善并我族既傳百世無斁尚享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自言之素我祖始遷安靈茲阡今三百年高山駢絕其上隆隆神相我后慶深如川

翰林國史院祭揭侍諸文

鳴呼公之道德忠學篤實洞徹內外公之文章純潔蔚

雅營發憤情方館閣之踐啟實昌期之際會密勿論思
從容進退當與易之日隆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於王
堂養皇猷之光天待講讀之經懼知浴沃之切聞待引
年而挂冠戒舟揖而南適帝錫命而來還襄黃髮之未
艾通聞詔之方敦思竟考夫前代詔總裁於三史燕緝
庶於帝載天不慈遺慨其珍碎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
望懷幸愆悠丹旆尚期莫歎此薄爾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朝崇
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殺之奠告故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天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
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勸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
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九吾老身之倚奉後日之繼承
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
毒乎以子之學可受弟祿以子之孝宜享壽終天乎人
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名北來汝伯汝叔
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
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病遠廢官業令聞
汝計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
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謂之醫而竭之刺汝之歛吾致
之禭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
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禭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

於汝身虧頽頽之儀失父道侯又於吾弟奉付托之意
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
不適合之中人吾學不及占之下士穢罷踰躓不自之
絕聲鍾後人致汝天關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
先至通州汝極發後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遵行者欲
送汝也今茲將行詔又止之其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
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
行感於神明生不獲拈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恙無慮
汝涉江湖無恐無怖現神暗明作汝體魄吾今抱病逾
二載矣其哭汝也使盡而筋枯血滴而心碎歷名醫持
無所告訴上天監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
庶幾固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強飲
強食往即長路以還故鄉其無以老父留此為念也嗚
呼人世之別有慘於此者乎老父之哀其可已乎其不
可已乎

圭齋文集卷之十五終

跋元贈亞中大夫歐陽公神道碑後

元歐陽圭齋先生玄本分宜防里族寓居瀏陽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中外四十三年終翰林學士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朝廷寵眷終始甚隆加恩於其父祖者屢矣方先生為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父成叔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而奎章閣大學士鈔臘班為請命侍講學士張起燦撰碑文侍書學士燦書之起燦與先生同年且同官故於碑中叙其族世行誼為詳而此本蓋當時摹之以遺防里之族者也防里之裔曰鏞裝潢成悞將永歲之以為家寶間采

京師持以示子求跋予莊誦再四見其家世文學之美行誼之高然後知先生之所以顯融光大者有自信所謂積厚而發私也不勝起敬焉且是碑立於至元丙子迄今百二十六載而完好如新非什襲而珍藏之其至此歟然藏於家孰吾族諸身碑中所載世可法也使為宗族子

孫者誠法其所為心念而身體之溢滓孺乎文學教篤乎行誼以求及乎前聞安知無若先生其人者出以大顯於時哉昔六一翁以文鳴宋而先生繼之固知繼先生而出者尚必有人信歐陽氏之多賢故也鏞字允崇為國子生拜官且有日而才卓卓又今防里族之翹然者其他子弟志學允衆承先啓後庶其在此因識于碑未併致期望之意云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冬十月朔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院學

士知

制誥安成彭時跋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

宗孫銘鑄編集
安成後學劉樹正

附錄

元勳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進封陸
海部侯歐陽公神道碑銘有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知
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勅書

奉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
事臣懷慶奉勅書

奉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中奉大夫兼經筵官
臣尚師簡奉勅書

今皇上即位之二年至元改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奉章
閣大學士臣少賦班奏翰林直學士臣玄誠翰林為思

有勞制贈其考官三品爵列侯欲著之碑銘无移上恩
其勒翰林巨起巖撰文奉章巨懷慶書丹巨師簡夏額

上曰可巨起巖承詔伏惟延祐初年仁宗聖文欽孝皇
帝繼述祖訓建立科舉大建業士巨玄巨起巖賜第拜

官為同年皇上御拉簡擬侍從巨玄巨起巖代言御史
為同官明詔諭巨牌揚其先烈發其儲德求之巨職按

之友誼皆不敢辭謹按公諱龍生字成封歐陽氏其先
冀之渤海人從晉南渡徙長沙率更令詢以文學顯名

隋唐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萬為

安福令故又有居安福者安福府君而下四世曰致三

子謨託遠託徙吉水後吉水析置永豐德二世是為宋

大師究國文忠公之考崇國公其他子孫散處安福邑

境離熙初剡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宜

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

不滿五十里公防里族也別號防里歐陽氏曾祖安時

及祖新皆曾試湖南愛劉陽山水之勝又徙居為新字

仲齊以經學著稱蔣祐未利傑吳公子良濟湖南辟廬

歐歐陽異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以禮聘仲齊為

講書因寓長沙異齋聆其講說嘆曰長沙自有仲齊言

何為至於此考達泰字忠曼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學者

常數百人招科登第相屬也用薦為潭學錄安撫司按

與湘潭詳景衡嶺學田墾沒者登故額士廉以養廬慶

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為多今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妣何氏渤海郡君公年
十六入潭學己負俊譽月試占高第相國古仁江公判
潭州俗為崇禮齊長又二年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
甲戌臨試國學生湖南於湯萬三千人有奇拔士二十
八人公以春秋中第二肄業存心齋時離教授為朝官
以書賀云鄉潭學經學忠思景衡盡心焉去歲景衡子
冠鄉薦今年忠更子入上庠造物報人不爽如此至元
丙子內附侍禮部還瀏陽居安陽山之白雲莊禮部既

戲究心大玄作律曆統元圖書數十卷因耗心得渴疾
 公誣謀不為止未脫羣卒公抱其遺書每痛哭至絕左
 丞崔公斌行首于潭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
 使者李琪至劉獨有文隋書院初龜山楊先生論廢於
 時使者考郡志謀復其舊詢眾求才望士任斯責以
 公對乃專縣尹壯元志即山中迨至會有同例試儒
 中選者復其身使者命公考士湘陰劉陽去取公當人
 至今稱之德部薦其才燦宮闈達之省府授文靖書院
 山長郡人程之起始受命改築書院張山之陽踰年禮
 殿講堂門廡齋舍及龜山先生祠事內外具舉學者雲
 集書院廡稍不賸佐以已資夫人亦撤查具助其經費
 落成之日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先生傳周程
 學而及豫章延平歆陽朱子實承道統斤王安石配享
 孔廟功亦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書院之復延講遂為
 出涕執燭公懽之京師歸大傳魯國康里文貞公野齋
 翰林李文正公抑庵集賢家公文薦為教書郎行既職
 矣會集賢言歐陽山長有幼文靖書院今劉陽陞中州
 例設教授師席初筵須宿儒明望登進未學宜移教其
 邦人便朝論是之改繼陽州儒學教授至則會學慶可
 贈二十人月約一十五日選後秀補員會食粥親教督
 諸生皆勤勉自力科場既闢進士輩出實公權輿之選
 道州路教授道介兩廣或以為是公曰故為周夫子之

圭齋文集 附錄

那何遠之有至官郡庠漢溪書院公定規約朔望賜
 聖聖畢教授率諸生謁漢溪祠一日過祠東見老屋數
 間詢知為西山精舍勝國時祠廢季通蓋廢久矣祠舊
 隸郡庠有四百五十畝或利其入欲蕪并之故以屋稅
 軍官去遂不洽幸其連燒公立召僕夫拆除接獲得田
 備其祠郡學田多為豪民據有公請諸軍司被檄往括
 畧行山間得租三百餘石因感疾歸卒官舍至大元年
 八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七諸姑奉柩歸以三年十月三
 十日遷葬東羅田之木瓜球公既歿之七年當延佑甲
 寅玄舉進士魁湖廣省貢明年乙卯以第三入賜第同
 知平江州運蘇湖尹初贈公奉事節同知湘陰州事再
 贈朝列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上駟都尉追封渤海
 郡伯今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
 郡侯初娶譚氏一年卒再娶李氏金陵任族有婦德知
 書前公四年卒初追封宜人進封渤海郡君今封渤海
 郡夫人繼室李追封長沙郡君譚夫人有子曰浩龍川
 書院山長娶唐渤海郡夫人有子五長貞孫石林書院
 山長娶王次定孫曲阜林廟學錄唐李次玄也今中大
 夫國子祭酒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要謝
 封渤海郡夫人次定孫初勳外氏李沅陵縣學教諭娶
 楊季彭年舉明經娶周女二長適武岡路教授下天佑
 次適瑞州雲石務稅使湯居恭孫男八長慶以教授借

仕建昌縣口皆起檢次進遜遜皆業儒文孫六會
孫男四曾孫女四公儀表峻清譽著如王有勝略幹
往孝友幼歲嘗割股肉以已母疾兄士高養世撫其
孤皆有成婚嫁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先時善推興之
讀書目五行下八歲為文十五下筆萬言文雄渾有體
裁學精敏有識趣尤長於講說義理每講篇出士傳誦
之晚號雲莊有經學理窟雲莊講義及所著文集傳於
家歐陽氏世以文學名廬陵之族大顯于宋矣宜春防
里清門素業文行有傳至於禮部儒鳴經學師道尊嚴
表率多士公學為通儒行高士學宣勞序位不滿德
維持斯文克有其任再世如一童喜後人是有良嗣首
推巍科登華燁然演論王署輔藩帝猷追封二代有位
有上大書表旌恩賁發存則公父子平昔績學衡道之
華靡然四達而防里之族克昌以大將媲美於廬陵矣
於手賦試

銘曰
惟歐陽氏陞陸別族有家瀏陽同出安福文忠相宋魁
然大儒防里清門世德不孤播義風烈聖持之臨服膺
克經義方之表三代之英士生其時世其道德以恬以
應至行應古辨辨依重士子景景如鳥歸鳳凰道育才
再世一心播授百年有獲斯今論華嚴煥發登侯侯
恩所覃於渥其澤大君賜命詞臣敬承撰銘發潛匠休

廬陵宣昭顯帝仁若沃醴亦無琅何千萬年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備國
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會祖勣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逵秦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
郡公

父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太學士滌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文字原防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
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幸

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隆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今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

子謨託詔徙居吉水折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
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

宋割安福置分宜縣諱宜春郡故居安福宋豐者籍廬
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

十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
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湖溪吳公子辰時澗湖南辟廬

陵歐陽公與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為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四人長真孫次定孫次即公季彭年公生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龔國夫人李氏賀州客書判官公事其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貴之授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之周報諸生生日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目過而目光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別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章冠世聲名滿天下柳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集賢公為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甚至州謁之書院公與諸生講論使者異之賦坐命賦梅詩至成十首晚歸增至一百皆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其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從宋進士吾山鄧公其受試庫卒亦占高等老師宿儒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漸委尤所從貴問至郡城憲使碎郡盧公學見公儀表及觀所為大為器重之相與偕和留連不遺去薦為憲史力辭不聽大德元年李氏大夫入卒居喪哀毀成疾十一年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遷道州路德學教授公是待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尤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蹟題識殆備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葬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遠郡城江東雲使蒙古公孫澤者觀三沙一見大奇之留居舍館為忘年友為公文學堪居翰此縣郡府以達朝廷雍郡廣公并齊汲分教於潭母見公所為文高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錫寫成快親題以寄于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二年州之寶陽山宣慈公墓在馬前泔方池水流清潏仲春之月西偏有泉戴沛其色正綠初出如錢凝結漸大如層雲聲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于至池心日入沈於東者三日久而書於然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年李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猶天舉相乳哺錄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以治尚書與貢盛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學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于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路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清者為平反密右非法虐驅其奴公俾之從良貢賦傲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聞之得無不可於意至堂不付度而復行事親老獨不入境嘉禾生野發熟成萬敷化大行道不捨道司文章率上其狀公立止之乃剗石吉祥僧舍行差通司文章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將控制澗關蠻獠雖居俗尚勇好騎射字少平事臺不測公視事踰月赤

水大清兩洞聚眾相攻殺隣境告喪官曹盜慘失色計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聞未已徐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無言仗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擅與兵緣斷其事于跡雖不為宜而吏更需求無已歸後橫斂措免百端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頃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降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在會同與學士咸有事後或留上京

一二同屬官稱疾不出公預印攝院事日直內建奉快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致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且備時政數十事皆封公關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肆為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備撰其為少監文宗不允卿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備撰品級對曰六品又問備撰湖廣陽縣尹有薦欲令安在對曰為翰林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修撰耶即承奏曰御書殿傷主可授修撰少監待命左丞相伯顏奏或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公曰汝為宦僕族長沙族耶應對稱首問古今書畫或

以宸翰賜再臣必命為叔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奉詔纂脩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高告南歸秋陞藝文監編校書籍事隆朝徵大夫是日中書奏遣不惟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纂修少監歐陽玄可陞大監除目今歲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今上即位改中順大夫食大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奉勅編修四朝實錄誤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備先師交國公廟成奉勅撰碑文明年春燕園子營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講事詔待講學士張起巖撰公先葺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待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遺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檢各齋內臨避召撰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燕園子營酒進通奉大夫撰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乞養風痺乞南歸復醫者皆不允修西阜宮聖廟成奉勅撰碑文初公病有子皆早卒後以弟延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普魯抵近臣以聞上深念之即日遣奉章問與我全晉旅近臣以聞薄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罷蘇去位降旨不允上晚朝實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九象公

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各一內醜二尊後起為翰林學士以疾不行有勅謀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年詔遣金表三史遣使賜內醜二尊召為總裁官使者迫促功疾就道至則廟堂問備史之妻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選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九例又為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落接筆寫正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撰碑賜白金五十兩四年奉勅撰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備國史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備三史充任勞勩汝其論者丞相起授爵秩用勅駁詒明日大夫出遣丞相廷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文錦明日入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天顏如是之喜也張公起發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嘗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詔有未安乃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

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醜二尊勅撰故相莫寧忠宣王帖木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酌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醜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春疾武昌道官日往相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醜二尊趣行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會皆免冬奉勅撰定國律撰選格序河決白莽口大興工後初公讓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辭教草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後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奉勅撰金字歲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羅冠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已大半配其國夫人謝氏避難郡城亦沒公聞變哀甚上深閤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武陵奉勅撰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

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養皇太子遣宮巨齋親
 書經訓二大字內醜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命世
 臣解說藏諸瑞本堂十五年讓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
 妻乘殿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遠近巨賜楮幣萬五
 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
 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
 傳旨有與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
 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遂
 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
 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時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
 太子時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葬京西宛平
 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以長
 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婦上
 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主齋文集若干
 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
 者頌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處已
 儉約為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督辱故
 廢公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高祭
 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備寶錄大典三史皆文大冊
 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雜文大冊
 播告萬方衛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
 之官王官貴人墓誌碑銘得公文詞為瑩片文隻字流

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資化
 術道彌蔽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大盜
 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大將而後行
 招捕並行則脅從徒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徑行廉
 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歛不公
 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帅蒙古漢軍民義一體
 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
 將分動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勦池州
 軍討平江州規圍湖廣江西遣使督南陽襄陽四
 川軍圍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為黃
 州賊巢林立賈拯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
 豪能殺賊未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別置
 一所則賊黨自斃有教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軍務
 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閱謀皆不可缺其後政府求
 疏時事公言京師天下根本幸駕行幸宜於侍衛親
 軍中選選射親衛倫方畧出表者教練守禦要害陝西
 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任
 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陞併力克復山東以制河南
 兩淮選猛將擇精兵其餘人出處不意以取武昌邊官
 督擇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其事右司選官一員考
 一巡檢克復州郡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輸兵官
 興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其萬

一矣素官學京師貴從公於史館脫屣與進尤至謂可
以承斯文之道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役佑持諸序
述公之世家出任行實上之大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崇祿大夫知制誥兼備國史倉素狀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終

防里歐陽氏家藏亞中大夫碑跋

右元楚國文公玄為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考成叔為亞中大夫追封渤海郡侯復命侍講學士張起巖為文以表其潛德此碑所由刻也按元史稱楚國文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此碑作於至元元年之冬正順帝即位之年公為翰林承旨所給以贈封其二代之日也按公劉陽人劉陽之族原於防里防里之族本乎安福與宋文忠公同祖故此碑述防里為詳今防里之系有上舍歐陽鏞家藏是本出以見示子因竊歎曰盛哉歐陽氏文獻之足徵也前文忠公以文鳴于家後有楚國公以文聞于元然二公之所以膺大顯庸者皆先世之積累仁厚所致也按文忠公之考崇公為綿州推官每夜治官書必秉燭而嘆凡因有可矜者必為之求生此明刑慎罰之心也楚國之考亞中公為文靖書院山長進職教授能羽翼道學備

溪龜山二書院經理學田以膳養士類此崇文衛道之功也其積累仁厚皆如此宜乎生二大儒以清忠懿德輔佐宋元昭一代之文明流百世之事業非偶然也其所以恩迓先世後贈名爵追封公侯者非人之榮蓋天報之也予獲拜觀為追原本始綴一言于碑末俾繼是而觀者知二公之所以先揚盛大者有先德為之權輿非淺淺之所能及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為歐陽氏之後者最之

賜進士朝議大夫加授天中大夫南京國子祭

酒前翰林侍講同備

國史兼

經筵官安成吳節與倫跋并書

跋歐陽文公集後

歐陽歐陽文公出分宜防里之族實出安福安福今為歐陽始祖一析歐陽而有完國文忠公顯于宋再析防里而有楚國文公顯于元皆以古文擅名當代天下後世宗焉文公之文追蹤文忠而多或過之揭公侯斯為序者四十四卷宋公景濂為序者二十四卷悉矚于兵不可見矣防里五世宗孫俊賢翁收入散亡得十一於千百欲梓行而未果翁之長子銘季子京衛經歷鏞益增輯之而京衛訪求考訂之功尤多蓋公存日嘗歸省防里訪族安成有眷眷故鄉之意宜京衛父子思仰遺德而輯其文之謹如此情亦厚矣茲所編輯凡十六卷將以屬浙江督學憲劉君仗和重加校正入梓欲時序之時自願晚生末學何敢僭序公文雖使有言亦何敢希揭宋二公之萬一雖二公所序於今卷目不同而其所以推重公文以為必傳者夫豈有異宜仍冠二公之序于篇端可也京衛

以為然因志其故于此將來公之文與文忠公集並傳于世不朽實於是編有賴若然不惟有光於歐陽族且於安成亦有光焉
成化庚寅夏五月安成後學彭時謹志

跋歐陽文公集後

元翰林承旨歐陽文公圭齋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其宗孫俊賢翁歲於燬軼之餘并其長子銘旁求博訪而類入者子况廣東參政實婚其門故子嘗徒一造而獲觀焉心竊慕之暨提學朱浙翁之從孫永康司訓汝持所錄副本謁予校正未遑也去年考績天官翁之季子京銜經歷鏞來訪叙問闕外首以此集并訛為慊且託校正益勸明日復携其帙以示比音觀於其家者間有增焉卷後又得太子少保可齋彭先生所為跋讀之令人益加景仰誼有不容緩者乃於復任退食之暇或乘燭良夜用心魯魚亥豕之中遂捐俸鏤梓以廣其傳惟公之文可傳於天下後世者已詳見於揭宋二公之序彭先生之跋其德業並駕古之賢哲國史有傳復何贅耶姑述其後人倦倦顯揚公共之意且告之曰公之文多至一百餘冊至潛溪作序時止存二十

四卷今又闕矣其文在天地間常有鬼神為之訶護未必斷盡幸而得之別為補遺以附卷末可也銘字光器鏞字光樂去公五世文字伯曾則為七世皆居防里仕與隱俱賢其一門好禮不忝其先云

成化七年辛卯八月既望晚學安成劉釘書

